

國  
朝  
文  
匯

國朝文匯甲集目錄

卷十三

計

東字甫草擬改亭江蘇吳江人順治丁酉舉人有政亭集

籌南論四

論全是形勢

謁呂新吾先生祠堂詩序

董文友文集序

贈彭元定序

送吳生虞升歸吳門序

武氏三烈記

明兵部侍郎葉公墓誌銘

前明忠烈吳公墓誌銘

唐

甄一名大陶常以字行更字鑄萬四川遂州人順治丁酉舉人官長子歷知縣罷還流寓吳中有園亭集別署潛書仿周秦詩子與文體稍異故未錄

海氏廟記

徐華國傳

邵長衡

字子湘號青門江蘇武進人諸生有青門震稿旅稿刺稿

一

五

五

六

七

八

八

十

十二

十二

十二

國朝文匯

卷十三

國學扶輪社印

褚遂良論

十四

君子醫說

十四

盤山志序

十五

魏叔子文集序

十六

陳椒峯文集序

十六

廬山遊記一青玉峽記

十七

廬山遊記二黃巖記

十七

廬山遊記三玉簾泉記

十七

廬山遊記四三疊泉記

十八

廬山遊記五小三級泉記

十八

廬山遊記六棲賢谷記

十八

夜遊孤山記

十九

菱溪草堂記

十九

明少司馬葉公家傳

二十

書金谿兩烈婦紀畧後

二十二

武進三忠合傳

二十三

房景春阮之鈿合傳

二十五

賀向峻汪參傳

二十七

歐敬竹石士鳳傳

二十七

八大人傳

二十八

闕典史傳

二十九

侯方域魏禧傳

三十一

書龔先生事

三十二

族兄靜山提學宸游并序

三十三

國朝文匯甲集卷十三

籌南論四論全楚形勢

長江萬里其源之發於蜀者不具論論其出蜀之後其流有三曰荊州。曰漢口。曰武昌。曰九江。中流之重鎮也。曰建康。曰京口。下流之重鎮也。而襄陽之屏蔽荊州。蕪黃之屏蔽武昌。九江亦猶揚儀廬和之屏蔽建康也。而上流中流之唇齒建康亦猶淮東西之唇齒建康也。蓋嘗熟稽古事見西北之欲取東南者其出師之道不越淮荆二路如晉之滅吳雖六道並進隋之滅陳雖九道並進元之滅宋雖五道並進而要其大概未有踰兩淮荆襄而他向者兩淮守鎮之距金陵多不過五百里少不過三百里荆襄之距金陵一則二千一百七十餘里一則三千七百里遠近懸絕險阻亦殊故敵之自淮而來者彼則無所不攻我則無所不守尺寸寸寸為禦至難為患最迫而敵之自荆襄來者我遠則鏖絕樊夏近則立柵溢浦又近則固守梁山似為守差易而為患差緩然晉之舉吳其徑趨石頭者必王濬之順流武昌元之舉宋其先入臨安者必呂文煥之先驅入鄂而王佑之出涂中劉整之出淮南多不若是捷者僅一隋之滅陳廬州和州兩總管先入金陵而楊素之師後至亦以陳宣帝時先失淮南故使韓賀竟截江而渡無取淮之勞而楊素不能及是則師之自淮而

來者似近而實難。師之自荆楚而下者似遠而寔易。敵之所近吾為術以遠之。其說已見於兩淮矣。敵之所易吾為術以難之。難之之術不出乎昔人險要必爭之地。所云九江武昌江陵襄陽者。然推昔人所以重此四郡之說。則非我之所以重也。故昔人以四郡為必爭。而今以為四郡之不必皆爭。而必爭亦不盡于四郡也。昔人以為豫章西江與鄱陽之浸。浩瀚吞納。而匯于湓口。則九江為之都會。沅湘合眾水之波。而輸之江。則武昌為之都會。江水源于岷山下夔峽而抵荆楚。則江陵為之都會。岷家導漾東流為漢。漢沔之上。則襄陽為之都會。此四郡之重。重以都會似矣。又謂守江陵則可以開蜀道。守襄陽則可以控川陝。守武昌九江則可以蔽全吳。此四郡之重。重以形勢。又似矣。而今以其未解于都會要害之所以重輕。遂未明于四郡之孰為輕孰為重也。蓋天下有踞一城。而可睥睨四面者。守一境。而伸縮進退。左顧右視。皆可震動天下者。有死守之。而使敵必不敢越我。而過者。當天下無事。則為八達之衢。有事則為兵交之衝。而我得之。則可以制敵。敵得之。則遂可以塞我者。夫是之謂要害。顏師古所云。在我為要。在敵為害也。有守一城。而可連絡四面者。又為高貴之所集。財貨之所湊。舟楫之所必由。可以都天子。而會萬國者。夫是之謂都會。非以諸水所合。遂曰都會也。大約都會之地。以宅中。圖外為王。則當集重兵。而高壘深池。弗

輕與敵戰。而為堅守之計。要害之地。以扼險而設。內拓外。則當選驍騎而電掣風馳。且戰且守。以固都會之外勢。兩者似所並重。然稽諸往冊。但見都會之命懸于要害。未見要害之命懸於都會也。則四郡之不盡為都會。不能皆要害可知。而全楚都會。止一武昌。全楚要害。首在襄郢。次在江陵。次在蕪黃。蓋襄郢者。全楚之首領。江陵者。全楚之腰腹。蕪黃者。全楚之肘腋。人未有無首而能生者。則襄郢之形勢。一日不立。江陵未可一日而安。江陵未可一日而安。則全楚未可一日而為我有也。敢故舉往代之得失。一一切是言之。楚之興也。以其滅郢子之國。而有襄陽。滅夔子之國。而有夷陵。故並秦而為二虎。及其亡也。北獻上庸于秦。使秦得開武關而南下。西失夷陵于秦。使秦得浮岷江而東下。而楚郢全震矣。劉表之初踞荊州。蒯越亦勸其北據襄陽。南據江陵。其餘荊州八郡。傳檄而定。及劉琮之舉襄陽而降操。操乘勝順流南下。大敗于江夏而歸也。宜計不返顧。乃尚命曹仁死守江陵。樂進死守襄陽。則操之于荆楚。雖當極敗而不忘後圖。所以為守者極密。後竭瑜亮之力。止得江陵夷陵。而襄陽不可復覬。故吳蜀終不能越此而侵魏。魏之所以制吳蜀之命者。襄陽也。則操之才。其于天下形勢。攬之確。握之固。後雖瑜亮羽蒙竭智力以爭之。不得也。至于晉之誤吳。則命羊祜鎮襄陽。及其滅吳。又命賈充仗節出襄陽。為諸軍節度。而東晉以

荆楚為西門。得以保此西門者。始有桓宣守襄陽。繼有桓溫鎮襄陽也。而桓溫之師得東至瀟上。修洛陽諸陵。柳元景之師得直據潼關。而戰于陝下。南國之立威于北者。惟此二舉。而非藉襄陽之形勢。師可以進乎。符堅窺晉之初。亦知命重兵臨襄陽。執朱序矣。以此浮漢入江。桓沖將求死不得。乃徒引軍而歸。則其失策已甚。固不俟泚水喪師。而後知其亡也。後蕭衍之南篡。起兵襄陽。隋之滅陳。唐之滅蕭銑。皆出師襄陽。至于南宋初立。趙鼎張浚輩所疾呼以圖固守者。惟曰襄陽襟喉地也。一時中興諸將。稱開擴功者。岳飛第一。則以命飛之鎮襄陽。原授以進取中原之勢。四戰之地。及滅金之後。孟珙收復襄陽。呂文煥繼之。當時元之侵宋。誓必破襄城。而後南下。至攻之五年。不克而不去。亦以必破此南下。然後無內顧憂也。而劉整策之。亦曰攻宋方略。直先從事襄陽。既已破襄。則阿里海涯以為漢水上流。已為我有。順流下驅。宋必可滅。自是果破鄂破郢。無不應手掉蕩。雖言者紛紛曰。鏘漢口岸。曰城荊門州。而元人破襄。竟從郢鄂直下。置江陵于後。而不顧矣。合觀乎數朝之往。輒有如此。而謂襄陽不扼全楚之命。我不敢信也。但自秦漢以來。迄於明。成化之十二年。鄖陽之地。析沿革之故不一。而或隸秦。或隸蜀。或隸楚。或屬治于襄陽。其大較也。土地既分。形險亦夷。故昔言楚勢要者。僅自推襄陽。而無一語及鄖。自原傑討平劉千斤後。



合秦蜀梁楚四撫臣數議割四郡交錯之地為立鄖陽郡設撫治行臺遊傑然為天下重鎮其詳見於王世貞之記者可謂措置盡善而鄖陽之治東至襄陽西至陝西南至四川北至河南可以左右前後顧而跳盪天下未有以一郡而當四省之交者有之自鄖陽始苟戰守之勢屹立而不可犯則襄陽反恃以為外蔽不僅為唇齒之勢矣漢昭烈之取漢中也始亦有上庸乃不命重臣重兵守之而屬之劉封孟達兩孺子及關羽之進攻襄陽移文命劉孟出師夾攻可謂得算而孟以宿志故阻兵不進使時有重臣提重兵出上庸而攻其右則襄陽豈能勝此兩面之敵耶及達舉上庸降魏諸葛亮百計取之而先為司馬懿所躡則自蜀入秦之路舍祁山無由而蔣琬代相出征亦欲集舟師溯漢水取魏興上庸地固亦入秦一道而無如襄陽之襲其後也是蜀之不得志于關中也由失鄖陽故也今當事者而但欲為保守荆揚之計其勢其理固不可失鄖襄而一日居若苟有北伐之志僅如晉庾亮宋張浚其人則所以為襄鄖計者尤當以全副精神策之而何其泄泄于此也總之全楚幅員之廣幾半天下為郡一十有五六在江北九在江南而江北六郡自襄鄖之外惟德安稍緩若承天之介于荆襄黃州之介于淮楚其形勝亦不亞襄鄖若荊州濱江北而控制江南尤全楚之門戶則楚郡之在江北者無一不當嚴守而在江南之九郡雖

最著若武昌。若漢陽。岳州。皆仰安危于江北耳。今襄鄖險要之說。已悉於前。而承天黃州。荊州。所以當重之故。則請再陳其形勢。羊祜之伐吳也。先侵吳之石城。以奪吳人之資。蕭衍之起兵襄陽。張宏策說蕭懿。早圍郢州。曰。郢州控帶荆襄。西注漢江。而蕭衍亦謂必先拔郢州。然後席卷沿流。南宋呂祉條議中興。亦以郢州通通江陵。西抵襄陽。又僅百里。脫若經緯。漢江之間。又當以郢城為重。及元之圍郢。張世傑死守不克。伯顏欲舍而南下。諸將以郢城我之襟喉。不取必為歸路。患則承天要害之說。非徒為陵寢重地而已。黃州之重於全楚。不過謂其可為武昌之援。而所屬蘄州。則又可為九江之蔽也。而亦知齊桓討楚之先。必先結盟黃人之故乎。齊桓之於楚。未嘗一日忘之也。而其為霸之久。自魯莊之三十八年以內。未嘗一加兵于楚。則以楚之國。西起鄖襄。東盡淮壽。中據唐鄆。數千里內。乘險而守。無間可入。僅一蔡為入楚必由之路。而蔡亦死心為楚守。惟黃州居楚肘腋之間。陽奉之而不為用。遂不憚一盟于黃。再盟于陽。穀以結之。齊黃之交固。而楚內外皆敵矣。一旦潰蔡伐楚。楚豈不能與齊抗乎。其遂來盟者。畏黃人專齊而襲其郢也。是黃之係于楚。非小也。况今又介在淮楚之交耶。夫今東南形勢。私憂其不立者。以東南數省之聲勢。不相呼吸。而數省之形。要不相連絡也。今欲連絡數省之形。要莫若鄖陽。欲呼吸淮楚江右之聲。

孰莫若斬黃且斬黃北至江南僅四百里得軍兵而守之不但可為九江武昌之蔽且與襄鄆並控中原若五關虎頭關黃土關木茂關白沙關大城關一堡陽通之險北跨汝南南衛江鄂惟所用之宋李臺之疏可做也。晉陶侃之不肯渡江北而取郢城姑黃者以石勒相逼至近恐一舉而櫻其鋒故但堅守武昌憑江為阻然亦甚單露矣。今中原勁敵未有如石勒者奈何不及此時早固其守遂使淮楚中隔武昌為寒耶此黃州要害之當講也。若江陵宿為重鎮昔人無不言之但今者蜀幸未失則江陵兵勢要當以通連蜀勢領制下流為重若巴蜀少有不測則歸施之間盡屬要害陸遜所云西陵建平國之門戶失之則全吳震動非僅荊州可憂夫敵之犯楚不過兩道一由夔峽而出一由襄漢而下由夔峽而出者不得江陵則不可以窺楚由襄漢而下者以一兵牽制江陵便以大兵浮漢至鄂此元滅宋故事然伯顏破鄂東下必留阿里海涯以四萬人守之且命其規取江陵及其既得元主喜謂荆南既定吾東兵始無後患若前者朕宵憂之則江陵不但控蔽楚邦而護全吳矣夫曹操之至江陵距武昌尚千有餘里張昭輩亦一時之傑何至遂欲以全吳迎操亦以吳之所恃以為固者長江而操得江陵則長江之險與我共之以重兵順流而下不可或遏也及既破操而有江陵魯肅必欲以昭烈鎮之呂蒙必不欲關羽取之雖前後異用皆為吳計耳是

江陵形勢之急。所以同承天黃州而並亞于鄖襄也。約言之。全楚都會。既推武昌。則當以武昌為言。而武昌之左蔽為黃州。右蔽為荊州。襄鄖似不相及。然守在荊黃。戰在襄鄖。則武昌安而建康亦安。戰在荊黃。守在武昌。則武昌危而建康亦危。此楚吳形勢之大略。攷古証今。實原本之說也。則昔人論上流險要。必爭之地。以為不出九江。武昌襄陽江陵者。自今觀之。惟襄鄖為必爭。靳黃江陵承天為必守。而九江武昌直可緩弗論。然或如晉王述之議。武昌定江東鎮戍之中。非但捍禦上流。兼可駁奔緩急。與建康為臂指。而蕭關又以尋陽姑九地居中流。密邇徽甸。若留屯溢口。內藩朝廷。外為四方聲援。亦要地也。則兩郡亦當屯兵一二萬。以為宅中勁後之勢。若襄鄖之間。非有二十萬之師。如古岳飛孟珙者。統之以堅守兩城。恐不能濟。蓋制人之與制于人。所爭在尺寸之間。我能保襄鄖。則南陽歸德金州漢中。皆我道戰掃蕩之地。敵且備我不暇。若我不能保襄鄖。則荊州武昌無日得安。而京師時有震動。制人與制于人。其機安可不辨哉。嘗讀史至晉成帝咸康之時。歎庾亮規取中原之略。措置極當。深有合於今日。安可以成敗論英雄也。已則坐鎮武昌。而表桓宣為司州刺史。鎮襄陽。表其弟煥。為梁州刺史。鎮魏興。魏興即魏城又表其弟翼為南郡太守。鎮江陵。又命樊峻帥精兵萬人守邾城。而已。又欲移鎮石城。以逼後趙。而竟齎志以歿。悲夫。

謁呂新吾先生祠堂詩序

東八九歲時見先君子手一編曰四禮翼者曰。聖子識之。此近日理學大儒甯陵呂大司寇新吾先生所著書也。東自是始知有先生矣。稍長。從學於念臺劉先生。命讀吾鄉高顧兩先生遺書。及鄒忠獻公集。往往見有與呂先生往復論學書。乃益習知先生之學。以篤敬為本。以踐履為宗。以救世及物為體驗。以脩明禮法敦倫彰教為已任。非空談性命為講學者也。蓋是時天下承王文成講學之後。皆直指本體。其流弊至泰州王艮之徒。顏山農何心隱輩。尤任尚自然。好言不學不慮。舉凡慎獨主敬之學。皆訶之為增添。為外鑠。為桎梏。天下利其便於私也。翕然而宗其教。高顧兩先生崛起。深憂人心之陷溺。乃一以程朱為宗而救之。而一時王南塘輩矯激之過。遂以文成之書。甚於洪水猛獸。亦非其平也。獨呂先生生長中原。身肩正學。既不惑於秦州之徒之說。亦不偏袒高顧為過激之論。博實深醇。循循勉勉。務求其學之至是者。以一身為天下後世所宗式而已。東為黃岡夫子所取士。而夫子又先生孫比部公所得士。予獲以淵源之誼。事先生之孫。遂得登先生之祠。縱觀遺書。以大慰其三十年來仰止之至願。東不甚幸且樂矣乎。獨是東敬詢先生之里人云。今比部公之容貌甚類其祖。而東竊黯然念吾黃岡夫子之容止氣度。又甚類其師。未知我夫子

之學於師而得之耶。抑未知天下之道深而厚德者。其容止氣度。孫必有以類其祖。而弟子必有以類其師也。昔司馬遷自以遊山東。觀孔子廟堂車服禮器。徘徊不忍去。而小子東乃得逮事先生之孫。以自附於門下士之後。又豈僅車服禮器之陳跡歟。細讀諸名公謁先生祠堂詩。首唱若大宗伯王文安公。次和若今相國柏鄉魏公。大司寇東谷白公。少宰念東高公。光祿環極魏公。太史吳廬王公。大參愚山施公。太守草樓李公。暨吾黃岡夫子。凡數十篇。皆斐然可誦。東徘徊其間而不能去也。乃奉比部公之教。為序其詩。以比於史遷之賦高山馬。

董文友文集序

夫所謂文章者。立其質而文附之。有諸中而後章諸外也。自非至聖。其生平各有所得力之處。故其著之於言也必專。若曾子得力於孝。則孔子以孝經屬之。子夏得力於詩。則專序詩。孟子獨有見於性善。則專言性善。下及賈誼董錯。專言經濟。言兵法。董仲舒劉向谷永匡衡。專言天人言災異。言五經五行。其生平所立說。及其旁通而曲暢者。總不離其得力之處。太史公曰。此皆誠壹之所致。不具然哉。譬之於賈。猗氏專以鹽郭縱專以鐵冶。烏氏專以畜牧。寡婦清專以丹穴。既擅其利。饒於貨矣。然後其家中纊旒玉石沙塵漆絲聲色之玩好珍異無不具。此有本者之所以無不有也。今

之為文章言者。我未見其所為。誠壹者何在。所謂本者何在也。而其文殆無所不欲言。自以為洋洋纒纒矣。及按其實。則皆空疏晉亂。有似於今之為制舉策者。相率而號於人曰古文。我甚傷之。毘陵董子之文。其所為序記書論傳誌之文。無異於唐宋明諸大家之序記書論傳誌之文也。其矩矱變化。無異於唐宋明諸大家之為矩矱變化也。而予讀其文。按其所得力之處。意其所專言。可卓然自成一。以昭示天下。而傳後世者。莫若其言天文律麻諸書諸說諸辨。有非當世空疏勦襲為文章者之可及。蓋確乎其有本者乎。夫天下精微要渺之學。莫有過於天文律麻。然自其有得於性命者視之。則皆所云形而下者之器也。邵子之專精於麻。蔡氏之專精於律。原其得力。皆先有見於形而上者之道。故雖旁通曲暢。分緒各馳。而終與程朱為一致。今董子之學。精於麻律。以著之為文。吾知其誠壹致力之所在。尤必更有其本也。夫董子殆幾有得於道也。

贈彭元定序

泰邱彭容園先生有丈夫子五人。而元定才譽先發。尤慨然有當世之志。能敘述故明神光兩朝以來人物邪正。所愛憎臧否甚當。又能周知四方之人文。及各郡邑姓氏。一覽無所遺。其趨舍又甚正。年典謁遊吳門。我吳同學諸兄弟。見元定皆驩然與。

結交既歸里門。愛知於海陵李公草樓。出其近藝數十首。授之吳門劄刷氏。以廣其四方之志。且語予曰。子為我序之。予曰。予何足以序子哉。以爾師草樓先生與予論子之言。序之可也。元定曰。唯唯。草樓先生問於予曰。元定之才。誠優矣。其志誠大矣。雖然。不可以定之也。少年之人。即勤學猶未足。子在泰邱。亦見元定之勤於學否乎。甚念之也。予曰。某之至泰邱也。彭先生方在哭泣之際。元定亦儼然在展經之中。未及見其學。然予知元定之必勤於學也。元定生而有勤學之責。有勤學之資。有勤學之時。有勤學之用也。草樓曰。其勤學之責。奈何。予曰。彭氏之先。自江石移家泰邱。以科名世其家。逮元定之身。五世矣。科名者。勤學則得之。不學則不能得也。此其責不能旁貸之我兄我弟。不能下貸之我子也。此其有勤學之責者也。其有勤學之資。奈何。曰。予觀往古之勤學者。貧而無書。或丐之於人。或竊之於友。或鈔之於市。或請之縣官。其幸而得之也。或無火。燃糠以燭之。或無師。則數千里。裹糧負笈。重趼躡足。以求之。或不暇。則戴經而鉏。負薪而讀。惟日不給也。先生宦禾數年。自上六經三史之書。下及嘉隆才子之集。必聚而藏之。予見中州被寇禍之後。即相國第宅中。不能備四部之書。元定幸而家中有藏書。即使勤學十年。并日而讀。不必丐之於人。竊之於友也。又經師有魏用照者。當今之醇儒。晨夕在家塾。有疑即可問。有問即可悟。不必



裹糧負笈之勞也。未鹽瑣屑之事。內外門戶之務。自有總持之人。其身甚暇。不必經而鉅薪而讀也。此所謂有勤學之資者也。其勤學之時奈何。人之智慧聰明能強學多識博覽深校者。必在年力壯盛之候。年過三十則智慧聰明銷其半矣。故昔賢謂晚年讀書能用。而苦於不能記憶。夫至不能記憶。臨文索莫。其苦已甚。元定年未弱冠。又身無疾病。心無雜營。此所謂有其時者也。其勤學之用奈何。曰。夫元定所謂有慨然當世之志者也。所謂能臧否往昔人物者也。所謂能留意四方之人文者也。則其勤學之用誠大矣。使有當世之志而不學。則臨變而無術。急聲名而不知大體。我虞其僨也。將尚論往古人物而不學。則循聲蹈虛。胸無定識。未見其必當也。將與四方之文人遊。則當良辰勝流。置酒高會之時。談辭如雲。詩篇倡酬。百端俱發。四方之士有深窺其長短者。不學則無以應也。且同人氣類之盛。莫過漢之延熹。宋之元祐。元符矣。黃門北寺之役。黨人三百人。至今知名者。李范張杜等三十五人而已。其餘無可傳也。端禮門外黨碑之上。一百二十人。迄今知名者。上官軾餘官頤等三十人。其餘無可傳矣。夫諸人亦常隨波震蕩於諸君子之中。而當時既不甚見。盡沒世而無聞焉。甚可哀也。蓋諸人之學。皆不足以自立。而欲附正人自重。其於伸屈之用誠短也。此所謂有當世之志。有四方人文之志者。其學之用甚大。而有其責有其資。

有其時者誠不可不自勤於學也。惟元定也可以語此。予故知元定之必將勤於學也。憶予與草樓往復之言如此。今述以序子。子勿惡其切直乎。元定曰。微予與子之交也。子言不及此。予曷敢不祇承。乃受而為序。

送吳生虞升歸吳門序

漫漶之金錫。融之澄之。塊漫之泥沙。堅之陶之。朽靡之瓦。張之平之。壘腫空辯之。什木攻之。別之美其實。既虛其中。則皆有聲聞之道焉。聲作乎我也。聞應乎人也。或美其實。而猶未能虛其中。以清越其聲。則人之聽之也。有聞有不聞焉。此即學問之說也。予門人長洲吳諤字虞升。家世為名諫官。而家甚貧。以失父母。學為文於其舅氏。宋太史孝廉兩公。頗得其術。文漸有聲。且兩從舅氏遊京師。京師近日之工文章。倡後進者。山東王主客。我郡汪農部。海南程舍人。諸公。見生著作。交口稱之。聲譽日益起。忽以事將歸。有問予者。曰。以虞升之才。固將求聲聞於天下也。歐陽子所云。據其會就其名者。必於京師。今舍此而。又奚之焉。予笑曰。使生而未美其實。雖日逐遊長安。廬墟中。其聲聞未可作也。使誠美其實。而又能虛其中。以受人之直言。求益工於既工之後。即日鍵戶塞竇於荒江寂寞之濱。而聲聞日隨之。今夫編鐘。擊鼓。祝。既陳也。鐸。師。典。同。之。官。辨。其。碾。緩。散。斂。衍。洋。甄。石。之。節。其。大。者。節。郊。廟。而。和。神。人。矣。

其細者一磬之可擊。一瑟一琴之可彈。亦得以奏於房中。御於君子。莫有聞其聞者。既以語或人。而即以是告吳生曰。生歸矣。但患爾未能盡其聲也。况患天下之莫聞爾聲也。耶爾學成而舉於鄉。再遊於京師。則爾為在懸之編鐘也。有廟堂諸公在。為爾鑄師典同之官。成爾之節奏焉。爾學成。即優游鄉國間。予雖非君子。其亦能發爾之聲也。生歸矣。

### 武氏三烈記

崇禎八年乙亥。流賊破潁州。殺戮縉紳士民甚衆。婦女之守死不受辱自縊或殺于賊者。不可勝記。其有姓氏及死節狀炳然可述者。一百二十八人。見於撫按奏疏。我友孝廉武威遠母甯氏。妻劉氏。及妹之適於王生者。聞賊入城。相攜入井。死二幼女。從母劉亦死。凡三世五人。後御史旌其門曰。一門三烈。蓋二女不與焉。此一百二十八人中之三人也。劉考功作潁記。記之既詳。而孝廉復請紀于予。予紀之如右。且嘆曰。苟或言潁川為四戰之衝。天下有事。最先受禍。當崇禎七八年間。流賊之毒未遍中原。而潁已受禍。若此。或言不可信哉。明有天下。一統全盛。二百八十年。人不知兵革。一旦變起倉猝。其婦女見聞不習殉節死難之事。而能毅然不污。闔門就義。若武氏一門。豈不異哉。死者人所畏。大丈夫當死生之際。猶有不能自引決者。况婉弱婦

女乎。武氏固世胄，孝廉之父亦將也。豈其家教然乎？然彼一百二十餘人者，幸而死於崇禎乙亥之間，賊退之後，尚有其夫與子及州郡大吏。一一詳誌其死節情狀。姓氏至於今不朽。若甲申乙酉兵燹之中，我鄉婦女之吞刃、椎經、不稍屈辱、蹈水火以死，而泯沒不得傳者，無算也。豈不悲哉！類墓有古貞祠，祀范孟博母以下諸人。今以一百二十八人配食，予過其祠，以肅然動容再拜。祠在潁州東門外二里，慧湖之濱。然范母者，但可謂天下賢母耳。列於死節，不屈諸貞烈婦之間，此亦潁州祀典之過也。

明兵部侍郎葉公墓誌銘

公姓葉氏，諱廷桂，字東來，號養賢。河南高邨人也。世居江西泰和縣。自諱受者，漢武初遷商邱。祖贈通議大夫右副都御史如蘭，配贈太淑人任氏。父司訓贈通議大夫右副都御史呈春，配封太宜人贈太淑人夏氏。生萬麻，十三年乙酉十一月十八日。任淑人夢衣緋衣，東笏者來，曰：我居汝家，俄火燭室，驚寤生公。公成天啟壬戌進士，授戶部福建司主事。丙寅選山東司郎中。十二月陞陝西石參議，分巡關內道。丁卯三月，丁太宜人憂。崇禎三年己巳，服闋庚午，補陝西督糧道。九月入覲，時三秦流寇蠢起，在廷共推公邊才，可任方面。辛未，調分巡關內道，特勅監軍。陞陝西靖遠兵備道副使，駐靖遠。壬申，陞參政陝西河西道，駐鄜州。調山西河東道。甲戌，以平寇功陞陝西

按察使。在廷復共推公邊才。五月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大同。六月出師大捷。詔賜銀幣。丁丑敘大捷功。廕一子錦衣衛副千戶。世襲。疏辭不許。加右副都御史。贈大父母父母如其官。廕一子入監讀書。己卯以秋防功加二品服俸。賜銀幣。自丁丑四月至己卯五月。乞休疏十三上。始予告。八月歸里。明年庚辰九月。即家拜公戶部右侍郎。督理邊餉。十一月。召對平臺。賜銀幣。辛巳五月。敘剿寇功。轉左侍郎。十月改兵部左侍郎。病甚乞休。再予告。壬午將再歸里。商邱已陷。賊無家。乃僑居金陵。老病且阻。兵輟轉江淞間。順治三年丙戌。將歸里。十月十九日午時。次衢州。卒於逆旅。丁亥三月。長子金吾公元滋等奉公櫬歸。五月。葬公子。贈公墓之南阡。公性至孝。友愛家貧力學。願獨好談兵。故自成進士。服官二十餘年。在兵間之日居多。其分巡關內奉勅監軍時。上條議十二事于撫軍練公。皆行之。督諸將趙允昌張全李密張令艾穆等。先後殺賊神一魁。點燈子老。徊徊。滿天星。過天星。一斗谷。等於梁家嶺。獲賊首七郎。復敗之于中郎。邵陽。芝川。韓城。賊慟哭奔潰。復追殺之。淳化。延安。澄城。宜君。商南。斬首無算。故事。監軍道在行間。率嫖。晚觀勝負。公衷甲。身先士卒。策馬崩崖。斷壑間。攻圍中部。流矢中胸。飛礮及股。不稍却。賊突圍犯官軍。公自起。執礮擊殺數人。賊乃退。軍氣百倍。獲其渠李老岩。獨行狼一條。龍可天飛等。獻俘闕下。當是時。秦寇

國朝文匯

卷十三

九

國學扶輪社印

幾盡公請之撫軍願假精兵三千人據山谷盡殲之可水絕寇患而撫議起格不行嗣後秦寇躡入晉地勢遂張始悔不用君策也其備兵河西時鄜州被寇患尤甚蒿萊滿城狼白晝行市中城臨河沙不可築公為文禱之脫所衣緋衣覆諸地而厭之更築城遂成流亡大集鄜延乃平其調山西河東時寇犯垣曲及絳夏援兵復大擾公外捍強寇內輯兵民所向必捷故事冬防河邊寇民之避寇難者率乘河水未合求渡守令輒遏之公獨縱令畢渡約數萬人是歲河冰竟不合父老以公忠仁所感前此未有也歲大旱無麥苗公步禱于天泣下雨亦下歲乃熟其按察陝西時兩月清積牘三百餘事吳公姓歎曰霹靂手也其巡撫大同時請開馬市給代藩宗人祿食擒左衛邪教法王大開諸軍簡精銳汰老耄儲糗糧嚴哨探大同一軍獨稱雄中外皆倚公為重獨以失武陵相意徵調無度公擐甲率朽腹之卒一月中行萬餘里其不敗衄皆公勝負其乙休十三疏大槪謂臣自郎署歷監司至開府皆萬死一生之身當大兵大荒之地積勞之後病且不支弗以病臣悞封疆天子亦深知公故特許移疾歸前封疆諸大臣所未有也當邊境多故廷臣毋會推邊才必首推公然未

有能盡公之才者公任方面討秦晉賊破家財募敢勇死士薛敏忠等百餘人置麾下為選鋒每戰輒先奔賊及凱旋驗賊首級割賊鼻及耳如墮血淋漓滿前公對酒

慷慨自若也。一夕臥起，手櫛襟袖，上有物纍纍膠結，不可去，舉火視之，則墜然所割賊鼻也。又諸死士窮追賊，暮歸適公臥，未及驗級，復恐有竊之者，率挽結賊首髮置公臥榻下。公酣臥其上，自若也。嗟乎！公起儒生，生長中原，晏安之日，目不見兵革，一旦歷行間，當劇寇，忠勇奮發，有以奪宿將悍兵之氣，可謂天下之奇才也。公自言為孝廉時，潛心周程張朱諸大儒之書，最後嗜陽明王先生書，默契不動心之旨，故能身處鋒鏑之中，意氣不稍挫，則公之所得深矣。世亦未易知公也。獨惜公條議乎寇方略，及佐樞部奏疏，皆軍國碩畫，鑿然可傳，遭時播蕩，盡散失之，俾後世無從見公之深思妙算，而歎公才之未盡用者，嗚呼！又可悲也。公之懿行，不可殫述，具在公子金吾公所敘行實中。尚論者可以知公大略矣。其子孫聘娶婚字，具詳家乘中。銘曰：是惟河嶽馳精靈，蜿蜒截墓公篤生，艱大鞅，寔投孤臣。天顧既移，志未伸，三衢之旁稱完人。全歸爾邱，息爾形，克昌厥後，答忠貞。

前明忠烈吳公墓誌銘

嗟乎！故明天啟四五年間，宦寺之禍烈矣。下至窮鄉小邑，十家之市，三人耳語，輒搖手咋舌，相戒勿及。崔魏事，乃有抗疏指斥，客魏崔田交結肆惡之狀。若以身為鴻毛，投烈燄中，浩然無所惜。若江夏吳岳石先生，可謂成仁取義之君子矣。當先生抗疏

時自度於國事無補。且身與熊經略廷弼為媯親。又與應山楊忠烈公同鄉。必羣奸所深嫉。熊楊既前死。先生即絕意仕進。身為言官。結舌而去。亦不可死。而先生志在必死。若不可須臾忍。者。此先生之忠所為不可及也。攻次輔丁紹軾。所以翦崔魏之羽翼。奪魏廣微顧秉謙諸人之氣。人謂紹軾實噉崔魏殺先生。夫崔魏何待噉乎。既抗疏攻客魏。崔田矣。夫甯有生理乎。故人以先生為攻奸相死者。非也。先生能死後三日。即擊殺紹軾。殺紹軾而崔魏輩氣奪矣。故丙寅秋冬之後。崔魏殺人之謀稍怠。幸留一二骨鯁未死之臣。若我鄉文文肅倪文正諸公。為國家後日之用。皆先生擊殺紹軾之威靈。能使羣奸怵心於冥報。夫先生之忠。大於身後若此。而人無知之者。此予所慷慨太息。欲為闡幽之論者也。按吳氏之先。自江右萬載縣移家來江。夏有真七公者。為先生七世祖。六傳至璧山公。與太淑人徐氏生先生。諱甚。為季子。以乙卯舉鄉試。己未成進士。起家廣東順德令。以清惠著聞。舉卓異。兩為鄉試同考官。行取考選。授江西道監察御史。天啟乙丑七月。差巡視京城。十二月二十五日。疏劾次輔丁紹軾。略云。當今內有客魏之交通。外有崔田之暴橫。人情慘於蝸螻。國勢危於累卵。紹軾絕口不肯言。不敢言。云云。二十八日。矯旨杖一百。創甚而絕。越七日丙寅正月初二日。紹軾見先生緋衣直入。具坐擊之。即死。長安人聞者。莫不驚相告也。崇



禎戊辰改元贈先生太僕寺卿祖父如其官久之謚忠烈廕一子賜祭葬以崇禎十一年十二月葬某鄉某阡其諭祭文及議謚冊藏於家冊詞有云憫楚人之多忠而寃死如吳某者為最醜且以先生為從忠烈後而死者嗟乎此先生所以必死之志也元配尹氏生子某某季子琮為任邱令知名先生之垂絕也以誌銘屬相國黃東崖琮幼未獲詣越四十八年琮始自任邱求百泉山孫徵君撰墓表又為序述年譜彙次高陽孫忠烈公定興鹿太常公等輓詩一編乞誌銘於予予不敢以不敏辭銘曰

七月言官嗜死如飴當其始進人或疑之及其既沒人咸信之不有諍也何以能死不有進也何以能諍人之大節蓋棺論定嗚呼先生實張三楚芝蘭既焚資菴盈戶詠彼九歌豈惟荼苦克成令名赫赫今古煌煌寵命錫茲坏土惟此坏土忠臣之墓松耶柏耶永言勿斁

海氏廟記

唐甄

君子之言以章美也亦所以風也。海氏徐人也而顯節於常氏美。司有彊者誘離其夫將犯之。自知不免。裳衣履襪彌縫各一。而自殺於舟中。不及於污。有司論彊者罪。死繫獄後。以赦免。常人葬於龍崗。即墓左廟焉。此其事也。邯鄲鄭衛之女。古所稱美也。曳裳褰縷。揄袂飄風。倉庚啾啾。姆媪卸儻。男女相錯。司馬遷曰。目挑心招。相如曰。色投魂與。男子不制。莫之為恥。雖有剛者。亦蠱惑喪志。淫佚之行。風所成也。唐子入秦。道南鄭。南鄭鄭也。宿於東門之舍。同旅者有窺王婦於房。婦告主人。仗挺而出。幾殺窺者。邯鄲之道。朝歌之色。七年三過。不見婦人。所聞周漢之風。蔑於今矣。然則女子無知。漸於流風。非其罪也。徐濱河。土薄俗厚。女子尚貞。無失行。聞海氏有行在塗。而立不避舍。雖志也。亦其風使然也。使其身殉於鄉。亦無所表異矣。作廟致金。速於徵發。賢愚拜觀。婦女祈請。肩摩不絕。童歌里謠。徧於吳越。是。可以為風乎。唐子曰。然。海氏之行。吾不以風女子。而以誅丈夫。詩美共姜。春秋褒紀叔姬。女子微也。何為者。諸經班於君王。賢人乎。觀其夫。乃知聖人重女子之節也。請舉事以齊之。昔者祝融佐高辛氏。光耀天下。其後建楚也。子有餘歲。至考烈王。而黃歇竊之。伯益治烏獸。草木開稷契之緒。其後建秦也。亦千歲。至莊襄王。而呂不韋竊之。羊羸之宗。固於衛。

華。任席一遺。遂珍其祀。考烈莊襄實誰之父。負芻政亥實誰之子。怙斯驚竟實誰之臣。百什鬼神。繞咸陽。降鄢郢。號哭而不得飲食。項籍王霸之兵。不為毒矣。既有於國。亦有於家。丈夫稍有知識者。能不戰懼於斯。

徐華國傳

徐元英字華國。吳江人也。大父誥。父士烈。及華國之身。三世以剛直傳。華國為人尤仁厚。少貧。與二弟仲季分田。仲曰。季田腴。必易之。相弟不決。華國謂仲曰。我田亦腴。可畀汝。毋與季易。於是兄弟以和。其教授生徒。有不率教者。則為之憂。悒不食。弟子皇懼改過。乃色喜。以是教行而從之者眾。當出。有坐而拱之者。則謂之曰。拱者。所以為敬也。君既不為我起。何以拱為。其人慚謝。里中無賢不肖。皆曰。徐君長者。也有富者。欲以女妻之。華國曰。非吾姻也。及吳氏庚帖至。不發緘。照放日中。識其姓曰。此吾妻矣。遂娶之。生三子。長卯次松次良。華國曰。吾惟一子爾。卯良果彊。惟松成立。人怪而問之曰。君預知妻姓。吳氏惟一子。其故何也。華國曰。吾昔夢神人使吏與我一牒。有文曰。室吳氏。年終四十三。子兩耳佳。兩耳一人也。天定之矣。及病革。家人請禱。不許。曰。命乃在天。何以禱為。遂卒。年果四十三。華國屏居東郊。其地多荒冢。有鬼數。迷人。有至死者。向暮。人不敢過其處。一日華國夜歸。聞桑中空舍。有若屢呼聲。疾趨。

視之。見一人轉側於地。土塞其鼻。將死矣。乃負歸。救之得活。生平勇力過人。有石四重三百餘斤。人不能昇。華國挾之而趨。如挈餅然。有得馬逸入田中。踐食禾稼。牧者不能羈。華國聞之。徒手往。俸其鬣而繫之。以歸於廐。其勇力如此。唐子曰。人有恆言。邪不勝正。予屢徵之。則不然。若華國奪人於惡鬼之手而生之。豈果以正勝邪。夢有徵者。亦偶耳。牒言明告。畢生昏協。抑又何也。兩耳為一人。其占巧矣。然猶未盡。以予觀崧之困窮。無所成就。而名聞於世。則兩耳之言。又且盡崧之終身矣。豈不異哉。

褚遂良論

邵長蘅

大臣當國。不幸視其君有過舉。及其事之未遂。而匡扶之。則諫行而身安。待其勢之已成。而逆折之。則諫未必行。而身危。孔子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江河之鱗。始焉涓涓。童子捧土塞之。可以有功。及乎橫溢四出。決隄防。壞城郭。廬舍。而無可如何。何則。其勢之已成也。唐高宗立武昭儀為后。褚遂良諫不聽。竄逐以死。吾悲其忠。而惜其諫之不蚤也。武氏本太宗才人。高宗以太子入侍悅之。太宗崩。武氏為尼。上詣寺見之。武氏泣。上亦泣。王皇后陰令長髮。勸上納之後宮。以間蕭淑妃之寵。未幾大幸。按武氏為后。在永徽六年。時太子宏生已三年。則高宗初年。武氏已入宮矣。踐祚日淺。梓宮未寒。嗣君過舉。孰大於是。遂良顧命大臣。當於是時力諫曰。臣竊聞之。道路陛下納故才人。武氏於後宮。武氏經事先帝。十有餘年。天下莫不知。一旦復侍陛下。捐先帝之聖德。累陛下初政。國人述之。太史書之。天下後世謂陛下何如主。夫四海之大。六宮之富。詎無才色如武氏者。臣愚受先帝付託。死不敢奉詔。陛下幸聽臣。願出武氏謝天下。不聽。則以去就爭之。又不聽。則以死爭之。高宗雖昏。必為悚然改容。且是時武氏之寵未固。蕭淑妃之愛未弛。奸人德儉義甫。李勣敬宗之徒。羽翼未成。左右武氏者。僅一王后爾。淑妃必且傾之於內。夫內有淑妃之間。外無德儉義甫李勣

敬宗之援。以未固之寵。納必死之諫。如轉圜矣。惜乎遂良計不出此。願遲之五六年。後。迨立后議起。武氏之勢已成。中外蟠結。堅不可拔。然後欲以一身障其橫瀾。叩頭流血請死。嗚呼。晚矣。吾觀高宗非甚愎諫者。嘗欲特置宸妃。以武昭儀為之。韓瑗來濟諫。以無故事。乃止。李勣入見。上曰。朕欲立武昭儀。遂良固執。以為不可。遂良既願命大臣。事當且已乎。勣曰。此陛下家事。何必更問外人。然則帝始終於遂良。猶有忌憚。惜遂良諫之不盡爾。太宗聘鄭仁基女為充華。魏徵聞其嘗許嫁士人陸爽。遂上表諫。帝大驚。手詔停冊使。夫汚先帝之嬪御。與納許嫁之女。過教大小。魏徵諫而遂良不諫。律以春秋之義。遂良能辭逢君之罪乎。雖然。遂良李勣長孫。無忌同受顧命。無忌中金帛之餌。囁嚅脂韋。李勣且贊成之。臨軒冊后。勣躬齎寶綬。而遂良特立不回。卒以諫死。嗚呼。非忠臣能乎哉。

君子醫說

吳君允成。儒而以醫名。今大中丞商邱公雅重君。扁其廬曰君子醫。而君又欲得余一言以張之。乃為說曰。古之為此名也。所以命天下之有德。故有德者。通謂之君子。宋儒蓋嘗云爾。今夫醫之為道。其理其深。其視疾有切脈望色聽聲表形之微。其治有湯液醪瀝鏡石。搗引毒熨之方。其得失係人之生死。而其人。有君子有小人。按

繩墨調陰陽守診籍之效者而變通之治其本不急其標甯使已無旦夕功而不自  
以人命試君子也。小人則不然。被裂古法。矜智徇臆。苟一時之效。貽終身之患。而不  
恤其尤者。未疾也。藥之而疾篤。疾未甚也。藥之而甚篤。而因而乘之以邀利。諺云。學  
醫人常。儻謂若輩。即余觀昔之為國者。莫急於辨君子小人。君子用則寬大和平。與  
世休養。以無事。其時即有少旱兵革。世未大治也。而必不至於亂。小人用則好事喜  
功。用一切苛碎刻覈。搭克之術。而任之以鷹擊之夫。施之庸有小效。而及其敗也。勢  
如潰癘決壙。而喪亡隨之。聞覽宋史。熙甯之初。天下無病也。王安石新法行。而病始  
生。繼之呂惠卿章蔡之徒。興利開邊。黨禍大獄相尋。而病乃百出。雖有元祐諸君子  
不能揅也。卒釀成靖康之禍。宋幾以亡。顧思以謂宋之亂。安石諸人釀之。而亂而不  
遽亡。猶得延南渡一百五十餘年之國祚者。蓋元祐諸君子不為無功。嗚呼。士大夫  
多君子。則國治安。醫多君子。則疾可已。人可活。君子所係重矣哉。吳君謹厚長者。與  
人無貴賤。必以誠試其藥。皆精良多驗。人翕然信之。予夙有肺病。氣逆上壅。而為喘  
。過秋輒作。作則為憑几危坐。瞪目搜肩。撼膈呀吸。累晝夜不能就枕。少間輒復作。冬  
至乃已。今年君治之。護其元氣。補以復苓。屏去疏快耗削之劑。而疾漸減。未涉冬而  
愈。所為治其本不急其標也。其謂之君子醫也。固宜。唐時有宋清者。長安藥市人也。

居善藥。疾病疔瘍者。皆樂就清。雖不持錢來。必與善藥。人謂清類有道者。語在柳子厚所為傳。夫清市人耳。得子厚傳之。而名至今不朽。余文雖不逮子厚。顧如吳君。詎能已於言耶。君名某。允誠其字。世為吳門人。

盤山志序

盤山在京城東二百里而近。一曰盤龍山。以蜿蜒盤薄故名。一曰四正山。山特立無倚。峰竄蓮瓣。四面如一。故名。一曰田盤山。三國田疇所盤桓。去田從盤。俗省也。或曰古有田盤先生。自齊來。栖隱於此。而疇避難處曰徐無山。在今遵化北。或曰盤山即徐無山。今感化寺古碑。猶載田氏事云。其山多怪石。其樹多松。石之昂者欲翔。敬者欲墜。欲壓。綿谷巨巖。松生石罅。腫腫蜷感。怒而不得逞。則住住作蛟蚪。掣攫其水。皆奔泉。從高處下。廊道元所稱望。山上水可高二十餘里。素湍浩然。其間梵宇罕堵。之勝。神鑿鬼火。論說幻怪之觀。與夫龍蛇之神。虎豹鼯狸之窟穴。高僧隱士之盛。騷人墨客之所錫鑣。山皆擅而有之。其與江南之盛。卓黃海。閩之武夷。越之台宕。粵之羅浮。巴蜀之峨眉。諸名山。爭雄長於域內。宜也。然而亘千百年來。山志亡有。探奇之士。每以為憾。詎非闕與。抑山之靈有所待。如釋氏之所謂緣興。拙公來自江左。卓錫茲山。既闢青溝禪院居之。毅然以山志自任。而少司農阮亭王公。太史竹垞朱公。曹



飲助之。凡屢削橋開九寒暑而志成。然後山之深。水之秀。樹石之幽奇。與夫梵宇翠  
堵之勝。神燈鬼火。諸詭幻怪之觀。龍蛇之神。虎豹魁狸之窟。穴高僧隱士之廬。騷人  
墨客之錫鑊。一旦若挾別洗濯而出。而獻奇效靈於茲山。以與江南之廬阜黃海閩  
之武夷。越之台蕩。粵之羅浮。巴蜀之峨眉。爭雄長。而盤無媿色。則志之功。顧不偉哉。  
為之序。所以幸茲山之緣也。拙公名智朴。受記別於青龍之百思。為曹洞宗。尤工詩。  
阮亭以清畫靈一方之論者以為然。

魏叔子文集序

環海以內。名山五。大川四。皆能出雲雨潤澤物。故方望視公侯。至一邱一壑之勝。載  
在圖記。供奇士之游覽。然不能出雲雨潤澤物。則不敢與名山大川並。文章在天地  
間亦然。其大者日月星辰陰陽之所以序。墳壙壤墳之所以奠。君臣父子夫婦之所  
以定位。禮樂刑政之所以行。其小者亦必係治亂關利弊。考鑒成敗得失。為斯世有  
用之言。故隨其立言之大小。皆足以不朽於世。曹子桓曰。文章經國大業。不朽盛事。  
蓋必可經國者。可不朽也。若夫散轍靡麗。佞屈無益之文。亡論不能傳傳。亦速朽爾。  
都魏叔子兄弟。皆以能文章名海內。客冬叔子來昆陵。余識之。寓樓握手。語移時。恨  
相知晚。蓋余亦喜為文章。持論頗與叔子合。顧余碌碌。度無所用於世。聊以文墨自

嬉叔子磊落喜交豪傑士其智畧輻輳之氣時露眉宇間故發為文章每至談說經濟讓天下古今之變率擊擊副名實不為無用之言嗚呼才如叔子而僅以空言自表見度非所甚願然已足不朽矣余平居有五嶽之慕鬱鬱未遂嘗一登泰山所偕非人不能盡其奇至今以為憾及讀叔子文稱其季弟和公登太華絕頂日月從兩耳升降視黃河如綈帶委地而峯巒削方說秀拔地倚天則又未嘗不相然神住也

陳椒峯文集序

堪輿蜿蜒磅礴奇秀之氣於北戒多山於南戒多水顧其勝往往不相兼今夫嵩之高華之削泰岱之崇巖號稱中州巨鎮而原陸千里不得水以涵之故山峻極而不秀洞庭沅湘之區千里一碧日月出沒極汪洋瀟灑之觀矣而君山一卷不能與水爭奇故水瀟漫而無涘獨吾吳之澤不然環三州境吐吞三萬六千頃之波濤而羣峯轟立其間山挾湖而增秀湖挾山而增奇蓋堪輿蜿蜒磅礴之氣於是馬兼而湖之中山之最大者其東曰兩洞庭其西曰馬蹟茲二山予皆未及遊而馬蹟距予家為近凭高而眺則湖光山霽時時望見之夫既為氣之所鍾意必有壞偉特立自命之士生於其間而惜予未見也既稍與山之人遊益知其山之風土人物其產宜棗栗柑橘楊梅來禽之果躡屨杭稻之饒其人闊達而多智起家至大官者相望而猶疑未

足以當之也。椒峯陳先生，山之人也。一出而成進士，負盛名，遂以文章雄視一世，學者宗之。殆所為瓌偉而特立者歟。椒峯集最富，多至二百餘卷，其為文不名一體，大要主於明經論史，而識力卓絕。余與椒峯生同邑，里論交二十餘年，每有所論著，媿不及也。按山誌，湖中有峯曰夫椒者，與馬蹟相近，因以自號。雖然，椒峯重先生取先生重椒峯耶。余幸未老，異日扁舟草履，一覽湖山之勝，當醉山靈而問之。

廬山遊記一青玉峽記

距開先寺西百餘步為青玉峽。峽之源有二，其一馬尾。水出鶴鳴峯側，水從石罅迸射，數十百縷如馬尾，因以名。余未至其下，然望見之，其一即黃巖瀑布。瀑下與馬尾合，然後劈峽出奔注谷底，兩潭遞受之。激者沸白，渟者沈黛，砰雷轉輟，澎湃千狀。夾峙削壁，百仞餘，嵌壁雜樹，經新霜，作丹碧色，相間樹葉墜潭中，滌漩洄狀久之，乃急溜而去。峽之右有亭曰漱玉，余與周生同遊，觀廬山瀑布，自茲峽始。是日宿開先寺，夜大月涼影如水，挾周生復走潭上，蹠蹠竹樹間，影離立如山，魑搏人，葉聲寂寂，周生心悸欲還，強之前，籟寂谷虛，瀑聲益奮，對面語不相聞，余大聲呼曰：天壤間自有此峽以來，乘月坐石上聽瀑，如吾兩人者，亦不多得，捫崖石題石而返。周生名濂，工畫，嗜山水，遊以壬子九月二十日。

廬山遊記二黃巖記

黃巖之水其源出雙劍峯側未至黃巖寺北三十步下注為小潭。巨石橫當潭口。過石五六步。又注為小潭。泉聲淙淙然。自此狀流亂石間。逶迤而南一里許。石壁扼之。泉從峭壁下墜為瀑布。太白詩。飛流直下三千尺。蓋指此。此其上流也。潭各圓廣。倍尋潭。石橫潰離立。如羊如牛馬。如几如榻。如熊羆者。不可名數。四面竹樹環蔭。日光穿漏。石子平布潭底。皆作五色。或星星如金晶可愛。坐磐石掬水噴面。從倚不欲去。踰澗折而北百餘步。巨石突出。上偃而中空。旁有竇。從竇中遠出石背。巨石又覆之。亦上偃而中空。如畫重累屋然。茅屋半楹。踏石上。俗呼空生閣也。循澗南下。登文殊塔。塔與瀑布相對。瀑垂千餘尺。深秋水瘦。猶作虬龍蜿蜒勢。轟聲如雷。回視雙劍峯。益逼眉睫。石尖峻。嶺如筍。峯頂一池。人跡杳絕。六七月間。有蓮花從空飄墜。導僧云。

廬山遊記三玉簾泉記

玉簾泉在歸宗寺東北五里。徑皆行松葉水聲中。未至泉里許。望小閣如燕巢。仰綴崖石間。即泉庵也。庵右跨澗為小橋。過橋偃僂穿石罅。下坐潭側。仰望玉簾縣空。五十丈許。如急雨。如散珠。旋雪。已注潭。復激射倒躍上五六尺。然後折而去。泉旁石壁橫展數百丈。若列屏。丹碧渲染之。對面巨石突出。勢峻崢嶸。然下。而上砥平。廣可

布二席。雜樹四五株。斜映其旁。日照高樹。正與泉射。泉腰一綫如玦。如斷虹。青碧相半。已復散為五色。瑩瑩光景奇絕。昔蘇子瞻以三峽青玉當廬山第一。而不及茲泉。意子瞻時泉猶翳。鳩蜩榛莽間耶。然則山水雖勝。顯晦固自有時耶。

廬山遊記四 三台泉記

遊玉簾後十日。乃往尋三疊泉。先一日宿觀音閣。晨起。維僧導行五里。抵玉川門。玉川門者。峭石撐柱成洞。旁有竇。人偃僂穿竇中。如門焉。門內小庵。正瞰鐵壁峯。峯皆谷削。橫亘二三里。如張大屏障。色黑類鐵。因以名。聞春夏山鵲開景。最奇麗。庵後俯澗。行里許。抵一潭。石多異狀。泉作三級。下注十餘丈。僧曰。是三疊泉也。余意盡去之。仍憇玉川門。老衲元公詢遊狀。笑曰。外龍潭耳。泉距此尚五里。然險絕。近罕遊者。乃賈勇復往。元公操杖從。尋舊徑。抵潭。揭澗而北。踰一石。齧不能受。趾腹帖石。翕翕然。過此皆鳥道。榛莽不及頸以下。三之一。磴礫而滑。每陟磴。必攀援上。膝幾拄頰。茅脊刺十指。至血濡縷。不顧矣。澗澗十餘丈。寒衣履渡。從石上。猿接猿騰。滿壯石巉。為之股栗久之。先見下疊。轉絕壁。三疊俱見。至此則兩壁削峙。青天逼狹。如壺泉從天落。奚止千仞。山志稱初級自崖口懸注。晨晨垂練。既激於石。則如雨如霧噴灑。二級石上。然後滙注龍潭。轟轟如萬人鼓。乃三級之半。石又軋之。別似一級。則志未之及也。

泉於廬山最奇。最後出太白樂天晦庵諸公皆未及觀。茲遊余似有厚幸。然使裏蹀信導僧所給。即不之信而不遇元公導之。過矣。而或怵於險。泉之奇。迄無由覩也。噫。嘻。天下一閱其藩。遠信為是。與夫困於無道。與怵險而卻者。蓋什且八九也。斯又重可慨惜也哉。

廬山遊記五 小三級泉記

小三級泉在玉川門內里許。舊名外龍潭。即導僧指余三疊處也。語在前記中。俗以三疊泉下為內龍潭。故此外之云。泉從高山凹處作三級下墜潭。每級可二三丈。初級循崖蜿蜒如白虹而差短。二級怒輒於石噴數尺許。跳珠急雪。注潭面不復循三級下。而三級乃在其裏。蜿蜒滙於潭。相傳潭有龍。歲旱磔狗投潭中。輒雨。潭三面拒壁。轟聲如在巨壑中。震激異他泉。余與元公觀三疊泉。返復憩其旁。語元公曰。茲潭倘置之吳會之區。遊觀之士日集。名必藉甚。今處是山也。介玉簾三疊間。曾不足比數。談者遂不之及。庸非不幸耶。然茲潭亘千百年。而適與余遇。詎非潭之幸耶。既出語南康守廖公。錫小三級泉四字潭石上。今後遊者知泉之名。自毘陵邵長蘅始。

廬山遊記六 棲賢谷記

尋三疊泉之明日。由白鹿洞西行十里。抵棲賢谷。谷無奇也。然以三峽澗勝。跨澗而

橋曰棲賢橋澗全石為底出兩崖各數十丈石多紫黑色李夢陽所云澗石肝爛是也注者為潭為井為釜為杵臼為破甕形突者為磯為石梁為几榻為陂陲坻島水觸石澎湃若與之角久之不勝乃滌漩紆行澗之奇於是為最並澗一里許至玉淵潭潭深無底相傳甌沈潭中後乃從洞庭湖浮出云潭西為棲賢寺寺僧石公能詩喜文章與余語甚洽飯罷仍循澗行百餘步微徑新闢下連澗中有巨石如砥緣石而上復有巨石可列坐二十人竹樹交蔭鏗鏘之音泠然會石下石公曰茲勝新得之未有遊者余屬石公錫響雪磯三字崖壁間夜就宿中清話竟二鼓明日送余過玉淵潭笑曰師過虎溪矣石公欣然相視大笑揖別去壬子十月四日

夜遊孤山記

余至湖上萬輛川四可樓已半月輞川者家學士尼戒庵別業也樓面孤山者甚未能住七夕後五日雨過微涼環湖峯巒皆空翠如新沐望明月上東南最高峯與波溶漾湖碧天青萬象激滌余游興躍然偕學士呼小艇渡孤山麓從一奚童登放鶴亭徘徊林處士墓下已捨艇取便沮洳間至望湖亭凭檻四眺則湖圓如鏡兩高南屏諸峯迴合如大環蓋亭適踞湖山之中於月夜尤勝亭廢今為龍王祠西行過陸宣公祠左右有居人數十家燈火隱見林薄並湖行二里許足小疲坐西冷橋石閣

學士指點語余曰宋貴似道後樂園廢址在今萬嶺又記稱水竹院在西冷橋南左挾孤山右帶蘇隄當即此地嗟乎嵐影湖光今不異昔而當時勢缺之赫奕故冶歌舞亭榭之侈麗今皆亡有既已蕩為寒煙矣而舉其姓名三尺童子猶欲唾之而林逋一布衣垂六百餘年遺蹟顧至今尚存何耶相與慨歎久之孤山來經僧舍六七梵唄寂然惟鳳林寺聞鐘聲寥寥也作記以游之明日

菱溪草堂記

菱溪在毘陵郭東五里為漕渠南注之支流按邑志曰采菱港或曰菱港而無菱溪爾雅曰水注川曰谿則茲水名溪固宜曰港或從俗也漕渠自京口來東西亘郡境入吳越界史稱隋煬穿江南河自京口至餘杭八百里廣十餘丈可使通龍舟今漕渠是也而漢旁則相傳隋離宮故址云于族子龍文居漕渠門外邪直菱溪僅十數武乃於所居堂之東偏稍南別構三楹為讀書之所而名曰菱溪草堂中貯書千餘卷其前隙地廣袤各及尋而三之墜石為峯者及尋環以小池如峭壁巉巖峙澄潭中旁植雜花木十餘株常欲請予記鑿石壁間未就也今年閏夏予舟行自吳閻歸信宿草堂會暑甚侵曉獨坐池上市聲未竟露氣晨流游鱗百餘頭皆噉鴨水面如霞駭遠聞行舟欸乃聲與漁歌相互答實然移情者久之間考隋史大業十二年



春詔昇陵通守路道德集十郡兵數萬人於郡東南起宮苑周圍十二里內為十六離宮。做東都西苑之制而奇麗過之。按之圖記與郡邑志所載皆可信不虛度其時聚斂之繁急督趣之峻酷與夫臺殿樓閣窮極壯麗之觀大概可想見而宮成而盜起竟未及一臨幸。奉為邱墟。然則侈汰者速亡而富貴之不可恃如是哉。而凌漢一勾隋至今且千一百餘年而常布之士猶得私而有之以名其堂。試與子浼河遠眺其所當訴然而賦慨然而興。今昔盛衰之感者蓋百端交集矣。龍文恬淡不櫻心俗務。養親讀書之暇將謀耕東舉以自娛。亦時喜從予論詩。初字九儀。今別字東耕。以見志。即其人可知。康熙壬午七月二十日青門長衡記。蓋堂成之歲也。

明少司馬葉公家傳

公諱廷桂。字青來。七世祖諱受。自江西太和徙河南之商邱。為商邱人。考諱呈春。以貢投訓導。後贈如公官。公有文武大志。喜論兵。負膽義。中天啟壬戌。進士。授戶部主事。遷郎中。歷郎署四年。大著聲績。出為陝西分巡道。以內艱歸。服除。補陝西督糧道。當此之時。流寇起秦中。延綏南北所在充斥。渠魁則王左掛。點燈子。王嘉。穎神一。元又有不沾泥。可天飛。紅軍友李老柴。上天猴。獨行狼一條龍之徒。諸屯賊聚。大者二三萬。小者數千人。奔突輻忽。郡縣不能制。中外方亟。邊才秦撫練。公國事疏薦公。

有將畧可倚。一面調公巡關內道。特敕監軍。是歲崇禎四年二月也。公首條議用兵十三事。皆中機宜。練公避之。以公督諸將。趙大允、張全昌、艾穆等。三月從擊賊於中部。四月從擊賊於邵陽。又從急擊賊於韓城。於上峪口。每戰公被甲先登。屢急叱咤大呼。衆皆應聲騰赴。因馳騎合擊。賊輒大潰。十日五捷。凡斬級七百有奇。國獲器甲輜畜無算。點燈子跳而免。乘夜渡河去。公長軀偉腰。腹高七尺餘。面方顴。垂耳。戰鬣警歎如洪鐘。臨陣儼若神人。敵望之氣懾。戰勝諸將上首功。擢級滿前。血淋漓。積誠突兀如邱冢。公踞上座。引卮浮滿。意氣慷慨。諸將功多者。自起酌卮酒。躡之。一日將士追賊暮歸營。公已寢未及。驗級相率挽結賊首髮置公牀下。公駒駟連曙。嘗夜起。揭襖榆閭。有物景燦然。燭之。則所割賊鼻耳也。宿將捍卒皆咋舌。竊語曰。不意文官中有此人。先是文臣為監軍者。不親行陣。從容坐幕府治文書而已。遇賊嘗躡諸將後。問離賊遠近。諸將亦以書生心輕之。及見公所為。乃大驚服。故爭樂為之用。七月。賊李老柴等陷中部。練公以公督諸將。合總兵王承恩軍攻圍之。城堅久不下。公親率騎薄城。流矢中背。飛礮及左股。不為卻。夜大雨。賊突圍犯營。軍中亂。公手斬一校以徇。又自製礮擊殺數十人。賊乃退。明日。攻克益力。榆林道張福錫總兵曹文詔亦提軍至。軍聲大振。百道並登。克其城。生得李老柴一條龍轍致之京師。磔都市。是

役也。攻圍逾三閱月。公之功為最。總督楊鶴方堅主撫議。公爭之力。且引段珣語。以為狼子野心。難以恩結。勢窮雖服。兵去復動。惟當長矛挾脅。白刃加頸。今日事勢。正與相同。不聽。因與制府郝公退。歎曰。所謂治疾而必遺種者也。後當思吾言矣。既而受撫者多。畔云。上怒其誣飾。楊逮訊。論戍。練公亦戴罪。益服公先識云。靖遠盜劉瘤子。本衛弁倡亂。外連狗羅。詔書名捕。數年不能得。會公以副使移駐靖遠。公曰。吾未抵任。盜不吾備。可擒也。密授計。遣壯士縛以來。狗羅斃。五年二月。廊州亂。初。楊鶴所撫賊上天猴。其部二千人散處廊。至是突發。劫庫兵殺一監司。總督洪公承疇念賊亂非公不可。請於朝。移分守河東道。駐廊州。始至。居民裁三百家。蒿萊滿城。狼白晝行市上。城半壁下臨流沙。築輒圯。公為文禱於神。脫所著緋衣覆地。承土築之。城遂成。已乃招流移。設方畧。禽斬賊渠六十七人。上天猴誅死。廊延復平。八月。從督師追殺賊於鐵角城。獨行狼可天飛誅。明年二月。以晉寇故。調山西河東道。移鎮甯十日。賊突犯垣曲。絳夏間力戰卻之。七月。賊大至。援兵亦屢集。公晝夜算芻粟。飭樓橧。又厚養間諜。訶賊動靜。悉知之。出奇邀擊。多斬獲。賊遂巡遁去。公策曰。賊雖卻。窟穴如故。難未艾也。乃躬厲將士。轉河津。剷稷山。擄標聞喜。大析其材枿。賊在公境者。鞭門抵壁。爬梳畧盡。會冬。防河難民擁河干求渡者數萬。公悉令結衣渡。有司慮賊雜。

其中力陳不可狀。公笑曰：吾在此，脫有變，吾自當之。是歲河竟不冰。父老說以為異。始至歲，苦旱，斗米直白金七錢。公出步禱，泣下雨亦下。又多方振貸，所糴活甚衆。昇擢本省按察使。大同巡撫缺，廷議難其人，部擬推公。上命改推京堂，召對平臺。部臣頓首言：葉某智勇兼贍，五年監軍，身踐戎馬，廷臣無出其右者。七年五月，命以右僉都御史巡撫大同。大同為沿邊重鎮，公至適有甯思之警，乃閱諸軍，汰罷伍，完聚糧，起亭障，謹烽燧。一鎮屹雄中外，遂請開馬市，歲獲馬十萬匹，籍馬價之贏六萬金，上於朝，詔褒之。自後以獲級功，再賜銀幣，又以叙捷功，脍一子錦衣衛副千戶世襲。又入衛京師，賜銀幣飛魚服，而武陵相方枋中樞，數請益公，猶以其父鶴督秦時，如也。公力乞休，前後疏十三上，得予告歸。甫謝鎮，營卒以缺餉，夜半撞監司門，將為亂。公聞變，遽躡履出，遣一卒傳呼曰：中丞來。亂卒問公安在，公命舉燭火，大聲慰遣之。卒投戈伏地，請死，戮其首，亂一人餘還伍。公定變於臨去，不動聲色。由威信素著也。歸一年，召起戶部侍郎，督理邊餉，改兵部右侍郎，總督諸軍務。公生平耿介，孤立不植黨，不旁門戶，故其再出也，益齟齬。屢有奏請，輒不報，以病再予告歸。而中州陷賊，公歸已無家矣。嗚呼！思陵末年，黨禍益烈，其時非乏才也，不入其門戶，雖才不必用，用亦必不盡其才，責之愈重，則肘之也愈力，使必無成功，誰生厲階，至今為梅詩人。

所為太息也。甲申三月，公浮家江南。時已病，聞燕都之變，慟哭累日，幾不欲生。自是公益病。明年五月，王師渡江，破金陵。公由杭入閩，欲卜居東甌。航海遇盜，乃泊台州。趨黃巖，又從溫陵再航海。久之，還至衢州。以順治三年十月日，歿於逆旅。年六十二。是時，本朝定鼎，公固知天命有歸，閩越相繼建號者，皆庸才，必無濟。蓋決之蚤矣。自以通播老臣，既不忍為再醮之孀楚，又不欲向小朝廷苟延旦夕，而乃跼蹐轉徙，漂泊經年，幾幸速死，且以謂客死勝於家死。嗚呼！夫獨非人情哉？公固大不忍於此也。蓋至易嘗逆旅，公於是乎為全人矣。此論世者所以悲其志，而惜其遺蓬之不振也。歿且五十年，公子金吾元滋、孫增英、曾公行狀及孝廉計東所為誌銘，走千餘里，請為之傳。不故撮拾其大者傳之。其他治行尚多，畧不書。公在娠時，母任淑人夢緋衣秉笏者曰：我居汝家，俄火光燭室，驚寤而公生。為諸生，受知郡守鄭公。壬子榜發，置騎馳賢書至。鄭公曰：姑勿言，解元其葉生乎？已而果然，則大喜。二事其鄉人至今豔稱之。乃附著云。

論曰：公生於明神宗之世，海內晏安，又起家儒生。一旦當劇寇，顧慷慨自奮功名，可謂奇士。方官戶部郎，奉命理御馬監三草場。張奄者，魏忠賢黨也，乘間達忠賢指，欲交公。公峻拒。一日，餽以內廬，公愕曰：使者誤矣。吾不識魏公，曷餉我，揮之去。明日，遽

謝草場嗚呼其時義子乾池蒲伏呼九千歲者接跡也彼其人堪辱公唾否耶嗚呼豈易及哉

書金谿兩烈婦紀畧後

兩烈婦為金谿孝廉張君冠王之母故娣姒也皆姓吳氏皆蚤寡奉姑以孝稱順治丙戌冬故中丞揭公重熙起兵襲撫州不克走金谿金聲桓王得仁躡之縱兵大掠兩烈婦踉蹌掖姑出遇遊卒拔刀劫姑驚仆地烈婦遽奪持其刀以身蔽姑呼曰甯殺我卒怒殺烈婦次劫娣娣罵不絕口亦被殺而姑竟得免嗚呼兩烈婦之死烈矣無待區區詩文以傳况張君能致詩文如是之夥又奚藉余言顧其間議論有刺謬者是不可不辨盱江鄧吳之言曰兩烈婦之死死於金王之卒而階之厲者實中丞也又曰於家國無所濟而於鄉鄰大有所禍以是為中丞罪嗚呼斯言也決天下後世忠義之防而有志之士為之搥腕絮袂泣下而不能止也自古忠臣烈士遺離百六明知事不可為然且逆天命犯首禍慷慨赴之瀕九死而不悔者其心固有所大不愿也人情莫親於父母妻子莫愛於身夫人至捐軀命忍其父母妻子以舉事而又違計成敗利害哉今夫匹夫暮義奮袂而起不旋踵而巽快觀望踟躕而不敢前者則計較利害之念沮之也而謂豪傑之士然乎哉以余所聞中丞公告廟與師破家出走崎嶇江闔萬山中屢蹶屢奮造勢窮力拙計無復之然後以一死謝天下嗚

呼處死如公亦可告無罪矣。而吳猶云然。鄉人以愛憎為毀譽。固如是哉。如吳言則  
睢陽之屠空院之敗不能追崇。蓋生民之罪。而凡史冊所載。媮生苟免。全軀保富貴  
之徒。皆可自詡明哲。而開門乞降。責君父以求榮者。且得以保境安民論功矣。是烏  
可哉。是烏可哉。吳才識庸陋。又不曉古文法。其文必不能傳。而是編已有從而附和  
之者。况於世之以文章名者。其立言可不慎與。

### 武進三忠合傳

劉熙祚字仲緝。號劬思。世為武進人。天啟甲子。舉於鄉。並仕得興甯令。以治行徵。思  
陵召對稱旨。擢監察御史。入臺。忤。慨言事。章數十上。尋奉命按楚。歲崇禎十六年也。  
當此之時。賊張獻忠已陷荊州。臨承天。焚燒陵寢。襄陽再陷。屠斬糜黃。全楚河決魚  
爛矣。五月。賊陷武昌。乘勝陷岳州。獻忠謀過湖。卜於洞庭神者三。不吉。投玦大詢。飲  
千艘於湘潭。焚之。遂騎而逼長沙。會熙祚於長沙。聞警。投袂起曰。吾按臣也。當急護  
宗藩。是時親王開邸於長沙者曰吉藩。開邸於衡州者曰桂藩。而惠王故邸荊州。荆  
陷。投吉藩。亦在長沙。兩王相對。日涕泣憂賊。顧不知修備。惟堞宮垣。晝夜擊柝。徹巡  
而已。熙祚急檄總兵尹先民。以萬人守羅塘河。孔道貴屯三稍磯。而命推官蔡道憲  
立柵斷陸道。柵未及成。賊驟至。先民解甲降。道貴走。勢不支。熙祚急護兩王走衡州。

國朝文匯

卷十三

二十三

國學扶輪社印

而長沙臨蔡道憲不屈死。蔡道憲者，晉江人。崇禎丁丑進士。賊傳城下，愾之降。道憲手注弩斃一賊，尋被執，嚼齒大罵。賊怒，磔之。健卒凌國俊九人侍道憲，不肯去。賊并殺九人。內四卒奮曰：願募主骸而死。賊義而許之。四卒解衣裹道憲骨，奠南郭。已乃自剄。熙祚至衡州，賊尋破衡，乃急護惠吉、桂三王入永州。賊命折桂、卹殿材入長沙。而親提銳卒追三王於永。熙祚晨朝三王，泣且拜曰：永以南非楚境，過此一步，非臣死所矣。臣誓與此城俱碎。王幸自愛，乃遣其中軍護三王入西粵。而已死守永。賊至，森人內聞城陷，賊縛熙祚去。題詩永陽驛，至甯鄉之孔廟被殺。一曰：賊執熙祚檻送獻忠營。熙祚大罵不屈。賊以繩曳足倒拖地，剖腹剖出腸，死烏半。明季流寇之禍，慘極於亂。藩而宗社隨之。當崇禎十四年正月，洛陽臨福王殞焉。賊爲王於俎，灼其血，雜鹿醢飲之。曰：此福祿酒也。同月襄陽陷，賊坐王於堂下，屬以卮酒，曰：吾借王頭仗揚嗣昌以臨藩伏法。而襄王殞矣。其後，臨南陽，而唐王殞於麒麟閣。臨汝甯，而崇王及世子道隱及臨蘄州。而荆王先以恃死。臨武昌，而楚王爲賊執，置所乘輿昇而沈之江。以死。楚宗屠戮靡子遺。其他陪命失國，亂身媮生者，所在見告。蓋自辛巳訖癸未三年間，所稱豫楚十二王，大畧盡矣。其時上相握劍印專征，所在巡撫及諸大帥擁重兵環賊壘，而軍者相望也。無能一紓親王之禍，而熙祚以無兵無將之按臣聞



關險阻擁護三藩俾道於粵而後以一死身障其衝可謂忠矣。議者或以不能死守長沙為熙祚咎。誤哉。熙祚死明年三月北都臨。帝后死國同時以文臣徇節者武進又得二人曰王御史章。金主事鉉。

王章字漢臣。崇禎戊辰進士。初令諸暨有惠政。臺使者疏調繁改鄞。鄞人來逆。暨人逐之曰。王君我父也。鄞何與。鄞人爭之力曰。王君今我父也。暨安得留。章兩慰遣之。而乘夜啟門壯去。治鄞如暨。兩邑皆肖像以祠。久之以卓異徵授工部主事。擢陝西道監察御史。出巡按甘肅。甘故重鎮。而邊兵窮困。每舉責於弁。約十金贖一級。亡所得級。則殺口外民以償。故往往開邊釁。而弁得冒功邀賞。章知其弊。著令寇非大舉不許以零級邀功。按廿二年封事凡百八十上。崇禎十七年二月。差巡視京營。當是時。流寇李自成已破太原。轉畧忻代。破甯武。宣大警檄踵至。章奉巡視之命。按京營額兵當十一萬有奇。除疾疫什一。羸弱什二。勦畹占役及市傭。竄名什四三。其所存者四分財一。而閱月餼已半。載士饑疲不任甲。閱視則革筭木。屬敵。兇整鈍。戈幾如兒戲。有介而馳者。九發不中。騎平蹶。問之則都司也。喟然語同列曰。戎事至此。尚可為乎。吾死是職矣。已泣下霑襟。會有南歸者。索家訊。章奮筆書曰。全晉既殘。關門告急。臣子不敢復問身家。語不及私。俄賊入居庸。三輔望風瓦解。都城簾嚴。章與科臣

光時亨分堞城守。三月十九日。賊破彰義門。章猶手發三礮擊賊。時亨踉蹌至。急呼章易服遁。章奮曰。事至此。惟有一死。遂戎服上馬。賊騎自後至。叱呵下馬。時亨遽下馬。蒲伏請降。章策馬走。且厲聲曰。我視兵御史也。孰敢叱賊。怒。梁刺其股。墮馬。乃踞地大罵。賊益怒。擗梁刺之。至死。罵不絕口。曰。莫家人至城上。覓其尸。僵坐不仆。張口怒目。勿勿如叱賊狀。以板扉昇之歸。光時亨者。亦進士。方事急時。都御史李邦華密疏請皇太子監國南京。上心動。而一時倡異議。率臺諫閼然起。而詆排邦華者。即時亨也。後以從逆論死。逮南都奔市。

金鉉。字伯玉。武進人。而籍於順天。舉鄉試第一。崇禎戊辰成進士。年十九。自以不習吏。請改銓。得揚州教授。內遷國子博士。擢工部主事。是時。上方銳意綜核。命內臣張彝憲總理戶工二部錢糧。敕為彝憲特建署。鉉抗疏畧曰。皇上御極之始。不旬旬而亟除大慝。至斷也。還埽除之役。杜奸預之漸。至明也。乃不數年。復尋復轍事。權浸壘。體統逾尊。在外邊境。有總監等之總督矣。在內二部。新設總理。又躋之部堂矣。皇上誅一忠賢。而今扶植而擁樹者。且不止一忠賢。臣誠至愚。竊所未喻。既而彝憲抑諸司行堂屬禮。鉉又疏言彝憲妄自尊大。儼然部堂自居。強抑曹郎。夷之屬吏。臣不敢以妄贊皇上之臣。為奔走中貴之臣。亦不忍以七尺讀書之軀。為扶服刑餘之軀。挫

士即奔朝廷。所關甚鉅。上怒。有旨切責。竇憲聞之。意得甚。是日入新署。扇導呵殿如尚書。竇憲闕堂。皇。南面據案。黃衫緹衣。列侍階下。吏抱文書。雁鶩行。俟命者。左右數十百人。而曹郎無一至者。先是鉉集郎官議。吾曹與總理職事相關。第令掾吏持文往。有一人登竇憲堂。即屬假子。當提吾鞞。夫踢其面。故諸郎官白尚書。先期各以公事出。而竇憲愈且恚甚。曰。此必金主事也。以驗放十六門火器。誣劾鉉。故悞軍機。欲殺鉉。尚書力爭之。得削籍歸。後十餘年。起兵部車駕司主事。巡視皇城。與王章視京營。同日拜命。時賊已破大同。而宣府監視則太監杜勳。居庸則太監杜之秩。鉉疏言大同。險勢且逼宣府。宣府不守。則京城危。撫臣朱之馮忠勇。可捍一面。第恐內臣掣肘。債事。乞專任撫臣。而急撤宣府居庸內監。不報。賊至宣府。杜勳率鎮將迎降。朱之馮死之。至居庸。杜之秩亦開關降。鉉聞拊膺大哭。鉉有弟銓在旁。亦大哭。鉉顧語銓曰。今我與若哭。朱公歎曰。後若旋哭我也。十九日。賊入都城。鉉倉皇歸。與母訣曰。從母乞此身殉王事。母曰。汝讀書知大義。今日始向我乞身耶。趣之出。又命僕追往。以朝衣隨鉉趨皇城。見宮女踉蹌出走。喧傳帝崩。又聞王章死城上。失聲曰。嗟。芳洲已先我。蓋鉉與章素交厚。約同死。芳洲者。王章號也。遂具衣冠北面再拜。投御河死。僕奔告其母。章氏曰。兒得死所矣。吾命婦。義不可辱。赴井死。妾王氏從之。死。弟銓收殮。

舉號哭三日。亦投井死。初熙祚死湖南時。事甫聞而國亡。未及選贈。謚南都建。乃追贈熙祚左都御史。謚忠毅。章贈大理卿。謚忠烈。鉉贈太僕少卿。謚忠潔。而忠潔尸沈御河。逾月賊去。求遺骸不可識。家人識其細環。持歸以衣冠殮。忠毅尸殘於亂兵。惟忠烈以喪歸。祭葬如著令。

邵長蘅曰。予亦武進人也。故知三公特詳。劉故著姓。居郡城西偏。相傳地有故相。因號柏樹劉氏云。金氏世居荆村。王氏世居奔牛鎮。蘇子瞻詩。卧看古堰橫奔牛。是也在邑西數十里。烏乎。甲申之變。天柱崩。地軸仄。畜鳴人頭。彗掃紫極。時中外慷慨仗節者多有。而吾邑乃得三人。偉哉。予為合傳之。令讓明史者有所考。

房景春阮之鈿合傳

房景春。字和滿。江都人。萬曆壬子舉人。崇禎間官房縣令。阮之鈿。不詳其邑里。以為舉官穀城令。與景春同時。當是時。流賊在鄆襄間者。號十五家。亦稱十三家。張獻忠羅汝才為渠率。獻忠尤桀黠。怵於新敗乞降。總理熊某承制。命監軍道張大經受其降。獻忠入據穀城。不肯放兵。謾言曰。予我十萬人餉。為三郡扞圍。三郡鄆襄荆也。熊某者。故多易。好大言。且貪立奇功。遽信之。疏為請銜。給以六月餉。獻忠具軍狀備調遣。然竟不應。而汝才諸家賊。蹂躪黃光隨間。僵尸千里。會總兵左良玉龍在田。大破

賊於雙溝斬二千餘級。汝才懼叩太和山提督太監乞降。熊某疏言臣於射華順獨四股主勦其餘九股主撫。今汝才已輸誠請赦罪授游擊將軍詔許之。率所部分屯房竹上保四邑。時鄭屬列城灌莽。房縣以景春故稍稍翦荆棘集流移完保聚。汝才依之解甲耕屯。是歲崇禎十一年也。明年五月獻忠反穀城。先是獻忠部賊數探掠之。鈿執以告獻忠。始猶稍懲以法。既而掠愈甚。之鈿數言之曰。縣官自不與餉耳。得餉當自止。穀城下有河當漢沔。漚處獻忠立關徵稅。月權數千金。軍士於草間得義勇營關防。制府即以給之。獻忠浸驕。制府又檄張大經入穀城護獻忠軍。大經客某得出入幕府。諛獻忠于支當極貴。獻忠心動。反益亟之。鈿屢開示禍福。獻忠銜之。之鈿度無可如何。憂憤成疾。累月不視事。及是遂毀城篡囚徒。劫庫兵殺傷吏民。之鈿聞變遽飲燭未絕。賊突入索印。之鈿搖手不與。賊怒揮刀刃之。奪印去。縱火燔官舍。骸骨為燼。獻忠未及時之。鈿題壁云。讀盡聖賢書籍。成此浩然心性。勉哉殺身成仁。無負賢良方正。蓋自知不免云。景春聞獻忠反。度賊必犯房縣。呼其子鳴鑿往覘。汝才為之備。鳴鑿諸生。負忠勇多力而健鬪。賊素憚之。是日馳入汝才營。握手語曰。君不念香火盟乎。口血未乾。亡從前。初汝才之乞降也。景春以制府檄單騎往撫。汝才及其黨白晝黑雲祥。啞血盟。故鳴鑿云然。汝才唯唯。鳴鑿見其目數臃。曰是賊叵測。

亟入城。與守備楊道選授兵登陴。景春遣間使縋城求援制府。凡十四反。最後以寸  
赫蹴刺血書告急。終不報。既而賊大至。獻忠白幟。汝才兵赤幟。俄白與赤交麾。其眾  
四面環城攻之。白青黑雲祥策馬呼曰。亟以城讓。我曹保亡。完。景春厲聲曰。吾頭可  
斷。城不可讓。賊又持張大經檄諭降。景春怒。大罵碎其檄。鳴鑼戰。且守。相持五晝夜。  
發大礮擊賊多死。賊負版穴城。城將崩。鳴鑼積薪。煎油下灌之。又斬賊前鋒。上天  
龍於城下。已。又擊獻忠傷足。士氣益奮。而指揮張某。故與賊通。開門延之入。城隘。楊  
道選巷戰死。景春被執。脅之降。不應。賊先殺同縛者數人。漉血滿前。景春不為動。引  
頸受刃。鳴鑿伏父尸。且哭且罵。賊又刃之。至死罵益厲。僕陳宜亦死。同時有主簿朱  
邦聞與其家人俱不屈死之。鈿死以五月六日。景春後之鈿二十五日死。事聞。贈太  
僕寺卿。建祠。鳴鑿與陳宜並得祔祀。總理熊某以受賊給大辱。國縵騎逮至都。論棄  
市。

論曰。明季寇禍烈已。原其所由。失策在撫。一誤於楊鶴。有耀州之撫。再誤於陳奇瑜。  
有車箱峽之撫。三誤於熊某。有穀房之撫。而賊跋燎原。明事卒不可為。已善乎。鄒撫  
戴東疏。書曰。羅汝才詭占屯部。帶刃以耘。一有勃稽。奮棍而起。張獻忠據邑弄兵。其  
人豺狼。萬一兩部俱動。則荆襄之禍。不知所終矣。以臣愚計。賊散則難追。合則易殄。

今猶檻羊豕。獸周陸二三百里內。命理臣率駟郢之卒。督臣掃關隴之兵。出其不意。可以滅此朝食。不報嗚呼。謀賊不從。不滅覆用。誰職其咎哉。予悲二公之死。乃具論焉。又按綬冠紀畧。景春父子事頗詳。特以房姓為郝。或別有據。姑並著之。

賀向峻汪參傳

賀向峻字葵忱。丹陽之將墜人。甫髫。補邑諸生。豪宕負奇氣。好呼盧博塞諸戲。又好客。客日十數人。浮白酣呼。醉則指切時事。罵貴人。相與抵掌大笑。以為樂。甲申。無都失守。聞愍帝死國。則痛哭累日。咯出血數升。久之留都擁立。柄國者方營苞苴。漁聲伎植朋黨。外則藩鎮擅兵恣睢。向峻知事不可為。益憤憤。居恒切齒曰。賀某奇男子。一腔血竟灑何地。乙酉五月。王師拔金陵。披髮狂走數日。呼汪參。唾首跨兩乃率壯士十餘人馳去。

汪參字中子。故周鍾門人也。先是參從鍾客京師。會賊入。參和樂進曰。先生負盛名。當死。先生死。亡過今日。鍾謝曰。生幸救我甚善。然實無意引決。參趣之再三。唾曰。吾誤矣。遂易丐者服遁歸。向峻遇之。逆旅。一見語合。握手約兄弟甚驩。參善射。舞。酒。向峻喜擊劍。每中夜呼起舞。劍槩相摩。鏗然有聲。聞者心掉。時時麻衣繩履。彷徨草澤間。抵暮相持慟哭。返人目為兩狂生云。去則之大巫山。旬日聚眾千人。聚金壇。

破之曾大軍徇江南諸郡縣向峻為主兵者畫計策不聽或勸去之曰共舉事棄之不義吾與城俱碎耳兵敗被執不屈遂遇害死時年僅十九初城破時注參跳而免已稍收其餘卒復搏戰城外殺傷過當參知事不濟步行拔短刀手格殺四五人參亦被重創死參未死前數月周鍾以汚偽命逮繫詔獄論棄市

贊曰嗚呼申酉之際江左偷安羣狐柄國強鎮環列擁甲以嬉及乎王師南牧魚爛獸駭一夜絕跡向之憑城社盜威福者捧馬足乞哀用朋恐後而慷慨蹈難至捐脰穴胸不悔者固兩諸生也異哉然吾聞長老家言同時以諸生死事貴池則吳應箕宣城則麻三衛武進則吳福之張龍文崑山則朱集璜陶爰長洲則顧所受皆死未三十年鄉里已鮮能舉其姓氏而史亦未必與徇節諸臣同傳悲夫悲夫

歐敬竹石士風傳

歐敬竹武進市人也舌短好大言無生產浮寓城南弋橋為人修破扇餬口多得百錢即獨飲市中輒大醉醉後仰面卷舌而歌市中人皆笑之甲申三月間變招鄰人與飲曰行與若訣若盡我一卮酒其妻提壺適來睨之笑曰子休矣聞舊官皆作新官又安在子敬竹曰姬何知此而翁所以欲死也竟闔戶自經死同時有石士風事石士風者亦武進市人家貧無妻子畧識字有一僕亦無妻子歐敬竹死後數日士



鳳市酒脯祭其先拜且哭哭已邀鄰人與痛飲竟日。迨夜潛出戶赴忠義祠池中死。忠義祠者故祀宋信國文天祥而姚訐陳昭王安節以下十三人配姚陳諸公皆宋末守常州城陷死之語具載宋史及郡邑志。士鳳死人無知者比曉其僕踉蹌出號哭於市曰主人死矣。覓其尸不得。至池旁見雙屨乃得尸。先是士鳳未死時自翦紙為位。大書曰明布衣石士鳳之位。納之忠義祠。位次十三人下。又先以三金子其鄰鬻棺者曰世亂吾無用此。姑寄汝家。士鳳死遂取棺以殮其僕亦終身不娶。今尚存。邵生曰諸生段堅者為行人也。與予善。數為予語石士鳳事甚詳。其僕堅尚識之。亡友董以甯作歐敬竹傳為敬竹死忠義祠池中。非也。蓋誤合兩人事為一耳。嗚呼。毘陵當德祐之難。言以焚死。炤應炎以不屈死。安節諸人以戰死。下至黃冠浮屠皆畢。死域內外死者百萬計。積骸至井池溝壑皆滿。明亡死者乃歐敬竹石士鳳兩人也。嗚呼。兩人可以不死。然竟死。嗚呼。悲夫。

### 八大山人傳

八大山人者。故前明宗室。為諸生。世居南昌。弱冠遭變。棄家遁奉新山中。禿髮為僧。不數年。豎拂稱宗師。住山二十年。從學者常百餘人。臨川令胡君亦堂聞其名。延之官舍。年餘意忽忽不自得。遂發狂疾。忽大笑。忽痛哭。竟日。一夕裂其浮屠服焚之。走

還會城獨身鴉伴市肆間常戴布帽曳長頰袍履穿踵決拂袖翩跹行市中兒隨觀  
譁笑人莫識也其姪某識之留止其家久之疾良已山人工書法行楷學大令魯公  
能自成家狂草頗怪偉亦喜畫水墨芭蕉怪石花竹及蘆雁汀鳥隴然無畫家町畦  
人得之爭藏弄以為重飲酒不能盡二升然喜飲貧士或市人居沽邀山人飲輒住  
住飲輒醉醉後墨淋漓滿亦不甚愛惜數往來城外僧舍雖僧半黜之索畫至牽袂  
捉衿山人不拒也士友或餽遺之亦不辭然貴顯人欲以數金易一石不可得或持  
綾絹至直受之曰吾以作鞵材以故貴顯人求山人書畫乃反從貧士山僧屠沽兒  
購之一日忽大書啞字署其門自是對人不交一言然善笑而喜飲益甚或招之飲  
則縮項撫掌笑聲啞啞然又喜為藏鈎拇陣之戲賭酒勝則笑啞啞數負則拳勝者  
背笑愈啞啞不可止醉則往往欵欵泣下予客南昌雅慕山人屬北蘭澹公期山人  
就寺相見至日大風雨予意山人必不出頃之澹公馳寸札曰山人侵早已至予驚  
喜趣呼筇輿冒雨行相見握手熟視大笑夜宿寺中翦燭談山人癢不自禁輒作手  
語勢已乃索筆書几上相酬答燭見跋不倦澹公語予山人有詩數卷藏篋中秘  
不令人見予見山人題畫及他題跋皆古雅閒雜以幽澀語不盡可解見與澹公數  
札極有致如晉人語也山人面微頰豐下而少髭初為僧號雪箇後更號曰人屋曰

驢屋驢曰書年曰瀘漢最後號八大山人云濬公杭人為靈巖繼公高足亦工書能詩喜與文士交

贊曰世多知山人然竟無知山人者山人胸次汨洙鬱結別有不能自解之故如巨石室泉如溼絮之逼火無可如何乃忽狂忽瘖隱約玩世而或者目之曰狂士曰高人淺之乎知山人也哀哉予與山人宿寺中夜漏下雨勢益怒簷溜潺潺疾風撼窗扉四面竹樹怒號如空山虎豹聲懷絕幾不成寐假令山人遇方鳳謝翱吳思齊輩又當相扶攜慟哭至失聲媿予非其人也

### 閩典史傳

閩典史者名應元字麗亭其先浙紹興人也四世祖某為錦衣校尉始家北直隸之通州為通州人應元起掾吏官京倉大使崇禎十四年遷江陰縣典史始至有江盜百艘張幟乘潮闖入內地將薄城而會縣令攝篆旁邑丞薄選悞怖急男女奔竄應元帶刀親出躍馬大呼於市曰好男子從我殺賊復家室一時從者千人然苦無械應元又馳竹行呼曰事急矣人假一竿直取諸我千人者布列江岸矛若林立士若堵牆應元往來馳射發一矢輒墮一賊賊連斃者三氣懾揚帆去巡撫狀聞以欵依都司掌教巡縣尉得張黃蓋擁纛前驅清道而後行非故事邑人以為榮久之僅循

資遠廣東英德縣主簿。而陳明選代為尉。應元以母病未行。亦會國變。挈家僑居邑東之砂山。是歲乙酉五月也。當是時。本朝定鼎。改元二年矣。豫王大軍渡江。金陵降。君臣出走。宏光帝尋被執。分遣貝勒及它將畧定東南郡縣。守土吏或降或走。或閉門旅距。攻之輒拔。速者功在漏刻。遲不過旬日。自京口以南。一月間下名城大縣以百數。而江陰以彈丸下邑。死守八十餘日而後下。蓋應元之謀計居多。初薙髮令下。諸生許用德者。以閏六月朔。縣明太祖御容明倫堂。率眾拜且哭。士民蚩聚者萬人。欲奉新尉陳明選主城守。明選曰。吾知勇不如閻君。此大事須閻君來。乃夜馳騎往迎。應元。應元投袂起。率家丁四十人。夜馳入城。是時城中兵不滿千。戶裁及萬。又釀無所出。應元至。則料尺籍治樓櫓。令戶出一男子乘城。餘丁俾餐。已乃發前兵備道。曾化龍所製火藥火器貯堞樓。已乃勸輸巨室。令曰。輸不必金。出粟穀帛布及它物者。聽國子。上舍程璧首捐二萬五千金。捐者麇集。於是圍城中有火藥三百罌。鉛丸鐵子千石。大礮百。鳥機千。張錢千萬緡。粟麥豆萬石。它酒醑鹽鐵。易粟稱是。已乃分城而守。武舉黃畧守東門。把總某守南門。陳明選守西門。應元自守北門。仍徼巡四門。部畧甫定。而外圍合。時大軍薄城下者已十萬。列營百數。四面圍數十重。引弓叩射。頗傷城上人。而城上礮礮機皆乘高下。大軍殺傷甚眾。乃架大礮擊城。垣裂。應元

命用鐵葉裹門板貫鐵絙護之。取空棺寔以土障墮處。又攻北城。北城穿。下令人運一大石塊於城內。更築壘。一夜成。會城中矢少。應元乘月黑束橐為人。人竿一燈立牌院間。而城兵士伏垣內擊鼓叫噪。若將縋城斫營者。大軍驚。矢發如雨。比曉獲矢無算。又遣壯士夜縋城入營。順風縱火。軍亂自蹂踐相殺死者數千。大軍卻離城三里止營。帥劉良佐擁騎至城下。呼曰。吾與閩君推故。為我語閩君欲相見。應元立城上與語。劉良佐者。故宏光四鎮之一。封廣昌伯。本朝總兵者也。遂語應元。宏光已走。江南無主。君早降。可保富貴。應元曰。某明朝一典史耳。尚知大義。將軍胙土分茅。為國重鎮。不能保障江淮。乃為敵前驅。何面目見吾邑義士民乎。良佐慙退。應元偉軀幹。面蒼黑。微髻。性嚴毅。號令明肅。犯法者鞭笞。貴且不稍寬。然輕財。嘗賜無所怯。傷者手為裹創。死者厚棺殮。酌醢而哭之。與壯士語。必稱好弟兄。不呼名。陳明選寬厚。嘔煦。每巡城。拊循其士卒。相勞苦。或至流涕。故兩人皆能任士心。樂為之死。先是貝勒統軍各地。蘇松者。既連破大郡。濟師來攻。面縛兩降將。城下說降。涕泗交頤。應元罵曰。敗軍之將。被擒不速死。奚喋喋為。又遣人諭令斬四門首事各一人。即撤圍。應元厲聲曰。甯斬吾頭。奈何殺百姓。叱之去。會中秋。給軍民當月錢。分曹攜具。登城痛飲。而許用德製樂府五更轉曲。令善詠者曼聲歌之。歌聲與刁斗笳吹聲相應。竟

三夜罷。貝勒既規知城中無降意。攻愈急。梯衝死士鎧冑皆鎔。鐵刀斧及之。聲鏗然。鋒口為缺。礮聲徹晝夜。百里內地為之震。城中死傷日積。巷哭聲相聞。應元忼慨登陴。意氣自若。旦日大雨如注。至日中。有紅光一縷起土橋。直射城西。城俄陷。大軍從煙焰霧雨中轟擁而上。應元率死士百人馳突巷戰者八所。當殺傷以千數。再啟門。門閉不得出。應元度不免。躡身投前湖。水不沒頂。而劉良佐令軍中必欲生致應元。遂被縛。良佐箕踞乾明佛殿。見應元至。躍起持之哭。應元笑曰。何哭事至此。有一死耳。見貝勒。挺立不屈。一卒持鎗刺應元貫脰。脰折踏地。日暮擁至西霞禪院。院僧夜聞大呼。速斫我不絕口。俄而寂然。應元死。凡攻守八十一日。大軍圍城者二十四萬。死者六萬七千。巷戰死者又七千。凡損卒七萬五千有奇。城中死者無慮五六萬。屍骸枕藉。街巷皆滿。然竟無一人降者。城破時。陳明選下騎傳戰。至兵備道前被殺。身負重創。手握刀。僵立倚壁上。不仆。或曰。闔門投火死。

論曰。尚書序曰。成周既成。遷殷頑民。而後之論者。謂於周則頑民。殷則義士。夫跖犬吠堯。鄰女罵人。彼固各為其主。予童時則聞人嘖嘖談閩典史事。未能記憶也。後五十年。從友人家見黃晞所為死守孤城狀。乃撫其事而傳之。微夫。應元故明朝一典史也。顧其樹立。乃卓卓如是。烏虜可感也哉。

侯方域魏禧傳

侯方域字朝宗，商丘人。但執蒲官太常卿。父恂，崇禎間官戶部尚書。方域既世家子，幼從其父宦京師，習知中朝事，而於君子小人門戶始終之故尤熟悉。喜結納名士，與賈迪、吳應箕、宜趾、陳貞慧最善。阮大鍼者，故魏奄義肥，屏居金陵，謀復用，諸名士共為檄，大鍼罪，應箕自慧主之。大鍼愧且恚，然無可如何。詞知方域與二人者相善也，私念得交侯生，因侯生以交於二人，事當已，乃屬其客陽文懼方域方域覺之，謝客不與通。而大鍼家有伶一部，以聲伎擅名，能歌所演劇，號燕子箋者，而會諸名士以試事。集金陵朝宗置酒高會，趣徵阮伶。大鍼心竊喜，立遣伶往，而令他奴詞之。方域曲四座稱善，奴走告。大鍼心益喜，已而抗聲論天下事，其語叫呶，語稍及大鍼，遂戟手罵，詈不絕口。大鍼聞之，乃大怒，而恨三人者尤次骨。後數年，南都擁立，大鍼驟枋用，興大獄，將盡殺黨人，捕自慧入獄，應箕亡命。方域夜出走，渡揚子，依鎮帥高傑，得免。方域僕寫任俠，使氣，好大言，過人不肖，平面視，然一語合，輒吐出肝肺，譽之不容口，振友之阮，能不恡千金。然亦喜睚眦報復，居鄉時，扞文網，崇禎末，劇寇李自成圍汴，急詔侯洵出督師援汴。方域進曰：大人受命討賊，廟堂議論牽制，奏請不應，微調難集，願破文法，以賜劔首，誅一甲科令守，而晉帥許定國師，嚙當斬以徇軍事。

辦成立疾驅渡河就左良玉於襄陽約陝督孫公傳庭犄角於秦賊乃可圖也恂叱曰是跋扈也小子多言趣遣歸方域既負才名以明經累舉於鄉輒報罷尋邑邑致疾卒年三十有七是歲順治十一年也明季古文辭自嘉隆諸子貌為秦漢稍不厭眾望後乃爭矯之而矯之者變逾下明文極敝以訖於亡朝宗始倡韓歐之學於舉世不為之曰遂以古文雄視一世末年游吳下將刻集其中文未脫稿者一夕補綴立就人益奇之既歿而文章乃大著初陳貞慧就逮入詔獄鍛鍊久之會大鉞賊脫歸後十餘年卒於家王師下金陵吳應箕謀起兵被執不屈死方域著有壯悔堂文十卷詩六卷又遺稿一卷板行魏禧稍後出其文章與方域並名於時

魏禧字叔子一字冰叔翰之甯都人其生以天啟甲子後方域六歲然不相識方域既蚤沒而禧名繼起興之埒故世或稱侯魏云禧年十一補邑弟子貢試輒冠其曹後十年會甲申之變愍帝死社稷禱聞號慟從博士後日哭臨縣廷居則憤惋叱咤如不欲生謀從會給事應遴倡義復讐不果已乃謝棄諸生服隱居教授禧自才畧善學畫理勢修幹微髭目光奕奕射人每事前決成敗懸策而後驗者十常七八方流賊之熾也承平久人不知亂且謂寇遠猝難及禧獨憂甚移家翠微峯居焉翠微峯距甯都四十里四面削起百餘丈中徑坵自山根至頂若谷劈然緣坵鑿磴道梯



而登。出其上。穴如甕口。因直闢為守望。士友稍稍依之。而彭士望林確齋亦至。士望南昌人。字躬菴。遭亂喜結客。立義聲公卿間。與禧立談定交。遂偕林挈妻子來家。翠微林故南昌宗室子。變姓名為林確齋。世所稱易堂諸子也。其後數年。甯都中寇被屠掠。而翠微獨完。禧既謝諸生。益肆力為古文辭。授徒窮山。弟子著籍者常數十人。喜讀史。尤好左氏傳及蘇洵。其為文主識議。凌厲雄健。不屑屑撫擬。如世之貌似大家者。遇忠孝節烈事。則益感慨激昂。墨晝淋漓。故其所為新樂侯劉文炳傳及姜珠江天一諸傳。尤工。年四十。乃出游。涉江逾淮。游吳越。愍益交天下非常之人。聞有隱逸士。不憚千里造訪。於吳門交徐枋金俊明。西陵交汪灑。乍浦交李天植。常熟交顧祖禹。毘陵交惲日初。楊瑞。方外交樂地。橋木。皆遺民也。康熙十七年。詔中外舉博學宏詞。禧亦在舉中。被徵以疾辭。郡太守縣令更督趣。就道不得已。并疾至南昌。就醫。樂撫軍其疑其詐。以板扉舁之。至門。禧絮被家頭臥。稱病篤。乃放歸。後二年赴維揚。故人約舟至儀真。慕心氣病。一夕卒。年五十七。著有文集二十二卷。詩集八卷。左傳經世若干卷。尺牘字善伯。弟禮字和公。並有集行世。

論曰。侯方域魏禧。操行不同。予論次兩家文。乃合傳之。方域才氣踴弛。似陳亮。其遭大獄瀕死亦似之。然亮猶登第一夕而卒。而方域竟歿諸生。悲夫。明宣德中。周文襄

忱薦龔翊為太倉學官。翊辭不就。語人曰：吾仕無害於義。恐負金川門一慟耳。而禧之論以謂翊一門卒。非有知己之恩。國事之責也。既已歷三朝。身逢賢聖之主。而瞻然不肖少污。其志賢已。嗚呼。禧儻自謂與。

書龔先生事

先生名穆。字孟遠。余邑人。世居新塢鄉之龍巷。隱居躬耕授徒。王文肅公與白康敏公昂皆其弟子。明成化初。文肅以學士歸。侯先生。先生方與比鄰。通功桔槔灌田。文肅拱立桔槔下。先生曰：子先入吾室。吾償其功。畢乃歸耳。文肅抵其家。久之。先生歸。文肅拜。先生答以長楫。贈金帛。不受。受其有核。即與文肅通夕對談。晨起。文肅辭。先生曰：曩子有也。吾亦有一肉。出而食之。別去。後推為鄉飲。翁不赴。先生他行事。不概見。予慕其人。殆法高卿漢陰老父儔也。是豈有貧賤富貴在其意中哉。萬曆間。唐太常鶴徵慕邑志。傳先生於隱逸。可謂無愧。予同里某君者。粗有文筆。尤工擘窠書。國初。客楚大將軍幕府。再致千金。僑居武昌。因家焉。晚益饒於貲。買兩少妾。有買庫在安陸。聞某君好奇而喜游。所至住住作斗大字。勒崖石。題名。其後嘗撫岫嶼。尚碑立石。大別巔。又營生壙於大別。自為誌銘。系以詩。其人風流儻曠。亦自可傳。近見邑志。願列之龔先生後。廁名隱逸。非其倫矣。善乎范曄之論逸民曰：蟬蛻鷲埃之中。自

致震區之外。異夫飾智巧以逐浮利者乎。斯言得之。近世巖穴之士。乃以大將軍幕客充隱。可慨夫。

族兄靜山提學宸辭并序

庚午中冬。余自豫章東歸。兄握手語絮絮。不忍別。曰。明年使事竣。還里。當訪子青門草堂。余曰。諾。今年六月。聞兄歸平湖。遣奴子持一札訂草堂期。報曰。中秋後過毘陵也。八月行盡。余方訝其不至。復附書往。會有傳兄溘遊道山者。余愕未取信。十月朔。再遣奴子走平湖。不數日。持行狀歸。呼兄真死矣。越明日為十月八日。弔服為位。而哭兄於室。禮也。余時病喘。兩月餘。氣冲憤。僅續如絃。按狀。兄歿以閏七月十九日。蓋余附書既未達。而訃又不時至。距兄死。蓋七十有九日。而今始得哭兄。嗚呼。悲夫。兄起家順治年。丑進士。官內閣中書。歷戶刑二部。郎中。以按察司僉事提學江西。滿考歸里。以疾卒。初官中書時。會滇變起。朝議用兵隴蜀。中書當選一人隨征。同列皆有難色。兄毅然請行。從安西將軍入蜀。董格貝子以兄知兵。令參其軍事。為畫利害。懸決勝敗。輒中。嘗一不用兄策。軍困於蟠龍山。絕糧月餘。將士飢疲。無人色。兄意氣自如。有餉羊肉者。笑曰。此人肉也。死生有命。吾不忍啖此。卻之。會援至。得出。靖逆侯張勇鎮鞏昌。召飲帳中。詢平蜀方略。兄左手引卮。右手以箸畫地。談戰守機宜。及

蜀中水陸險要阨塞媿媿竦聽侯喜曰經生中有此真邊才也將薦補隴石道劫或  
尼之不果嗚呼 國家滇黔用兵以來智者効謀勇者効力自卒伍之賤以至市井  
屠販椎埋剝斂亡命之徒任奮身弄刀稍或樹鬪頗微倖取功名富貴過其望者  
不可勝數兄以一書生據馬韉跋履三千餘里崎嶇盤紮鳥道瘴癘虎豹虺蛇鋒鏑  
矢鏃死生呼吸之間歷三年之久大帥知其才矣然不獲以功名顯乃僅循資平進  
浮沉卽署十餘年迨驛駟嚮用而兄死矣嗚呼豈非命哉憶己未余客京師始識兄  
相見詢諸系世次同相康節公又同滋姚江為兄弟行則大喜兄時官曹卽獨李子  
侍京卽呼之出拜余亦入拜卽嫂於房自是別未幾輒相見乙丑南歸別最久戊辰  
余自嶺表還會兄履江右任遂留署中前後閱兩期故余知兄尤深也兄伉爽和易  
不治畦畛與人語衝臆而吐然遇意所不可輒面指斥人或雜以詆調為諧語刺譏  
雖權要人不避也人以此諒兄然亦往往以此嫉兄故宦終不顯在江右名能知人  
得士諸生祖豆兄於李空同夢陽家文莊賢侯廣成峒曾蔡忠襄懋德間四公皆前  
明視江右學者也論者不以為過讀書務博涉強記詩文濡筆伸紙數百言立就然  
不欲爭文士名持論少許可詩惟新城王士禎又推甯都魏樞同郡則推朱檢討彝  
尊而尤喜余文每得一篇輒咨賞彌日或嘗余文太濇笑曰濇處正不易及君非知

文者。嗚呼。凡之知我。乃勝我自。知。凡今已死矣。嗚呼。悲夫。凡諱延齡。字靜山。別號耐軒。卒年五十有七。又聞季子翼。以哀毀致疾。後兩月亦卒。翼字汝為。力學攻文章。翼侍兄京邸者也。嗚呼。天道慘酷。胡至斯極耶。將買舟力疾往。會兄喪。思所以罵余哀者。乃為楚音以當哭。其辭曰。

隴阪崎嶇。水鳴咽。此蜀山巖峯。新巖。盡不見。日。此。獺。伏。吟。嘯。虎。豹。慄。此。封。豕。長。蛇。薦。吞。食。此。君。胡。來。思。激。忠。肝。此。書。生。投。筆。逐。戎。旃。此。人。肉。為。醢。骨。為。薪。此。入。虎。穴。幸。而。得。全。此。嗟。哉。數。奇。獨。苦。辛。此。偃。仰。即。署。逾。十。年。此。九。江。五。老。迎。使。車。此。清。秋。日。晶。縣。玉。壺。此。歸。來。今。即。君。之。新。居。此。華。軒。突。宇。網。戶。朱。此。砥。室。鬆。几。陳。詩。書。此。胡。為。乎。舍。此。而。逝。曾。不。留。叶。此。去。歲。別。君。在。南。浦。此。朔。風。飛。霰。雜。以。雨。此。余。祛。君。榜。離。思。苦。此。今。歲。扁。舟。登。君。堂。此。像。設。塵。筵。素。幃。張。此。呼。君。不。應。涕。泗。滂。此。總。悼。解。纜。兮。踏。青。葵。嗚。呼。哀。哉。兮。何。以。為。情。

國朝文匯甲集目錄

卷十四

錢陸燾

字湘靈，號圖沙，江蘇常熟人。順治丁酉舉人，有楓蓮齋集。

天游子集序

曲水村莊記

太湖汎月圖記

宗之府君家傳

言貞女傳

明故秀才吳去見墓誌銘

陳廷敬

字子端，號說巖，山西澤州人。順治戊戌進士，官至大學士。有文貞有子亭集。

李善感諫封禪論

贈靜明子序

張子潛詩序

老媪掌游記

郭先生逸事記

一

一

三

三

五

七

九

九

九

十

十

十一

祀女奴景事

十二

旭白韓君傳

十二

廖氏傳

十三

翰林編修汪純翁墓誌銘

十四

監察御史陸君墓誌銘

十六

故永從令張君行谷墓誌銘

二十

熊賜履

字敬修一字秉九湖北孝感人順治戊戌進士官至大學士文端有馮齋集

荆南墨農全集序

二十二

默默軒記

二十二

張伯明先生殉難紀畧

二十三

毛際可

字會侯號鵬新浙江遂安人順治戊戌進士官河南彰德府推官有安序堂文集

趙奢論

二十五

泊庵說

二十五

雲間燕集序

二十六

歲寒堂文集序

二十六

孫字台文集序

二十七

峽源瀑布記

二十七

蔡忠烈公廟碑

二十八

汪總制公逸事狀

二十九

張貞生

字幹臣號貫山江西廬陵人順治戊戌進士官翰林院侍講學士有厲書

桂巖集序

三十一

國學生退庵方公墓誌銘

三十一

曾王孫

字道扶浙江秀水人順治戊戌進士官四川按察使司僉事有清風堂集

送王都御史撫楚序

三十三

讀惠民錄書後

三十三

海豐縣知縣杜公墓誌銘

三十四



國朝文匯甲集卷十四

天游子集序

錢陸燾

天游子者。祝氏諱萬齡。字萬仙。君之別號也。其世籍浙金華之蘭谿縣。其家於虞也。授經徒于三十六年。以儒為醫四十餘年。年五十六卒於康熙九年。今二十六年矣。庚戌已前。余交游揚州金陵間。與君不相聞問。老而歸里。則君已前死於余為尚論之友。而無由讀其詩書。而知其世也。一子孝恭。醫世其業。捧持其父所著作曰萍鄉雜俎。廸說諸書。請是正於余。因得為雜艾其中。冗視定為二百餘則。而以其所作詩甚少。而工附焉。凡五卷。俾孝恭繕寫。天游子集序之。案君之書。想見君之為人。蓋古篤行君子學道人也。言規行矩。著為勸戒。周情孔思。別在篇帙。其於書無不讀。引經據史。疏文闡意。往往斷之以天游子一段。以示竊取之意。玩其辭旨。將欲以醇醖之化。反當今而為往古。嗚呼。何其端憂而憫俗也。然余尤窺其學道有得。其論次聖賢。皆涵養其無私之體為樂。故君亦自言俯仰山水。花枝月影。雲牕竹戶間。靜坐則凝塵蔽榻。妙氣來宅。出行則南垞北泚。酒帘茗旗。皆有悠優自得於胸中者。幾不復與外物相關矣。此其所以天游子自號也。孝恭曰。先君於書無不讀。尤粹於莊子。金剛經。皆有註解。本藏於家是已。夫天游何取乎。即取之莊子逍遙游首篇。其遊之發端。

也。今夫世人之游野馬也。塵埃也。蠅與鸞鳩也。則君固以六月息而圖南。其說在乎大宗師篇之論游。曰。聖人游於物之不得遊而皆存意。而子以為游於菴而許由曰。不然。庸詎知夫造物者之不息我黥而補我劓。此之謂游。是游是者。不關人之天。而關天之天。尻輪神馬。鼠肝蟲臂一也。反是則胥易技係而已矣。鬻菴滄囊而已矣。然則君豈更駕哉。少而儒。長而醫。足不出鄉閭。名不挂籍。棄世則無累。無累則正平。因其據其所自得於天游者。託諸筆墨。以自見。金剛經曰。應無所住而生其心。夫無所住之心。即與天游之心也。君不更駕。君豈更註金剛莊子哉。即金剛莊子註君此書。則君至今在也。余又告孝恭曰。蘭溪之祝多異人。康熙丁巳年。余遇君家子堅。仙翁於常州。論文鍊藥者累月。亦云有族人在虞山。余無以應。余送子堅歸蘭溪。詩曰。多年不讀華佗傳。此地忽逢倉海君。子堅約過虞山相訪。并訪族。故又曰。上靈洞口白雲出。烏目山前紅鶴逸。今子堅又十七年別久不至。而如先公之好學善著書者。又不得見余。則以先公為吾尚論之友。徒恃其書在耳。復何以益吾子。吾子之先有祝賢者。學養生曰。若牧羊然。視其後者而鞭之。吾子勿以已養。而以傳先人之書。以傳先人為養母。謂先人久矣。驅羊入金華山去也。勉之哉。是為序。

## 曲水村莊記

曲水村莊去奚浦故墅里許而瀕於江。吾弟國子生東表所居也。大江自京口而下至暨陽城。至福山鎮環其東南。暨陽已下隸敝邑。兩江口一鹿園。一奚浦也。自我始祖十一公之六世兄鏞居鹿園。弟珍居奚浦。皆以江口入湖為其墅。先奚浦墅最盛。故老相傳南市口北店巷。人居櫛篁。漁鹽輻輳。鹿園不如也。不知何年奚浦市廢。今所見甃梁階城基跡累累。吾家烏程應天科名綽楔尚存。而曲水村之去墅里許。則自柳溪竹深二公兄弟別營其第宅故也。竹深之後徙於城。而柳溪至今擅奚浦以為家。柳溪七世則我宗之府君。益大其業焉。以曲水名其村者。義何居。余嘗案其江口鹿園之水。其入之勢也。直不一里而為鎮。而奚浦不然。其港口既窄且深。又斜而複。迎水之入。則已數為其曲折。編蒲抽柳。以記其漲縮之痕。故村落散於其曲水之上。而吾家之業特著。府君台分袂離用樹丕基。異居諸子。而東表得曲水。愈益繕完塗墍。坐其為莊也。若深有意乎曲水之意。而自以其意思規度而成就之。卷之啟也。際其濬也。戶之闢也。迺其狀也。街之除也。巡其行也。牆垣之曲而周。依其灣也。前後堂屋之次第高下。隨其演迤而升降也。村安乎水。而莊安乎村。而凡居民散在曲水之上者。皆以我東表為司命。乃吾窺東表之意。常若有缺然不自足者。我自通十府君。珍為奚浦之別子。柳溪克篤前烈。以有此甯宇。吾嘗奉我先君。敬承其基緒。柳溪

扁其堂曰振德曰甯善楊長史舊記之曰。門百口。反無閒言。東西七十里。無爭訟。馬左右百餘家。無凍餒焉。夫柳溪之德與善如是。斯有以大啟我先君。以蔭及於余。其何敢忘諸。於是東表大為之堂。落其成而額之曰柳蔭。遶矩其堂之右。高殺修之。二層以為閣。東表讀書其中。以聽濤名之。閣瀕於江。白晝而望濤之形。則固邛然。足以駭矣。而獨又取乎聽。吾又窺東表之意。固必有迫然其自得者。當其靜夜擁鐙。歸神曰母。而忽而有感乎吾之耳。而忽而有合乎吾之心。深溉胸中。灑練五臟。記濤之氣。又聞於師者似神而非。夫固有所合之閣之下。架石栽花。各以其時。蜚空英芳。媚客而勸齋。此皆先府君位置乎濤也。堂之左闢為書室。將以庇吾子若孫。延師讀書。以代古者左右閤塾之制。其後則為寢堂。溫室。良奧之地。不為綺疏。簾額。一切錘采。韞威。悉準朝典。如先世約法。綜敘莊之前後。其地多茂林。修竹。清流映帶。凡曲水之曲。砂渾至是而清。石濤至是而淨。或巖而空。或巖而汲。或窺而接。或激而溝之。而苗以溉。或灑其餘。而蔬以灌。瓜以竇。或盆而沼之。而荷以擎。要莫不於曲水乎。取之。壯之。主人顧而笑曰。此皆先府君約游憩息地也。夫人世廢興何常。靜則為三月三日。流觴之致。動則為八月望日。諸候之觀。吾猶是水矣。因屬其八十翁老兄為之記。則吾又窺東表之意。據景物。諧地勢。固已詳於美川八景石田之圖。與宮保之詩篇。惟

汲汲柳溪已來之流風餘韻及府君平生蹤跡魂魄猶樂思此嘗書以俟我後之人不逮其世云爾陵燦遂以其意書為記

太湖汎月圖記

太湖汎月圖客為吳子柳亭圖也吳氏父子家世讀書好古為洞庭山人其父亦昭君隱居不仕而柳亭年方壯待詔國子先亦昭顏其所游憩之舫曰月山行柳亭思其親而有是圖也若曰山之行也必不離於湖將以月夜汎於湖旁其父所游憩之處云爾今見於圖者一小艇繫柳黃葉紅之序蘆荻梢梢不見尾見舟子中為若席兩重燭檠研几掩映篷牕一童子吹鑪火坐船頭把盃東面者不問知其人為柳亭也古貌道裝露頂散襟帶東面則紙上空地渺瀰涵洞沈浸諸山莫非湖也湖之上下邊傍莫非湖也則亦莫非月也柳亭東望望此記如是止矣余曩嘗從葉子聞周其人知其鄉隱君子亦昭而恨不一至洞庭訪亦昭而登月山行之畫舫今柳亭茲舫之製其即亦昭公之製之舫歟然似無可著月山行三字之額其無過削其底之闊者十之七縮其板之修者十之五六而殺其人之恰受與行廚之具者十之三四歟故其詞不以行而以汎行也者生地渡水之勢也飛鳥空直之路也汎則屈子汎汎若水中之鳧杜甫信宿漁人還汎汎之汎也行則東南出三江口而西北則

賢界夫椒二水之間無所不之焉。汎則不離於湖而不生於湖如候潮馬如侍客馬蓋皇皇乎具有所思也。意者柳亭之思其親而如望其歸者歟。太湖廣五百里摩峯出於波濤之上。凡山之再湧屏列於湖之濱者無不挾湖以為勝。故亦昭言山不兼湖柳亭言湖不兼山而湖山之行止必不能無待於月。蓋山與湖千古嘗在而月則不能無晦朔弦望之不齊。薄食暈珥乖雲變氣之怪異。山水常在而月有時而無也。昔者行今者止。昔者步步事後之思。此夕茫茫月下之悲也。余之記是園也。事在圖外而意在圖中者也。杜子美登兗州城樓之作。思其父閔官司馬於此而公來趨庭日落句曰。孤嶂秦碑在。荒城魯殿餘。託懷古以思其父也。柳亭睹水上之茫茫月照今而不復照古。把盃而問其為孤嶂荒城之悲又何如。雖然無柳亭之思其親則已耳。如柳亭之思其親月又何夕而無也哉。此可以告天下之凡為人子者。其不徒為一夕之清游勝賞而已故記。

宗之府君家傳

府君宗之公。諱上述。錢氏常熟邑西北區之美浦里人。美浦與祿園相去二里而遙。在西北最荒僻對甕江口。錢氏子孫乃興。他姓不在此。族馬錢之祖武肅王十二世。千一公轉通州而渡江。為海虞之祖。四世都官公生二子。長曰通九公。鑄居祿園里。

為祿園之祖。次曰通十公珍。居美浦里。為美浦之祖。公通十公後也。此祿園美浦之分也。自通十公之子祥五公子。曰柳溪。為竹深公洪。兄弟知名。為景泰十才子之二。詳宮保列朝詩集小序中。竹深則宮保之六世祖。而柳溪則公之七世祖也。此又美浦支竹深柳溪之分也。竹深之後。大行公憲副。公宮保。公世最貴。而柳溪之後。則烏程令學。學第庠。尤以儒素壹行遺其子孫。常居故墟。事先疇人。謂竹深柳溪之食報功名。各有厚薄。其於人事。則稱先世之意也。均。故號曰美浦錢。自通十之作美浦。凡七世。至公之父景山。公景山之世。兩逢大災。胸復陶穴。風餐露息。鮮有甯宇。而公道生。蓋公之繼母許出也。公任戴冠。見其家以射策申科起。攻苦文字。罔晝夜。學業會有景山公之喪。門戶倚仗。賦役磨札。幾不得近筆硯。公歎曰。天運則然夫。吾才固有所用之矣。按公以早歲廢儒。廢儒業也。而不廢儒行。其才亦有他儒所不逮者。故燦細致。公行狀。以符於曩所見聞。而書其大者。教孝教友。敦睦。婦任。卹。載。在。周。禮。司。徒。鄭。注。曰。善。於。父。母。為。孝。善。於。兄。弟。為。友。親。於。九。族。為。睦。親。於。外。親。為。姻。信。於。友。為。任。振。憂。貧。為。恤。此。六。者。公。則。備。之。矣。書。公。之。孝。即。公。自。述。景。山。公。以。至。許。孺。人。之。世。送。任。事。居。治。喪。治。祭。四。方。觀。禮。抑。又。善。體。父。母。之。心。以。為。心。蓋。公。前。母。楊。孺。人。出。伯。氏。萃。美。公。也。而。同。母。出。為。子。起。公。先。是。景。山。公。新。柳。溪。公。之。舊。第。為。一。宅。公。首。以。讓。

伯氏景山公則已遺別構一宅公與子超公並居也公即又讓子超許孺人晚而事佛公無不先意以承飯僧鄰尉孺人慨然於山徑之崎嶇計甃石必三百金而可公曰惟母命其諸施舍皆如之書公之友則不惟以宅讓其兄與弟而已卒其子超二公前後以訟蔓其費公得之如頭目然豐官私之通所償皆如之兄弟且耽且濡者六十年無一言及已而撫厥諸孤皆如之書公之賸煤有從叔宜甫公久下第而家日落且通官也公以甘金出諸囚煤有從叔靖甫端甫相繼殞併不瓦葬父母也公卜地助之一日體其六棺其諸疏族景伯初陽生則衣食死則殯殮皆如之書公之嫻如辛卯之春葵黃孺人之父若母粟者十人費無所訾首其諸賸急內外家之族皆如之書公之任重然許謹交際柳城之友或訪公於其家或以文墨游於諸子者至必流連款洽茗酒慰藉別必贖貽稠疊緩急稱情冬窮歲除乞貸者趾相錯不以無為解不以數為嫌至有故人病不能出者必緘金為衣褐貲以余所見殷某龐某覆某皆如之書公之恤美浦故南沙縣地臨塘負江驚濤怒秋則有潞順治八年是也坎脈廢空則有旱順治十八年是也流人望食以公家為歸傾圮設粥以為常其諸死者枕藉榜櫓無算其輕財好施事皆如之或曰子之件繫公行事然也然惟公之才有以致之昔先王之制禮也本出於人情之所同然人人而孝友睦婣任恤



故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也。夫惟範其才于禮且禮之盛衰世之升降也。當公之世猶有急公之旌焉。猶有賓筵之請焉。歿公之身無訟牘連染。無蜚語媒螭。花時月夕擊牲開筵。有承平王孫故態。或曰公儒也。近于俠然。鄒魯開柳柳實行君子正如是。公為人體裁持重。眉宇軒豁。其與人樸易而鯁諤。其教子如其人。子皆養和柔教。有聞於太學。子亮邑諸生。前卒別見孝孫傳。

陸燦論曰。公壽六十時。余有序引陸游為會稽五雲陳氏老傳。而自歎先世本魯墟農家。祥符間去而仕。二百年竟無人得歸故業。竹深之後。科第蟬聯鼎食。徒而城居。而柳溪之後。有公獨世其業於美浦里。故美浦之錢。得比五雲。而為務觀所歎羨。無疑。雖然。如公者。平生急病讓與。助縣官活生人。其於國家本末之間。何如也。今太平盛際。方以周禮之治治天下。其所謂尸祝社稷者。必自公始。將表其閭。就其家。而訪遺書焉。乃若蘊義生風。謂八廚以財救人。而俎豆公於度尚。張邈諸人間。則公猶不屑矣。

### 言貞女傳

貞女言氏。蘇州府常熟文學里人。飲賓愚之孫。茂才福之子。游夫子之七十世孫。七歲諾為同縣張鑽之妻。鑽蚤游學在遠。不知其所終。貞女諾張。又六十一年守。

節於父兄之家。卒。貞女未諾張。已喪其母鞠氏。而茂才義不再娶。茂才三子。一女子。嫁錢氏。踰年夫卒。寡節以老。一男子。郡學生。恂如。又一女子。則貞女也。因其叔母蘇氏以活。而朝夕起居。在飲賓茂才所代。郡學君。郡學君得恂於讀。厥祖父慶。女紅之隙。跪受教。孝經小學四子列女傳。瀾翻倒背。與郡學君參語。貫串其義。而尤長於禮。郡學君既歿。雞鳴盥櫛。奉其嫂以朝於祖父。厥祖父慶。當是時。貞女雖一遺母喪。然為女於祖父之手。其正也。貞也者。正也。比及笄。而鑽不歸。雜然謠曰。死矣。夫游無方。不可知矣。又踰時不歸。張之宗黨請嫁。貞女。茂才意未定。貞女欲衽拜堂下曰。大人前願未以。兒身諾張氏歟。兒聞之。禮十五許嫁。而笄。許嫁笄。而禮之。因著纓。斯注云。纓以明有所繫也。然則兒之踰於笄。而纓之期也久矣。吾祖之弔。自夏。曾子不嘗指以示人曰。夫夫也。為習於禮者乎。兒禮宗之女也。夫女子未聞以身許人之道。然未聞有違其父以身許人之道。則益未聞有順其父以身再許人之道。曾子曰。女未廟見而死。孔子謂歸葬於女氏之黨。示不成婦也。未成婦。則不繫於夫。而仍繫於父母兄弟之家。夫已嫁矣。以未逮三月。廟見之期而死。猶得繫於女氏之黨。則如兒之未嫁。而笄而纓者。不可知乎。而張氏隨啜。灼來。貞女嘗曰。張之死矣。夫游無方。不可知。吾甯忍急於鬼其夫乎。即鬼其夫。不得繫此身於張。獨不得繫此身於言氏之黨乎。

不亦亡於禮者之禮乎。截髮泣三日而茂才之意始許。而張氏之望始絕。其妙之寡居於錢者。聞之歎曰。善哉。吾妹之不忍絕纓於張也。而妻甯不忍磨斧而死於錢乎。於是姊妹相許為師友。貞女於是謂其家之人曰。女子之嫁人者。移其父母之孝。孝其舅姑。吾之不獲歸於張。且張之舅姑無復在者。自今以往之年。則當移其舅姑之孝。孝於父母。而痛吾母之又不在此也。凡內則所載所以適父母舅姑之所者云何。其在父母舅姑之所者云何。其父母舅姑席鄉社趾衣衾董席枕几杖屨敦弁卮匱之屬。一器一事。進退惟祇飭者云何。貞女一一致之於其祖父。皆代郡學於學。而祖父命人代之。貞女弗欲。而姑與之。而姑使之。而後復之。一一以其身為禮。貞女蓋曰。吾祖父之符吾而著纓也。明有所繫而不得繫也。則不得不退而自繫於女之寶。女之寶所當專盡於祖父者如是而已。貞女既代兄而奉其嫂。以朝於祖父。於是又謂其家之人曰。女子之不得嫁於人者。移其舅姑之孝。孝於其父母。而痛吾母之不在也。又傷吾姊之盡節於錢。不得歸也。自今以往之年。則當推其父母之孝。孝於吾之元兄與巨嫂。事郡學君如父。事嫂金氏如母。郡學君方與諸名士絕禮編詩。掉鞅文學。家計不一嘗省。貞女奉其嫂朝於祖父。退而無攸。遂具如孟子之母所云婦人之禮者。皆代其嫂。機杆軋軋。刀尺琅然。不倦益勤。里之婦黨而為夜作。居無何。有兄之

喪保然諸子女掃地亦骨立泣而慰其嫂無憂諸子女婚嫁倚辦於姑之十指出其  
所與即學君貴事經義課諸子讀諸子熏而為善人為良士今之請傳其姑者廉與  
游於吾門者時昌皆其道教也貞女蓋曰吾祖父之笄吾而者纓也吾兄知之明有  
所繫而不得繫也則不得不多所繫於女之實女之實所當兼盡於兄嫂子姪者如  
是而已案貞女之專盡於祖父與兼盡於兄嫂凡繫於祖父兄嫂之手而自盡其女  
之實六十八歲而卒其貞也如此凡貞女前後所際夫亡母喪已又喪其祖父兄送  
往事居悽愴板蕩變之變也變而不失其正貞也者正也非徒以女子之十年不字  
故貞之也云爾順治十八年張御史某按吳給粟帛獎其門擬上於朝不果康熙  
二十二年重修邑志前高侯士鶴謬推陸燦領其事書貞女未能詳也至是廉來請  
為其傳遂敘次其事以告於閭史俾天下後世知子游之學之澤不替於其家即女  
子有如此者而亦豈非吾邑乘之光如后妃之德冠二南者哉

贊曰凡貞女之為極難爾於易卦為坤初六履霜堅冰已兆所天傾而虞淵墜也自  
時厥後錯綜用六或直方大或含章或括囊黃裳故得出於龍戰元黃之血有相  
之道謹謹奉其衣褐弄瓦無非無儀之身全受全歸於乎媿矣昔聖人之於坤也卒  
又繫之辭曰用六利永貞蓋戒其變也變而不失其貞者謂能立乎六之外而用六

則雖其遭時處會不合元亨。而自坤之乾。利貞全矣。如貞女者。手輯綱常。則如武城之絃。踐更事變。則如褐襲之裘。豈徒聞禮而已。蓋進乎道者。夫子而在。共姜紀叔姬。豈足錄哉。

明故秀才吳去見墓誌銘

在昔崇禎年。余與吳去見定交。以氣誼聞東南。既而讀書曹莊之里。晨夕靡間。酒後戲言曰。百年之內。我兩人誰最後死者。墓中一片石。勿落他人手。嗚呼。去見前死死而葬。葬後廿餘年。余乃得稍知古文字法。追理墜言。謹援筆而補誌。君之墓。君諱杰。字去見。江陰名家子。世居曹莊。以甯隘先生為父。以繆宮詹文貞為外祖。甯隘少有雋才。補博士弟子。文貞未第時。見而器之。以第四女女焉。甯隘從文貞遊。好讀書。取友不好治生。夫人亦謹伺文貞意。相其夫子。不屑屑問田舍。以故家中落。連舉五丈夫子。乳媪之履。輒相藉也。夫人實以鍼指佐百需。又數年。而五丈夫子俱就外傳。去見其長君也。十二歲學為文。呈文貞。文貞顧甯隘而喜曰。是兒成我宅相者。且非獨興子業也。吾觀其文章。夙慧而有老筆。當以古文雁行歐蘇子隆就。孺子第記吾言。勿忘。比文貞遭會禍。考死詔獄。去見才束髮。侍其母。夫人日夜啼哭。已而歎曰。楊子幼讀其外祖司馬遷太史公記。因作為春秋。以材能稱。今寶園不有遺書在。寶園

者。又貞讀書處也。告其母夫人。請退自閉一室。雅誦苦吟。蓋寒夜弄鐙。布帷中晷。至納足於翁。以違。翁益其精勤如此。業已告成。兩試院童子科。江陰常熟俱高等。而常熟報先至。遂為常熟諸生。當是時。吾郡二張先生倡明古學。八股引用五經。說無旁。劉榜子常顧麟士兩先生篤信傳注。講背語氣頭訖。去見才高學博。參伍畢東虞山而出之。所著時藝。贈吳中。詩義尤專門。名家麟士定為近體第一。去見之為諸生。年十七耳。甯監家益落甚。去見傷其父之窮。且暮思欲以科目自奮。若不能轉漏侍者。以故癸酉一試不當。遂乃坎壈失職。幾以謂已矣。國亡。人莫我知也。余與讀窮富益堅。大才當晚成一語。稍為援据罕譬。冀其有以自厲。去見遂訂甲戌讀書之約。相與督課如嚴師。甯監聽全兩人讀甚歡。典衣酒家。以需夜酌。然去見傷其父之窮。口益甚。仰天歎。嗟生憾世。意墨墨不自得。顧時扁舟載書史往來吳越間。與其名家豪傑交遊。而余亦應趙月潭大史之聘。乙亥從梁溪往還。便道必先過其家。飲酒論文。信宿極歡。然後去。丙子余舉經明。入都廷對。五月還金陵。就試京兆場前。亟問訊去見。從友人所致尺牘中。得詩二首。有垂老身名猶繫戀。未成毛羽尚盤桓。家貧況值親垂老。舌敝應知氣亦寒。等句。余固已悲其流落不耦。而駭其不用吾言自寬。侘傺壹鬱。壽命不得長也。余歸而去。見果病。體中小極。顧猶執手牀前。慰勞無恙。外

以麟士不得終場為恨已而泣曰世卒莫我知吾終無所指顛重屬望予而別數日計至年二十有三嗚呼去見以圖史為精神以朋友為性命以性理經濟之學為根本所著詩騷序記雜文數卷俱條理可觀若天假歲月吾見其進未見而止而惜乎中道天竟不驗文貞之言嗚呼可哀也有金元亮亮臣者與余同日補常州府諸生介以友去見當是時舉文字大雲杜於香山此三人為莫逆交亮臣居徐市去余家河陽五里而近曹莊則七里而遙一日急足走閭訊已儲昔酒待徐市河陽常常來宿留而去居無何去見死不數年亮臣又死余以吾妻徐氏女去見之子亮臣無子抱伯氏女則以余第七弟耀為之壻皆兩君身後事追而泝之墓草久宿其骨已朽惟吾筆尚在庶幾恃以不死兩君而余文傳不傳又未可知追銘去見亮臣得附著亦王荆公表征處士之例而余尤不勝其哀焉去見生於萬曆四十二年甲寅七月卒於崇禎九年丙子九月其冬權厝於盛塘祖塋之次娶夫人秦氏守節二十年亦卒一子燁即余所妻以徐氏女者撫於祖幼孤寡獨力田以養其親真孝有父風孫某其燁出銘曰

盛塘之庵香山里君讀書時花始蕊其東數武巒佳城瘞君於此秋葉零焉君詩文送律庫轉輪藏中人天護銘辭但書歲甲子鶴者令威龍者耳

李善感諫封禪論

陳廷敬

唐高宗既封泰山。欲偏封五嶽。作奉天宮於嵩山南。監察御史襄行李善感諫。史稱自褚遂良韓瑗之死。以言為諱。無敢逆意直諫。幾二十年。及善感始諫。天下皆喜。謂之鳴鳳朝陽。嘗讀歐陽文忠公書。有云事柔闇之君。言人主則易。言大臣則難。蓋謂勢之所在。雖人主有時而獨輕。而進言者必貴攻其所難。而後可以反其極重之勢。此諫者之則也。高宗之世。勢不在人主大臣。而在中宮。方是時。言人主大臣則易。言後宮則難。言其難。幸而見從。則宗社之福。不幸不見用。如褚韓輩。然後可以與於輕重之數。而不媿乎忠諫之名。言其易。雖舉天下之事。櫛比而毛剔之。猶無益也。何也。非其勢之所急也。而況其一枝一節之硜硜者哉。善感之言。既美矣。而愚猶以為未盡也。當高宗感溺武后。武后竊弄國柄。前有言者。上官儀。後有言者。郝處俊。若儀處俊者。可謂言其所難者矣。此兩人所言。皆在褚韓死後。而史謂二十年無敢有逆意直諫者。何與。記曰。君子表微。况儀處俊所建白。尤皎皎在人。覩記者乎。而善感顧獨蒙美名。世之畢智竭忠。盡力於所事。而名不彰顯於世者。豈真有幸不幸耶。

贈靜明子序

余行天下。見磊落權奇之士。其人皆超然高舉。不能與世近。顧余獨慕好其人。其人



亦儻然翩然而余近也。比居里中。與時俗相偃仰。有客過予而笑問之。向者夫子接塵而游。不肯耽偷懦習。輒見蠅營蟻矚者。思掉頭脫去。故所求與游。大半皆權奇高舉之士。今則為織人頑夫之行。雉媒之賢。以求龍友。宜厯落俊邁非常之人。去夫子而不顧也。余嗒然無以應。久之訪舊游於里中。靜明子居環堵之室。鍵戶觀物。蓋與世絕不通者。壯而且老矣。今年已八十。道日以高。守日以固。益落落不與世通。余欲越阡度陌。契闊相存。追憶向者班荆畫灰之語。為難豚田社之游。而邈然不可遂得。回念客之言是也。甚矣哉。余之偵也。夫居無何。靜明之子從余游。致其父之言曰。老人非好為固也。辱夫子之知。今老矣。不可以俯仰於時。以辱夫子。夫子有意於老人。其贈之以言乎。雖然。余何以贈之。嘗記靜明子少時英姿。曩儻經奇男子也。影塵鈎瑣。身事感迎。斂其輪困。陸離之才。潛掾載籍。儒墨道德。陰陽名法。六家之書。抉摘鈎稽。傳於心而適於用也。若數甲乙而傾度。篋也。而尤精於律歷之學。立術數。揆儀度。觀璇機之運。審三光之行。推前校往。協律正紀。授民時而成歲。功與新法。卷合而考晰。麻元綜校。分度其說。尤為精密。蓋其籠挫七曜。探索三垣。重黎羲和者流。而甘石二家所取衷也。豈猶夫兔園村夫子。咿唔一卷書。以自號為儒哉。靜明子自閉關以來。掃除所習故學。而獨好黃老之書。箋注道德經。其大指如太史公所云六家

之弊曰神太用則竭形太勞則敝故剝務先定其神而獨以道家為宗。莊叔夜曰非淵靜者不能閑止。老子曰知止不殆。經言能慮能得而本之定靜。靜明子具有道丈人也與哉。夫道則吾不知。余知靜明子深於律麻者也。麻家測圭景。祭經宿。睇視弦望。晦朔光魄虧盈。以定其符驗。皆可得而見者。孟子以為千歲之日。至可坐而知也。夫何以斗二十一度去極至遠矣。日在焉而冬至。而羣物於是乎生焉。此其可見而不可見者。存夫黃鐘萬事之根。而律首焉。冬至萬物之初。而麻始焉。此其不可見而天下之可見者。莫大乎是。推之至於先月建子。時平夜半。天地貞觀。日月貞明。天下之動首夫一者。靜明子於天地人之道。必有以窺其微矣。他日余將毀關撤垣。造膝而問焉。毋徒使客謂余不能得天下奇士。漠然相視而笑也。

張子潛詩序

余年弱冠在翰林。是時故司寇東谷白公在位。以耆儒長德。賓接後進。研鑽文學。余振衣捧手侍公。相見促數公。毋稱吾邦邑之賢。以相淬礪。余蓋始知陽城有詩人張子潛其人云。公嘗語余。子潛初困。既驚豆腐于市中。無書藉筆札。從鄰人借得書。流觀掩卷。不更尋誦。若夙生所記。手畫心溫。精神奔會。當其得意。茅店孤燈。蟻輪馬磨。躑躅行吟。甑牖堵牆。歌聲出金石。市兒俗子。莫不烘笑。已而又言。老人愛其門前芝。

草鹿麋田之句。故別字之曰麋田。後五年。余休沐而歸。求觀其詩。如登海估之船。如入五都之市。珠璣犀貝。無有不具。姑以其所為業。推類而喻之。如玉禾之露。而潛旨圓潔也。如蘭有珍饈。齊和華錯。而氣馨色腴。崑山之脯。元圃之植。讓其濡潤豐美也。迨求其人。而返乎遼宇。不可即也。後二十年餘。余倦游而歸。子潛擔簦負笈。見余于樊川之上。而詩愈益工。蓋不以余之離流世故。思雜風塵。而猶謂其可比于知言之數也。乃子潛歸。而經涉旬月。袖其新詩盈卷。自名曰喜見吟者。過以眎余。余受簡疾。讀分陰移魯。膝席絮語。歎其法備味永。芳外惠中。有加曩昔。至所云喜見者。非他人則余也夫。余也何足以當之。住者曹即鄭君。見黃公黎洲而悅之。名其集曰寒村見黃景。自序陳後山年三十有一。見黃豫州。盡棄其學。而學焉。寒村子見黎洲。亦年三十有一。遂以見黃自名其集。黃公遺老宿儒。僧道子浙東寒村子。以名其文也。非直以其文之謂也。余白首廢學。而子潛亦華顛窮老。方負其雋辭。蘆句以見余。為喜誠出而交游天下之士。如黃公其人者。見其所未見。其所為喜。當益有進焉。雖然。余嘉其志。不以為媿。而樂道之。為喜見吟序。

老婁掌游記

上黨南三百里有山曰方山。又南十五里曰洞陽山。又南十五里曰樊山。上黨地形

高天下。此三山高地上。皆直下萬仞。由樊山則枝分條披狀形奇詭。嶺峻而為峰。窈窕而為壑。崎嶇而為嶺。峻增而為巖。巖峙而為巖。常巖而為巖。嶺增而為巖。嶺增而為巖。而為巖。其又南則砥柱析城巖壁重複。峭竦如樓。塔嶺如壙。如環。如環。如環。絡數百里。其中長川夾岸。若斷若連。如海波故。而島嶼出。如江湖平。而洲渚生。村居靜深。關局與閩。蓋陝樊山之巔。皆見焉。余家樊漢東漢。在山之南。開門見山。則以圭景。南北相峙。不夫杪忽。則仰觀夫樊山之為狀也。如仙卿冠帶而立其上。又如鯨張鱗。如鳳舒翼。委蛇而下。而其東則如巨壘。蒼巖。隱然信其指爪。上捫太清。下揮空曲。有曰老婁掌者。向所謂峰焉。而惟峽壑焉。而窈窕嶺焉。而崎嶇嶺焉。而峻增巖焉。而巖巖巖巖。巖而峭嶺嶺焉。而嶺嶺巖焉。而巖廓數十里之內。聯嶺巨壘。俯可搏擲。如置諸掌。昔以掌名。肖其形矣。信異境矣哉。其下則古松流水。潏然非復人間。余時游而樂之。蓋嘗數宿而不能去也。夫去山數十里而近。而峰壑巖壑之美。已如此。况所云數百里者。吾雖未能盡游焉。而已坐挹河山之勝。他日雖得盡游其處。亦何以加於此樂也歟。

郭先生逸事記

郭先生文雄。字鳴上。文水人。居太原。為諸生。以高選貢於國學。奇才多逸氣。不事家。人生業。恥與俗伍。喜交遊。四方賢雋名流。時以其意寄之於酒。東鄰有王生好高論。

國朝文匯

卷十四

十一

國學扶輪社印

嗜酒俗人見輒避去郭先生獨喜與之遊王生擁貲數千金種菽歲釀酒數百石兩人閉門高飲閒醒則吟誦書詩以自娛樂與世人絕不復通順治中余年十七省試於太原是歲試人多至滿棘屋別編葦蓬以居余適居蓬中與郭先生交膝坐心異其人既散明日郭先生携王生載酒過余又三年余再試於鄉至則獨見王生王其家郭先生為選人於京師蓋至是王生貧且盡初郭先生意多所忤蕭然寄食於玉生王生傾囊倒廩以奉郭先生歡郭先生安之余嘗見世人居室雖親兄弟以幾微有無見於顏色或操戈構鬪其登人者不可計數今兩人友耳王生盡貧無妻郭先生受而安之是皆有不可及者余由是益異之其後郭先生為令於崑山王生適過之郭先生為令清念王生義不得忘以千金為王生母壽王生揮其金不顧曰君為廉吏而以千金贈我是况我也義當與君絕王生拂衣去遊太行山谷間時時過余家郭先生為吏自苦無何死於官無妻子崑山人憐之葬之縣中山原之上送葬者數萬人號呼聞咽街僧至冀所不絕起塚立祠其傍吏民歌思之至今不衰王生後為小吏於南方過余言曰吾不能折腰牛馬間竟棄去不顧郭先生生而無室家獨以其生平所得施於吏民朱仲卿所謂桐鄉民愛我詎不信與郭先生無妻子即使返葬視朱公言後世子孫奉嘗我不如桐鄉民其意尤堪悲夫既生才矣而困苦折

辱之。使之無以為家。而託命於友生。非王生之高義。郭先生將遂偃蹇以死。不得至於為吏。既為吏矣。且死無以為葬。而崑山人葬而祠祭之。久而歌思之。若是則造物者之果無意於斯人耶。抑亦郭先生之懷才養義。有以自致之。而然耶。王生有子。余覘其皆能有所成立。王生雖貧以老。而不靳其後。天之果非無意於斯人也。故世之人。有如郭先生之所遇者。觀其為吏。可以彊為善也已。吏部侍郎徐公果亭。崑山人也。語及郭先生。使余記其軼事。以王生之賢。故牽連書之。王生清源人。名鼎若。郭先生之善政遺愛在崑山者。崑山人述之。今不備書也。

### 記女奴景事

女奴景。贊夫柴乙。皆從于京師。乙病。景輿以歸。及家而乙死。既瘞。景時節哭。瘞所。虎銜爪來。熟視景。景哭極哀。不見虎。植人遙見。呼景。景近虎尺許。虎卒不傷也。其家諸宗數逼景嫁。不從。朝夕虐酷之。居二年。人或益不堪。謂當以告吾家。景曰。吾居王家久。主嘗不預外人事。吾柴氏人。豈以吾事累王耶。諸宗愈向凶。僕伺將奪之。景乘夜奔。訴之縣。道遇虎當路。景趨過虎傍。虎臥如故。景掖邑門。坐守至天明。開門。趨縣庭。號訴。縣令哀其情。召諸宗數而垂之。後令行案境中。景避道訴。又數而垂之。愈垂。虎愈慘。景非死無所之矣。乃念乙死時。言主家過我厚。我死終不能報主人恩。甚恨之。

景於是提攜其九歲女。六歲男。泣涕匍匐。乞食野宿。走京師。行五閱月而達。計程二千里。中多峻山大水。水潦秋方盛。深及要腹以上。景凡涉水。則先負一兒抵岸。再返負其一兒。日數涉。涉幾死者數矣。蓋其艱如此。至之曰。家人以告子。詢之言。歷歷感其事。不禁泣然。泣下。左右觀者無不皆泣。女奴傲者耳。多義所不責。而能卓然自立。使人感動如此。此豈非出於其至性者耶。夫士大夫之行。其大於此不可為量數。而能如景之出萬死一生而不愛者。誰哉。或曰。景習於主家。蓋道誼所薰染也。夫士大夫豈無載藉師友耶。而忠孝節烈之行。往往存於椎魯僕婢。至義足以馴猛獸。誠足以濟生死。百世之下。將有聞而興起者。豈以其微顯異哉。故傳其事。庸以告天下之為士君子者。

旭白韓君傳

韓氏其先魏王琦。家在相州。宋亂。相州數被兵。國子祭酒曰水齊始遷洪洞。當其時。洪洞之韓。累數世不仕。然皆屈首受詩書。尤精黃岐之學。能以業其家。所活人大多。功蓋與古之良相者侔。洪洞之人曰。真韓王裔孫也。前明成化中。以進士起家。累官戶部尚書。曰文。有直聲。最後抗章劾劉瑾罪。武宗驚泣。為不食。瑾矯旨奪尚書官。下詔機瑾誅。復尚書。嘉靖初。數薦不起。進太子太保。賜諡褒美。卒贈太傅。諡忠定。忠定。

公子士聰高唐知州士奇刑部主事皆以瑾故奪官于是韓氏始大顯名于時矣君諱光曉字旭白高唐公五世孫祖汝松家齋用素饒不省計善施至靡財單幣洪洞人謂韓氏世有其德父承寵濟南同知敦樸謹愿能繼父志不屑以財自雄然時以其留餘稍稍用鹽菜才足給食指遂移其家津門在濟南既不樂任官解其官歸曰吾韓氏世有德于洪洞吾其可遠先人之廬墓且洪洞人愛我吾必歸歸次曲陽無疾而卒君時獨從哀號路側過者酸鼻既歸葬會京東兵君母亢留張灣及於難君卒遭變執喪行古制雖士大夫習禮者莫能過焉濟南公二子君其季與伯氏異母君母亢安人初亢氏善富高貴亢之來歸也豐其奩金累數萬濟南公曰季亢之自出也金必歸季後君皆以金歸伯氏里中賈豎素怨伯氏訟伯氏欺其孤君曰我固以讓吾兄由是訟者大屈君事兄如嚴父侍兄之子如己子人高其行化漸于鄉焉君嘗為博士弟子員嶄嶄立名譽如孀者矜其能將遺書督學使者使黜君然其人陽與君交雕偏奴數數來奴誤謂遺君者遂以書抵君君視書嘿然語奴非遺我也奴持書去後君竟用是黜君終不語家人以故妒者後覺之大漸恚曰吾傷長者無面目自活其意度行事多此類封文林郎娶亢氏封孀人子毅起主事毅起初為福山令有異政



國朝文匯

卷十四

十三

國學扶輪社印

陳子曰。今人為其父母傳者。直以為誌表之餘事耳。豈真能知文字之可貴哉。夫人不皆有奇德卓行。故傳者尤往往難之。象起之求傳。其親獨異焉。曰誌以納諸幽。表以揭其外。然而皆可行世致遠也。於傳乎是重。敢以煩公。余見今戶部尚書福山王公。嘗數稱福山之政有異。王韓婚也。故語韓事有足徵。及退而考其家世。奇德卓行。果皆可傳也。是以敘著于篇。嗚呼。韓君之賢。知文字之可貴如此。而大司農謂韓君曰。今之名能文而可為子先人傳者。陳子也。夫王公擇人而使為文。則福山之為政。其得于鄉邑賢大夫也。有由然矣。

廖氏傳

嘗觀建文廟遺事。亦嘗不掩卷歎歎。至成祖殺方孝孺。連引九族。則又不禁瞋目豎髮。恚恨其所為。今三百年。一時忠臣烈士事多湮滅無傳。余在史局。搜羅散失。苟幸得之。則喜以悲。而况得見其子孫苗裔耶。廖永忠。巢縣人。楚國公永安弟。有功太祖。時封德慶侯。子權嗣。封孫銘鑄。文學孝孺。孝孺被禍。禁勿得收其屍。銘鑄兄弟獨往。慟哭收葬之。成祖怒。戍之金山。余既載其事。後見廖生鳳徵文。奇其人。請與居二年矣。不知其巢縣子孫也。生之言曰。金山距松江百里。瀕海。子孫世襲指揮千戶。明之末年。鳳徵之祖某。知天下將亂。金山軍民並處。且有變。移家之松江。清兵南伐。衛

堅守不下。積屍與城堞等。兵乃躍上城。伯相某於城樓上手格數人。與其長子某皆自刎死。次子某亟歸。遣散其家人。自焚親屬二十餘口。還刎父屍傍以死。風微之祖。以郡居弗及於難。構屋申浦之南。教子孫以農賈為業。國初徵領旗軍子弟為運漕千總。戒勿仕。今雲間廖無二姓。皆巢縣裔也。今吾乃知生烈士之子孫。而益歎慕其先有當稱述者。或以節死。或以見幾去。其致命遠志者為忠義臣。潔身遠害以教其子孫。可謂賢人君子矣。吾獨惜其名字皆失而不可求也。故為記其略如此。

翰林編修汪鈍翁墓誌銘

康熙二十九年十二月十日。翰林編修汪先生琬卒。明年其學者為狀以其孤書幣走京師。乞銘於其友人陳廷敬曰。先生治命也。公母辭。予是以不辭而銘。先生字晉文。又字鈍庵。晚而天下學者皆稱曰鈍翁云。順治中。廷敬在翰林。大宗伯端毅龔公以能詩接後進。先生與今宰相合肥李公天馥。今戶部侍郎新城王公士正。吏部郎中潁州劉公體仁。監察御史長洲董公文驥。及海內名能詩之士。後來先會。顧予亦以詩受知龔公。日與諸子相見於詞場。先生初見予詩。大驚。語新城曰。此公異人也。蓋是時予年踰弱冠矣。先生雖以詩與諸公游。嘗已歸。然攬古文魁柄。自立標望。抗前行而排後勁。噉鋒踏堅。騰踔萬夫之上。予既感先生知己之言。又方年少志銳。雅

不樂以詩人自命。至是始學為文。先生又語人曰。我固以為異人也。龔公既歿。諸子或散去。或留。其後先生以戶部主事病免歸長洲。廷敬嘗侍

上禁中。問今能為古文者誰與。輒舉先生以對。先生方臥。堯峰不肯起。學者又皆稱堯峰先生。王公以戶部郎中召見。懋勤殿曰。廷敬與俱來。各以所為詩來。既進。見退留臣。問士正學。行明日。改翰林侍讀。自是

上銳意需用文學之士矣。詔舉博學鴻儒。廷敬遂奏疏薦先生。兵部尚書宋公德宜亦別為疏。同日以薦。而余以母夫人憂去京師。有司敦迫先生以來。竇康熙十七年也。明年詔試。

上親拔其文。授翰林編修。與修明史。先生既以道德文章為己任。由是有側目之者。益思歸故山。在史館六十日。撰史彙百七十五篇。杜門稱疾者一年。以病免而歸。歸十年而卒。年六十有七。始先生以孤童自奮讀書。一目能五行。俱下。盡三遍不忘。順治十一年。經魁其鄉。明年舉進士。時進士觀政於諸曹。先生以二甲得通政。未幾假而歸。研古纂辭。一掃絕。今文陋跡。嘗慨然念前明隆萬以後。古文道衰。沿溯宋元以上。唐韓柳宋歐蘇。近明之唐應德王道思。歸熙甫諸家。蓋追宗正派。而廓清其夾雜不醇者。卓然思起百數十年文運之衰。此先生之志也。自戶部福建司主事。分司大通

橋歲滿進雲南司員外尋改刑部河南司遷山東司郎中以例降北城兵馬司指揮轉戶部山西司主事遷推江甯西新倉還而歸卧堯峰也凡職事之餘觴詠之次無時不以古文自娛而四方賢士大夫苟知文之可貴求為金石鏤刻傳敘之作以示後裔附不朽者惟先生是歸先生由文見道務為經世有用之學故向所歷京朝官及一再分司皆有名蹟可稱紀為刑部郎時河南巡按御史覆奏部民張潮兇手格殺其族兄生員三春罪當死詔法司核議先生以潮兇母先為三春所殺宜下御史復訊為復讐論引律文祖父父母父母被殺而子孫擅殺行凶人者杖六十又引罪人本犯應死而擅殺者杖一百為據他疑獄必援經附律務毋枉縱降而為兵馬指揮也不變易剛直閣學某公欲并其鄰人居會鄰人之母自經死閣學欲因以重其罪巡城御史故閣學所取士也以之屬先生先生卒辨其枉誣閣學怒必欲置鄰人於理先生毅然爭於同官同官欲上聞事乃得解旗人與民爭縛民至司其黨數十人皆偃仰卧踞廳事中官出視事岸然屹不動先生舉手讓眾人厲聲言曲在民當盡法若曲在旗敢厲民乎卒直民而懲旗人關壯繆廟道士弟子為人所殺無主名禱於神神告以夢鞠一瞽者得其情其人匿西山中雜連徒黨與督索之遂正厥辜道路死暴尸者親為收瘞皆治奸民之以假命噬人者懲豪家奴以勢凌貧人者

當任滿且去。空北城民炷香於道。提酒漿送者。填溢階巷。當道大官呼殿至者。擠塞不得行。問之曰。民送兵馬司也。兵馬司秩卑而職冗。士大夫左官於此。往往僂蹇不屑其事。故前此無得民心。至去時請留遺愛如先生者也。及再入戶部。部設左右餉司。先生在左司。尚書王公宏祚以郎拜侍郎。晉秩正卿。故嘗物色諸郎。推重先生曰。君異日當繼此席也。先生亦感王公言。盡心郎事。勾校歲年存貯錢糧。得移文十四司及石司。會戶科都給事中姚君文然。疏言夏稅以五六月。秋糧以九十月。請下部察糧項果足充一季兵餉。則緩徵實便。於是先生大集諸司。窮日夜會計。得存貯銀二百四十萬兩有奇。以復於王公。曰。兵餉可以無虞。而緩徵可行矣。退而緝其遺意。撰為兵餉一覽。書成。朝議格不行。書置篋衍中。先生曰。異日有為緩徵之政者。吾書可取而視也。議民輸糧加漕。贈外五米十銀為官收。官見法。而旗弁之橫息。議裁吳三桂兵餉以充國用。而強藩之勢沮。其端皆以先生發之。分司於北。則條議三關及車河利弊數事。分司於南。則上其羨餘金如干。一皆洗手。蒞事有潔清名。世徒目先生為文章之士。豈知其施於用者。卓卓自持。守樹立有如此哉。先生性狷介。雖交游天下賢人文士。而庸眾人往往不悅其所為。而深中者尤忌畏之。以故自登仕籍。前後退而閑居者二十餘年。雖其不合於流俗。亦先生泊然有以自樂於中也。自史職

歸也。日尤手一編書窮年玩玩。若為諸生攻苦者。客問之曰。吾老猶冀有所得也。四方賢士從遊請業者。日益眾。為設科以誨之。使學者悠然以得。快然以解。如春風時雨也。世有知先生所張設於時者。如彼。豈知其歸而老也。以其所自得。使人各得其所得。有如此哉。以先生之才。所施於隱見之際者。於世賢豪之士。不無缺望。而先生之所自得者。固亦已厚矣。惟

上重念文學砥行之儒。嘗論本朝人物。首稱數先生。則先生之所以自得者。亦不可謂徒然已矣。予自踰弱冠。與先生游。既數年。而別。別而復合。又別十年。而先生歿。始終之際。先生惓惓於予者。是豈可漠然忘於心也哉。先生先世徽州人。明初業邊。蘇州。隸衛官籍。曾大父禧。萬歷丙子舉人。贈中大夫。江西右參政。大父起龍。贈參政。公第三子。有文名。父膺天啟丁卯舉人。贈奉政大夫。刑部郎中。妣徐。贈宜人。先生喪。父方十有一齡。家貧自立。為世大儒賢矣哉。子男五人。長筠。諸生。次衡。錫。次是。樵。監生。次穀。詒。廩膳生。次景。蘇。塲。女四人。皆嫁士人。其學者。顧君布。詰。實。為。狀。賢。而。有。文。者。也。銘曰。

生不憂卑。願且顛。仕以行樂。否已焉。退斯進學。文乃傳。惟汪夫子。僉謂然。五湖欽心。嶽嶽賢。斗杓所建。四氣旋。漢津海梁。迴狂瀾。霧雲披。抉光晶。穿末流。俗學相賞。緣取

青皁白子所憐。道經獨抱老愈專。迥如一手障百川。生徒婉孌相後先。宗麟集翼風  
氣還。天長地極元會殘。斯文不沒星芒寒。鄙夫斯寬薄者敦。光我銘石永不鐫。

監察御史陸君墓誌銘

余聞靈壽令陸君廉且賢。清苑令邵君廉而剛。將皆屬于朝。或謂余剛者易折。且多  
怨。恐及公。余應之曰。果賢與。雖折且怨。庸何傷。于是具疏草袖中。將上會。

上御宮門。急召九卿舉廉吏。既進。升階。未盡一級。

上獨目廷敬。班定。又數目。若詔使言者。蓋是時。余侍臬。掌都察院左都御史事。以進  
言為職。又嘗數薦人以故。數目廷敬使言。自念班下六卿。既未承。明詔。欲以次對。  
六卿有言他守令廉。語未竟。

上乃問臣廷敬廉者果為誰。臣奏言。陸隴其邵嗣堯。皆天下清官。雖治狀不同。其廉  
則一已。而兩人皆擢為御史。未幾。陸君以言事去職。卒于家。其門人張子雲章排綴  
君行實。問銘于余。按君以理學聞于世。其于學術。是非邪正之辨。有宜識其大者。顧  
余為君以廉吏。而君以學術為政事。今以余所聞在官之事。實之張子所為狀。而學  
術邪正之辨。亦由是以著明焉。君筮仕為蘇之嘉定令。嘉定大邑。賦多俗侈。掣格于  
上下。素稱難理。君夙潔清自勵。守約持儉。至是苦節堅操。此不可動。上官嚴憚之境。

內肅然甯輯。住時令饋遺上官。動以千百。君歲時一起。沽通書問而已。吏之宿猾隸卒之叫囂。擄里閭者。皆絕迹屏息。然黠民無敢復闕訟。不逾年而化理清平。尸有樂生之風。民戴君如父母焉。君不事刑威。專用德化。而民畏愛之。邑有某甲橫行里中。里中人患苦之。先是數數以利啗令長。恃以無賊。至是知君不可動。則求君故人為之游說。君遇故人。氣厲語和。談讎極歡。察其言涉甲事。則變容易色。客竟不得申其語。會甲僕奪薪者婦。被訴而僕匿甲家。君發吏捕之。且趣駕自往。甲皇遽出僕。寘之法。甲以是膽落。遂折節改悔。卒為善人。民有訟于者。君曰。我無德化民。以至斯也。對之泣下。民父子亦泣。子號咷請罪。掖其父歸。而善事焉。有弟以盜訟。兄者。君廉知其弟婦翁所導也。杖數之曰。為子增計。乃忍斷其手足耶。兄弟皆感泣。好如初。蓋君以德化民。而民化之如此。俗多惡少。聚黨毆擊。君責其尤者。校於衢。出入誠視。察其色悔而釋之。其黨悉解散去。邑之輿僮以千數。君諭之曰。若輩事我無所賴。盍易業自謀生乎。眾皆感泣去。而歸農。有依戀不忍去者。然公之任鄉閭。不見吏胥。民有宗族爭者。則以其族長逮之。鄉里爭者。則以其鄉耆逮之。又有自追牌。則兩造要而來。不煩吏也。徵糧用掛比法。多者書其名以俟比。而及數者自歸。又立甘限法。令民以今限之不足。而倍輸于後。民甘心焉。士人經月無所輸。君視其舊籍曰。是非故逋賦。



者詢之以新遺憂也。卒不呼而糧辦。舊有行杖錢日數千緡。自君不事敲朴而正供外。民不費一錢矣。嘉定產米少。歲額白糧常糴之鄰境。價高下由人。緣為奸利。君為平糴定價。民以不病。自餘雜派悉除之。民得休養。益輸將惟恐後。為令之明年。軍興徵餉十萬。君自度必以不辦免。乃出令謂不戀一官。願無益于爾民。而有害于急公。于是戶給一縣官名刺。勸以大義。民爭先輸。不匝月而十萬之數具足。君生日。遠近民扶老携稚。填塞縣道。取諸神祠中燭架列堂上。燃燭焚香。羅拜堂下。煙焰徹天。父老有百歲者。詣前頌一識。令君曰。自我為民。不知幾甲子矣。未見有如令君者也。而為任者或不悅。會徵市肆錢。奉行者濫及村舍。君報徵止于市肆。于是上官劾君。謂清絕一塵材。非肆應。部議降調。嘉定民罷市。曰。相率號巡撫門。巡撫不自安。為請復君官。章未下。又以盜案落職。盜案者。甲與乙訟。甲遇盜傷而歸。語其弟曰。乙殺我。言訖而絕。甲弟訴于君。君視乙非殺人者。以實報。上官謂仇盜未可遽定。無何捕得真盜七人。獄上部議。以初不直指為盜。坐譚盜例革職。君曰。邑有盜。長吏固宜有罪。民間之空邑。詣督撫為辨。莫之省。民既知不可留。則架枋結綵。戶設香案。人持辦香。號泣以送。或負粟豆及他物來獻。君不受。有委之而去者。即嘗所憊父者。或謂有再造恩。亦不自知涕泗之何從也。民刻木為位。旌幢鼓吹。迎歸以祠。旃檀之氣。溢于道路。

經月不散。君自莅嘉定。不事刑威而民畏愛者。不憚鄭重而敘述之。誠有感於凡吏者之皆宜然。而無貴以擊斷為能也。其在嘉定也。蔚州魏公象樞為詩感稱之。及魏公為都御史。抗章言隴其不宜罷。又疏舉廉吏十人。以君為首。得還職。為真定靈壽縣。靈壽土瘠民貧。役繁而俗薄。君勸課耕耨。以盡地力。請于上官。與鄰縣更役。以蘇民困。省除公費。以養民財。貽書邑縉紳。變陋俗。以端風尚。反覆曉譬。化鬪狠輕生之習。其為民厚生正德。若謀其子弟也。尤申明鄉約。鄉長保甲地方之制。謂此周禮比閭族黨之遺意。所以美風俗而遏奸宄盜賊之源也。請之上官。重其任。俾各專其職。功罪有歸。無牽連推諉之弊。其舉鄉約。必擇知文義行端慤者。親為講解。孝弟睦婣之訓。使之教于鄉。規條備具。巡撫于公。成龍下其法行之他郡縣。且訪民利病于君。君條六事上之。曰。請緩征。曰。勸墾荒。曰。興水利。曰。廣積穀。曰。存留宜酌。曰。番丁不宜溢額。謂自古稅斂。必俟穡穡登場。今正月開徵。民間尚未播種也。且四方甯謐。司農不至告匱。可通融總計。以上年撥剩之銀。暫抵今年春夏之餉。俟秋成催解。以補庫額。無損國賦。而民力以舒。先之畿輔。推及天下。興唐虞三代之政。此其首務也。其五條皆具有法則。得其人皆可實見諸行事。在靈壽七年。徵入京師。去之日。民號泣攀轅。一如去嘉定時。君吏治之績如此。此廷敬之所為以君對也。授四川道監察御史。

湖廣巡撫于養志有父喪。督臣請在任守制。下廷議未決。君上疏謂治天下不可不以孝在任守制。非所以致孝也。天下當承平之時。湖廣非用兵之地。其人非賢耶。固不當使之在任。誠賢耶。則必不肯在任守制。使之解任全孝。正所以深愛惜之。若使因督臣題請而留。皆將援此為例。其不思僥倖奪情者鮮矣。名教自此而弛。綱常自此而壞。疏入。養志解任。又疏言捐納縣令。賢愚錯雜。特立保舉法以防之。近并保舉亦得捐納。則賢否全無可憑。夫保舉莫重于清廉。若保舉可以捐納。則清廉二字亦不可捐納而得也。不待辨而知其不可矣。臣竊怪近日督撫于捐納之員。有避至數年既不保舉。又不參劾。不知此等果清廉乎。非清廉乎。即在清濁之間。然既以捐納出身。又不能發憤自勵。則其志趣卑陋可知。使之久居人上。不僅貽患小民。亦且上千天和。竊以為不但保舉之捐納。急當停止。而保舉之限期更當酌定。乞 勅部察捐納之員。到任三年。而無保舉者。即行開缺。令其休致。庶吏治可清。選途可疏。時陳御史請停保舉。而開先用之例。君再疏請速停保舉之捐。永開先用之例。謂捐納先用之人。皆奔競躁進。故多一先用。即多一害民之人。又申言三年開缺之請。詞加激切。奉 旨同往會議。又議言捐納一途。惟恃保舉以防其弊。今併此而捐之。且待次年三月停止。此輩有不捐納者乎。澄敘官方之大典。蕩然掃地矣。此臣請停保舉之

捐不得謂無容議者也。議者或以三年無保舉即行休致為太刻。夫此輩原係白下捐納得官。踞于民上者。三年亦已甚矣。況休致在家儼然縉紳。為禁多矣。即云設立限期。反生營求。此在督撫不賢。則誠有之。臣不敢謂天下必無賢明督撫也。此臣請定保舉限期一議不得謂無容議者也。時有謂捐納所以給軍需。欲坐以遲悞之律。擬革職奉天安插。聖恩寬厚。且察知無他。俾仍舊職。以是年秋改調歸。君自以身在言路。指陳無隱。有所獻納。宿齋豫戒。

上每聽其言。以為與朕意合。及累陳捐納事。

聖明洞鑒。其誠悃而嫉之者眾矣。及罷言路。歸後二年。因簡賢臣視學政江南。

上又獨念君欲起用之。而君已不能待矣。觀

上之所以知君。與君之所以獲

上之知者。不可謂非天下之厚幸也。雖不究其用。而一時端人正士。感發奮興。爭思

有所樹立。以答

主知而裨國事。其于世道人心所關者。豈非以君之故。而有所激厲也哉。君既屏居泖水之上。布衣蔬食。益以明道覺世為己任。而天不慙遺。竟以康熙三十一年十二月十七日。啟手足矣。距生之時。前明崇禎五年十月十一日。得年六十有三。娶朱氏。

子二人。長定徵。早世。次宸徵。女二人。夫學以致用。余件繫君治行。不厭其煩細者。將使後之學者。任民社國家之責。有所取法焉。君充養完粹。夷然氣清。溫然色和。居常必肅衣冠。端作止靜。正而不拘。安詳而不放。事無巨細。處之必以誠。人無親疏。接之不見其情。酬酢紛紜。未嘗不整以暇。踐履篤實。不以論說為先。而發之于言。書之于冊者。無非仁義中正之旨。所著三魚堂文集。問學錄。增刪四書大全。松陽講義。諸書。其得于心身而措之事物者。可考鏡其源流本末矣。君諱隴。其字核書。原名龍。有所引避。改今名。唐宰相宣公之後。居嘉興府平湖縣華亭鄉。陵氏自宣公以來。世以文獻為吳越間族望。宋李有諱正者。世稱靖獻先生。入元再徵不起。靖獻之曾孫宗季。明永樂末。以賢良辟至京。奏對仁宗稱旨。膺疾辭職。賜鈔幣還。正統中。傾其家以活饑者。有詔旌門曰尚義子珪。出粟活人尤多。景泰中。賜爵迪功郎。迪功之孫溥。任豐城尉。嘗督運。夜過采石。舟漏。仰天跪而祝曰。此舟中粒米非法。願英江魚之腹漏。旋止。及旦。視其鱗。有三魚。畏水行塞之人。咸以為神。豐城之子東築堂。泖口。顏曰三魚。君著書。仍三魚堂之名者。志世德也。泖口即今所居華亭鄉。自東之遷。五傳而至君。大父諱德。父諱元。皆諸生。以文學行義名于邑中。祖妣李氏。妣鍾氏。曹氏。君既仕。封其父文林郎。妣皆贈孺人。生君者曹孺人也。君生而粹清。端居寡言笑。經史上口。

輒成誦既長慨然以古聖賢人為必可師法不為科舉奪志講學授徒非義不取斯  
然自立年二十七補邑弟子員食餼又十年舉于鄉又四年而成進士其令嘉定則  
康熙十四年也在靈壽七年為言官一年計君前後仕不過十年而其所建立如此  
此余之所謂廉而賢者也銘曰

天地之大敦化川流清任與和或剛或柔雖聖難兼往路徂修苟正其趨而亡險阨  
若適康莊我馬不整周行載馳循途乃至偉哉英賢軒後較前跋予望之如山不羣  
如江如河赴彼九淵天下善士士皆知之我銘君藏敢為我私曾吐厲口忍緘厥詞  
故永從令張君行谷墓誌銘

故永從令張君諱于廷字爾卿其家在太行山谷間之郭峪故一字行谷太行西來  
幾萬里至陽城迤南百里斬然而盡如化城蜃樓列嶂北向郭峪在其中謂之鎮郭  
峪方三四里各倚山巖麓為蘿落相保聚或間百步或數十步林木交枝炊烟相接  
自前明至今官侍郎巡撫翰林臺省監司守令者嘗相續不絕於時蓋近二百年所  
矣顧郭氏今無聞而張氏其先獨孱然以科目顯曰行爵嘉靖某科進士戶部主事  
曰好古嘉靖癸未科進士四川按察司僉事推折權貴真聲著聞曰以漸萬曆癸卯  
科舉人景州知州僉事公君之高祖也考西園公諱多學邑庠生君年長德立行教

子鄉黨宗焉。君順治辛卯科舉人。己亥科進士。性直亮刻厲學問。長于十歲。子兄事之。平居侃侃自矜重。予每謂君之才如此。又名家子。當有所樹立。坐仕為貴州黎平府永從縣知縣。南荒深昧之區。日以益聞。此天地之運使然。亦必賴世有賢人。君子能變其舊俗。與之維新。雖蠻獠窮鄉。使異類為君子。故君之所以施於永從。及永從之人。所以報君者。不過區區百里之間。而其效可垂之百世。風勵天下。不可沒也。黎平以永樂十一年始置府。永從以正統七年始置縣。縣逼湖廣四川雲南之介。山谷峻峻。雜苗分族而處。俗凶獷。不知禮義。飲食言語。與中土不相通。耕沙磽溪淖。以自食。輸糴布為租。唐宋以前。羈縻而已。君至。則身歷山峒間。親為誦說。朝廷設官化民之至意。於是始以中土之法治之。延師儒。立黨塾。未幾而絃誦之聲。響應溪峒矣。常平倉制未設也。歲饑。則苗民皆鼠去。賦既不辦。而縣隸役皆遠。俎他郡。邑及滇蜀人。君設倉庾。講積貯。逾年得數千石。仿義倉之法。時其斂散。於是雖凶歲。苗民恃以不饑。苗俗昧婚禮。世傳鬼竿跳月之陋。君憫焉。置官媒。聘幣有額。民便樂之。月吉。請法。誨復感人。爭者願息。久則雙叢閭。狼之氣以銷。民俗浸變。而縣以大治。若雍安。豕如治。永從去雍安。民舉號。不忍舍去。嗚呼。若此者。可以觀民情矣。彼貪饕殘忍者。據百里之地。日取其人。而刀俎之。雖其境在中土。禮義素所漸摩。風俗素稱朴厚。而使

其人怨讎並興。嗷呼狂走。而曾不之悔。謂民實負我。不可化誨。夫民果負我哉。又誰則不可化誨者也。抑治其民不張君若耳。使君得一郡若一州。或不在蠻獠邊徼之地。其所樹立。當又何如哉。君之治行。見於為令者。僅若此。為可惜已。滇中之勳。膺大府遇害。永從孤城不可守。君攜縣印。跣行隘山峒間。旬日不得食。苗民跡君所在。銅鼓巖。進裨麥食君。求得君家人。悉以送君所。夫當顛沛流離之際。而苗民之不忘其恩如此。彼中土之民。平居無事。而嗷呼狂走。豈其禮義之漸靡。風俗之朴厚。其性習反有異於蠻獠邊徼之人乎。是尤可為太息者也。未幾叛者平。君竟無害。攜印詣軍門。陳情。父年老願歸事。比歸。家人無一失者。當是時。西園公已老而尚健。人曰。天之所以報君父子也。君初為諸生。我先公以元日訪西園公。聞君讀書聲。歸謂廷敬曰。張氏子元日猶讀書耶。予聞而自傲焉。西園公教君嚴。至不令苟一步趨。安一語言。西園公生君一子。君生亦一子。曰之麒。庚午科舉人。君歿之麒走二千里。正銘於余。余不得辭。且曰。子世家。自子祖父及子。皆好學問。力行仁義。其後必昌乎。是皆可銘也。君生於前明崇正元年十月二十日。終於大清康熙四十五年四月三十日。得年七十有九。君母於孺人。君娶王孺人。生之麒。女五人。一適江西建昌府知府王君嘉植。一適甲戌科進士內閣中書田君沅。餘皆嫁為士人妻。孺人生於天啟七年二



月二十九日。終於康熙四十四年八月二十九日。年八十。以某年某月某甲子。合葬君孺人於某山之原。之麒女七人。以族兄之子國梁為子。之麒既別矣。予為君銘未發。扈從河上濟甯道中。聞之麒舉子。名曰某。予謂後其必昌者。以理斷其必然而事固已可驗。已銘曰。

猗嗟觀士為吏可哀。天之生嘉穀伍蒿萊。推較其本根穀美哉。我友行谷君。今若此。往事猶增傷來誓止。命不稱君才。時有以銅鼓之深巖。君所廬。蕉黃荔子丹襟。有疏君遠遊歸來眇愁予。太行之谷人堯風古。飲沁水清流耕瘠土。剪紙招君魂與君語。公候必復始昔有云。君之孤兒賢且學。又千秋及百世。繩繩繼。我華其銘者。信勿替。

荆南墨農全集序

熊賜履

予齊年友徐子竹逸。自戊戌聚首長安。一別且三十載矣。今年秋。命其子某謁余于石城。而以所著墨農全集見示。予讀而序之曰。嗚呼。徐子。殆庶幾乎有道之士矣。古之有道者。流性定于內。而心境湛如。舉凡可欣可戚之事。一順以應之而已。無與蓋其所自得者甚深。即外物莫得而櫻之也。苟非其人。胸懷齷齪。所測知不幸坎壈當前。則呻吟呼號。不勝其鬱鬱無聊之感。此匪獨為性地之偏。亦足以見自待之特薄也。又其甚焉者。本無牢騷不平之氣。而名場偶激。則取古人之所以歷艱經險。太息咨嗟者。一一摹倣而蹈襲之。乃至搆為詞章。互相標置。以取譁于當世。此又與于浮薄之尤者矣。且夫境遇亦何常之有。可欣而欣。可戚而戚。為歌為泣。各率其固然而已。張皇矯激。胡為乎。如離騷天問。窈窕幽悽。可謂怨矣。而美人香草。與洞庭木葉之文。又何其婉而多風耶。至于陶靖節嘯傲東籬。飄飄霞舉。昔賢稱其詩平夷冲澹。出于自然。由斯以觀。古人之所以處窮通得喪之故者。良有道矣。徐子生平之境遇。予固未得而悉之也。然即其一度絕傲。萬里孤征。日與花狒為伍。迨解組歸來。高堂風燭。四壁愴涼。并極人世所難堪之境。徐子則淡然泰然。優游自適。若絕不知生平役役于艱難辛苦之為者。晚年時花種竹。以咏以觴。胸中自得之趣。時時于詩筒酒

屐中寓之。故其為文宕而逸。澄粹而春容。庶幾乎和平大雅之遺。而略無所為。張皇矯激之態。以為之累。嗚呼。若徐子者。其可不謂之有道之士乎哉。予也。賦性下急。孤憤填胸。比來深自創悔。而躁氣時來。即制之未盡。讀徐子之書。則又為增一愧矣。徐子其亦以有礙我乎。是為序。

默默軒記

予愚齋之右偏。有小亭一區。形如笠。大如蓋。頽然叢篁亂樹中。前有石山如拳。雙柏夾立。高可數丈。儼若崇牙。週圍敞豁無蔽。得月最早。予每獨坐其中。輒竟日不出一語。因而名之曰默默軒。嗚呼。默之時義大矣哉。夫默識深通者也。默修實踐者也。此自大賢以上事。予蓋有志焉。而未之逮也。若夫緘默以取容。雖亦君子明哲保身之道。而世之奸人鄙夫。則往往以之設坎阱。伏機械。陰試其毒。予不見不聞之間。以為害于當世。此則聖賢之所必誅。而吾黨之所首戒者也。嗚呼。默之時義大矣哉。或曰。吾子之在朝論治。諱誇如也。在野論學。侃侃如也。嘗聞其好辨矣。未聞其尚默也。今則潛焉。遂焉。幽元沉闕。與斯人相喻。予行生於穆之天。殆所謂默而成之者非耶。抑或有所大不得已焉者。存乎其中。而姑為是隱忍以待之。若子瞻之諷君。實有所為。年來學啗啜之說者耶。曰。予庸淺人也。而曷克為此。或曰。噫。我知之矣。獨不見夫。

所謂憂難者乎。其九章曰：胸兮番盜，能靜而幽默。其卜居曰：吁嗟默默兮，誰知余之。廉貞意吾子，其殆有取于斯也。與予曰：唯唯否否。既乃漫應之曰：將無然。

張伯明先生殉難紀畧

先生諱國勳，字伯明，黃之西陵人也。弱冠即以學行知名。下筆數千言立就，儻有大略，不屑屑舉子業。薦紳名公卿不憚折行輩事之，有剛毅嗜笑，無所假語。及天下事輒慷慨義形於色，無賢愚老孺咸知欽畏。士夫之下車至止者，未嘗不式其廬焉。明崇禎六年，以明經授蒲陽儒學博士。蒲陽士風素號佻達，不推飭。先生至，則痛裁抑之。一繩以禮法，俾秩然軌于正。士習為之一變。時流寇猖獗，屠戮中原，靡孑遺。蒲陽鄰豫境適當衝突，三載間薄城下者五六。先生同邑令張公紹登百計守禦。城賴以全。先生因詣郡，上平寇三策，當事莫能用。蓋時事已大可知矣。九年冬，賊以數萬騎突江北，復圍蒲陽。賊固知其舊難下也，指城上呼曰：多與金帛及諸目物，即當解去。眾議事且急，與和便。先生正色曰：賊有求而我與之，是賄賊也。與之而去，且喪我威。况與之而未必去，而復求，其何以廢其欲，不如堅守以待救。遂與令弁某等率眾登陴，晝夜死守兩月餘。城中糧盡，至羅鼠穀為食。使使告急，鄣無一赴援者。勢窮城陷，或謂先生曰：公師也可以無死，盍去請，或為先生危曰：賊側目公甚，是未可櫻。

其鋒。不如緹城匿他所。先生毅然不顧。反著蕭衣冠北面再拜曰。臣力竭矣。復詣大成殿謁先師。賊眾擁洋池。舉火焚殿。先生抱先師木主大哭。賊執先生曰。若非守城。張教官乎。先生曰。死即死耳。奚問為。指賊大罵。賊怒。劊右手。燃其指。先生罵益急。賊益怒。遂支解投之烈焰。次子世補并家屬十二口俱死之。時崇禎九年十二月初四日也。長子世祜。自西陵聞變。釘齒走蒲陽。求遺骸于骨山。血塗青燐碧燼中。亂草疊巖。莫之可辨。行路哀之。世祜遂截指血書告城隍神。徒步北上伏闕下。以先生殉難狀聞。會楚撫軍及直指使合詞上其事。敕贈先生國子監學正。祠於鄉。歲時致祀。世廕一子儒學生。奉祠事如例。嗚呼。先生一寒羶耳。非有棺符民社之責也。而城亡與亡。至肝腦塗地。不顧。可不謂烈與。夫子臣弟友。生人常道耳。不幸而變難。是值則死。其所事。捐糜無悔。分義應然。烏足為異。自世衰道微。倫紀掃地。彼夫朝仇敵。暮君臣。彈冠結綬。相率下逆闕之拜。而頽然柳覆。萎露東門外者。血肉固猶未冷也。從來仗義死節。率皆沈淪淹蹇。廢斥疎賤。君王不識。面孔不知。姓名之人。而所謂青年華秩。白首崇階。朝廷所心膂而股肱之者。固其開門納款。上殿勸進。而奔走伏謁之恐後者也。甚或平時標榜名節。殺自附於當世賢豪君子者之流。一旦屈膝亂賊。稽顙俯偻。行同狗彘。視不知羞。方櫻取高官厚祿。以驕妻妾。誇鄉里。流俗狃于聞見。亦遂習而

安焉。則反若前日激烈赴死殺身成仁者。為驚世駭俗希奇未曾有之事。而為之縮  
頸吐舌。噴噴為異之。世道至此。可謂寒心矣。先生惟求其理之是。心之安。而且與日  
月爭光矣。嗚呼。是豈先生意哉。先生祖矣。三十餘年。英靈如在。蒲陽廟食。尸祝不廢。  
即向之所謂北面寇仇。喪心寡廉恥者。亦或凜然於當年之義氣。而咨嗟歎息。不能  
已。此可見天理之在人心。有終難滅沒者。然使其或遇先生之遇。而仍不能為先生  
之為。則以幾希之偶露乍見者。恒汨於其所習。而奪於其所便也。使其見端而務  
為擴充之。則暴變龍比。何人不可以為。而謂有今古之異乎。正無事歎先生為不可  
及也。嗚呼。斧斤削伐。牛羊芻牧之餘。日戕月剝。萌蘖幾何。綱常名教。未知飄泊何所。  
聞先生之風。其亦可以興矣。世祐字公望。下帷數十年。蔚然名宿。今復銳志絕學。與  
余為切劘友。以彈先生未竟之緒。先生有子矣。況我國家表忠旌節。幽隱不遺。前代  
諸臣闡揚略盡。近且開局闡臺。彙集文獻。為龍門涑水全書。貞烈如先生。自當與東  
林諸子并千古。亦無俟鄙言之贅矣。先生有靈。尚鑒之哉。

趙奢論

毛際可

趙奢與秦戰。下令軍中曰。敢以軍事諫者死。軍候有一人言急救武安者。立斬之。其後軍士許歷請以軍事諫曰。秦軍氣盛。當厚集其陣以待之。又曰。先據北山者勝。卒因其言以有功。封許歷為國尉。余曰。拒諫大惡也。國家以此備事。况決機兩陣之間乎。古良將之受諫而克敵者。不可悉數。即宋襄成安君之屬。不用善言以致敗。千古為之惋惜。然猶未嘗威以斧鑕。如奢之甚者也。夫陣之當集。與北山之當據。奢苟能早知之。不必待許歷之言而始從之也。如必待許歷之言。使歷自愛其死。鑒于覆轍。緘口而不言。則秦趙之勝負。尚何必歟。後之論史者曰。奢恐直諫之人。語泄而聞於敵。余曰。否否。善馭眾者。當使若腹心臂指之相親。而又申明漏言之禁。如秦使白起代王齮將。其事大于一夫之進諫遠矣。未聞趙人之知之也。乃鈴閣深嚴之地。使人不敢一進祕謀。而虞敵人之我伺。然則為將之道。必獨斷而始有濟耶。又有為奢解者。以為軍候之策誠疎。而許歷之言適當。夫成敗之計。此事之不可以一槩定者。不知軍政之大。信賞與必罰而已。今以軍事諫一也。而斬與封互異。則三軍之眾。惶惑莫知所適從。吾恐奢此後亦將無以令其下。又何必論其言之當與不當哉。昔吳起為將。有不待命而斬級以還者。卒斬之。以為違令者。雖有功必誅。審若是。許歷亦

可斬也。然而許厯必不可斬也。則甚矣下令之誤也。後其子恬敗於長平。死者四十餘萬。從無一人預言其失策。意恬徒讀父書。或亦襲其遺令。而當時無一敢言如許厯者。此所以一蹶而不可救也歟。

泊庵說

余夏子樂只。卜宅於葛嶺之東。而自名其居曰泊庵。或曰。夏子所居。枕湖之濱。望之汎汎然。與鷗鳧相上下。類乎偃帆停檝。而休息乎平沙淺瀨之傍者。名之以泊也。固宜。余曰。泊之義大矣哉。今夫舟行者。屈指戒途。過都越國。雖曠日持久。而其心恬然安之。一旦阻淺。河渠守風洲渚。以及積雨之所濡。濕嚴寒堅冰之所凝。涸則焦勞拂抑。僂然若不可以終日。蓋人情之不樂於泊也甚矣。然當其凌彭蠡。涉洞庭。下巫峽。浮呂梁。問津錢塘。身試不測之險。濤驚浪駭。檣楫傾欹。長年三老。束手相向。迴望有偃帆停檝。休息乎平沙淺瀨之傍者。慕之渺然。如在天上。然而已無及矣。夏子負不羈之才。曠然高寄。閒賦小詞。徧紀湖山諸勝。興至則仿大庭。倪迂數幅。以寫胸中滄遠浩落之致。偶有以榮利相勉者。夏子則高詠如此風波不可行之句。以自儆。蓋幾幾乎邈世無問者。與。豈止以此名其居也哉。或曰。昔之高流逸士。有為浮家泛宅。住來苕霅間者。美必其泊之足云。余曰。昔之人不可以身試不測之險。而止往來於苕



雲間其亦猶是泊之義也夫

雲間燕集序

余總角時已聞雲間有夏彝仲陳臥子杜素浣徐閣公諸先生以文章風節相引重編紉羔雉之賦甲於海內及壯于役四方欲遊而中輟者屢矣今年秋偶以便道相過寄寓同年張梅庵之北園風味古澹多亭池竹樹之勝不知在閩閩間也已而同人折節下交斗酒相勞淹留旬日每漏深燭跋輒拈毫分韻自五七言古以及近體詩餘諸作積成卷軸命余為序余謂宴集之餘倡予和汝昉于春秋大夫賦詩言志然不過約畧斷章未嘗專有所撰述可以壽金石而被管弦也嗣是如南皮之會金谷蘭亭之遊清思麗口泉湧雲蒸至今文彩照耀赫赫若前日事何其盛也夫士君子聚散離合之間盱衡時事者往往三致意焉余二十年前薄遊茂苑名流稅駕傾動一時壇坫為之改色其後世途多故士風不無摧折余屢過其地故交零落幾有邈若河漢之感况遐陬僻壤冠蓋輪蹄所不至者乎而雲間一郡乃猶舉行勝事風雅流連是固山川靈異之所萃而亦當事君子之所擁衛而嚆植之也獨是在座者舊華髮蒼顏為余言觀記所及今尚不及曩時之一二有被獻泣下者余亦為之中席而思臨文而歎憾不能躬逢其盛而與之揖讓獻酬於其間也雖然運會與時為

升降今

天子者定告成。右文興學。以賓興俊良為重事。而後來之秀。又復振振未艾。如此。余齒甫逾半。百行且芒。鞋竹杖。復攬勝于三泖。九峯。聲氣未隔。萬盥可尋。篇什之富。當有更倍于今日者。姑書之簡端。以俟。

歲寒堂文集序

西陵為人文淵藪。詩才佳麗。雲蒸霞蔚。其以古文詞名家者。則指不多屈。康熙癸亥。余自大梁南歸。林子鹿庵。方以文章顯名當世。乞言者屢恒滿。余意其人。必少年英銳。閉戶著書。故一出而不可禦。及相見。髮瑳瑳白矣。問其齒。長。余隨肩以上。吁。嗟乎。鹿庵何其深藏。後出若是也。大抵有志于古之業者。必不暫見其能。如蘇明允。學成數十年。尚浮沉閭巷。及其名動京師。年已遲暮。豈嘗汲汲于聲援。結納哉。鹿庵為文。高超淡潔。亦復離奇變幻。不名一體。昔李文饒謂靈氣恍惚而來。庶幾得其髣髴。至其記載諸文。則舉其人之寢興語默嗜好憂思。與夫胸中鬱結。不可告語之故。皆于行間紙上遇之。班馬而後。不易邁也。鹿庵門下生。曾梓其歲寒堂文集問世。比者以書遺余。又謂開余松皋集。而益生愧悔。更刪定諸作。名曰存稿。夫余才分謏陋。曾不能望鹿庵之項背。而謬舉之以自厲。其精進若此。然則余之垂老而無成者。何足怪。

哉。鹿庵家貧。一椽容膝。然床頭嘗貯斗酒。客有以撰著通刺者。輒笑曰。君等汲汲求名者也。使海內盡知我不足榮。無一人知我不為辱。我自與我周旋。科頭送客。語之曰。故衣方質酒家。尚遲報謁耳。當其酒酣耳熱。落筆頃刻數千言。此與張長史大醉以墨濡髮作書時何異。而世之拘拘于模擬步趨。以為文者。宜乎其二十九日醒也。

孫宇台文集序

余友孫宇台。隱君子也。居恒以著述稱名。家吳越數千里。求文者。戶外之屨恒滿。或曰。身將隱矣。馬用文為。孫子殆未忘夫文之見哉。余曰。否否。曩西陵有十子焉。皆以鴻才碩學。住復馳騁。謂勳名可立致。數十年來。落落各行其志。鹿京雞髮為浮圖。祖望浮沈于羽士。際叔處里中教授生徒。而虎臣去矜坎壈。惓惓以至於歿。孫子獨放浪山澤。越江淮。窮閭越。遊覽所至。卷軸益多。余避地會城。將有西陵文選之役。同人競以新篇相投。舊證披誦。意每服膺。孫子。夫孫子文如商周彝鼎。剝蝕之餘。光怪益露。又若習戰昆明池。旌旗舳艫。頃刻萬變。僕以一體求之者。皆不足以盡孫子者也。今年元夕。余與飲楊輿百水樓。時漏下數十刻矣。醉後談笑譁謔。不異火壯。遂計數十年以前。其意氣豪上。必什倍于今時。乃絕世離羣。如脫敝屣。斯豈無所得於中而能然耶。古來肥遯不返之士。若披衣巢父輩。并匿其姓氏不傳。至於淵明和靖諸君。皆

丈米風流照耀後世。然則士固辨其真隱與否耳。如謂隱者必期無文。則世每有沈酣聲華利達之場者。彼固未嘗一親翰墨。即安見巖穴之子。吟弄墳籍。抒寫性靈。遂足病其為處也哉。

峽源瀑布記

峽源之勝。往來於滄海者十餘年。如聞人說江瑤柱。雖復津津盡頰。終不若一染指之為快也。庚子秋。偶遊古明。遂與詹示易諸子。訂峽源遊。旅行陂陁榛莽中。約十步一息道左。聞泉聲出石齒間。輒藉屺烹茗啜之。十餘里。至峯頂。下瞰有窟。井翼然者。是峽源古村落也。山四圍陡絕。中間阡陌條暢。曼行如掌。幾不知此身在萬山中。因思古桃源避秦事。或大率類此。而惟隱見滅沒於彭澤。右丞心脫聞。遂疑靈境之難聞見耳。薄午。小憩村舍。示易以疲劇不能從。以為茲水固吾籬壁間物。可以付之臥遊。而予則足為心目所迫。不暇問其辰之折與否也。復鼓餘勇。行斷澗中。又數十盤。而瀑布已在目矣。蓋峽源之水。蜿蜒百折。而萃於此巖。巖復束之以石。若瞿唐之有灑瀨。凡石之趾多外拓。而茲石則斬然內斂。故水獨能空懸數百尺。如瀉簷溜於階砌間。下復承之以巨石。跳沫濺珠。不可名狀。予坐卧其下。見奔者如雷。隊者如石。翔者如鶴。立者如鷲。隨風者如雲散。如嵐合。如煙之縷縷而上浮。若日光映射。則有

素若練者。煤若錦者。五色陸離。若虹霓之飲於澗者。其靈奇浩瀚之致。頃刻萬狀。不暇應接。已而曠色四合。僕夫戒途。遂歸。乃土人以為瀑之觀。盛於夏。而茲遊在秋冬之際。為不逮向時遠甚。予笑謂之曰。昔人論瀑布云。夏瀑如怒。冬瀑如喜。然予則謂。觀瀑布者。如目接啁啾叱咤之人。雖當天語。煦煦而精悍之色。自射人眉宇。終不減。從壁上觀時也。同遊者以為知言。

### 蔡忠烈公廟碑

余道過長沙。闌中鄭子璣踵門請曰。吾鄉江門蔡公。明季嘗為郡司李。值張獻忠之變。城陷不屈死。士民立廟。屋曹祠左。更置祭田。以供禋祀。其墓道封樹秩然。芻牧有禁。暨吳逆搆亂。僧徒踞為己有。祀田質之豪有力者。并湮沒其墓。歷有年所。吾鄉之有事於此方者。鳩眾効力。重葺廟貌。俎豆一新。而墓之越在榛莽者。終匿不以告。乃願請于署善化令。按蹟以攷。得之城南醴陵坡。斷碣尚存。復上其事於丁中丞公。中丞公令所司修墓樹碑。以禮致奠。而憲副趙公更為勒石廟側。更求大君子一言。以垂不朽。遂不敢以不文辭。公諱道憲。字元白。江門其號也。閩之泉州晉江人。年十七。舉于鄉。登崇禎丁丑進士。筮任雲南推官。外艱歸里。服闋補授長沙。潔已奉公。以申雪冤獄為己任。歲壬午。賊破荊州。東藩擁眾走長沙。明年復臨武昌。撫臣某以衛卒千

人繼至。又八月襲岳州。總戎某亦棄城來奔。未幾皆望風他竄。壁壘一空。公不得已。卷騎帥尹先民者。勉與共事。城穀皆罄。賊無食。已而尹帥師潰出降。賊蟻附入城。公危坐李署。賊重公才望。百計款誘。不為。少屈。遂以刃加頸曰。公忠臣。能一笑而瞑乎。公揚眉振足。笑語如平時。復厲聲曰。天朝何負若輩。不釋甲歸命。將無愧類矣。賊怒。斷公足。公以手麾之。復斷公手。繼以寸磔。公且號且詈。聲聞數百步。死事之慘。未有如公者也。事聞。贈太僕寺少卿。諡忠烈。嗚呼。臨難捐軀。為人臣極則。而有出於一時之慷慨者。若公則以死自處。非一日也。長沙為蜀漢滇黔之障。用兵者所必爭。然惠藩以宗室屏垣之重。而某某皆號為封疆大吏。使與公相為犄角。效死弗去。猶可為士庶之倡。乃冀延旦夕之命。竄迹不遑。而公以書生末吏。獨置生死于度外。豈待啖血罵賊之後。而始以全節予公哉。又有幹役凌國俊等九人。始終從公不去。賊欲其勸公以降。國俊曰。使我公而屈節。吾去不俟今日矣。賊以刀脅之。復笑曰。使吾畏死。亦去不俟今日矣。卒以衣裹屍。哭奠畢。皆同殉公而死。自非公之忠烈。素見信于人。區區賊隸。亦何感發而激切若是乎。彼人臣而懷二心者。毋論為公之罪人。即以視國俊輩。其賢不肖為何如也。余向作令大梁。父老母為言。當巨寇圍汴。固守數年。矢集闕逆之目。其勳績為明季十餘年之冠。城潰後。嬰城以守者。皆率乘舟北渡。得免。

然至今日。已有不能舉其姓氏者。而公赫赫與常山。睢陽比烈。則公之一死。為有明宗社之不幸。豈遽為公之不幸也哉。銘曰。

公起閩海。早捷南宮。星沙司讞。圖室為空。生也不辰。運遘陽九。伏莽鳴張。荆襄失守。飛渡洞庭。既濟岳師。古稱天險。與寇共之。六軍宵奔。過無留者。公以一木。欲支大厦。孤忠不屈。乃攢于肌。清揚婉笑。其甘如飴。留鐵吾軀。民不可戮。臨絕之音。百身莫贖。有廟翼翼。作配靈均。左徒魚腹。精爽為隣。伐石作碑。樹之墓門。銘詞傲賈。用慰忠魂。匪徒慰忠。亦以風世。瞻拜其下。讀之隕涕。

汪總制公逸事狀

憶總角時聞先府君語曰。吾邑先達。始終不名一錢者。吾祖銓部公及歲星汪公耳。後數歲。汪公殉寇難。喪過里中。先府君與諸姻黨道祭。哭皆失聲。余雖幼。亦旁立助哀。公名喬年。字歲星。明天啟壬戌科進士。官刑部。出守青州。陞登萊道。視學秦中。歷任三邊總制。寇陷襄城。死之。公仕宦不攜家室。讞決告令。錢穀鉤會。暨督學試生。儒皆身任校閱。無入幕府。子早夭。故其遺事罕有能紀述者。父執余國棟。曩以計偕過山東。有執鞭卒。訊邑里。輒訝曰。君里有汪公者。其嗣子遺疾。吾青人士登泰山祈禳者以千計。今無恙乎。曰死矣。卒撫膺泣下。迨余李鄴郡。與青州黃綬為同官。聞之。

則曰。吾少未習公。然吾鄉人至今稱汪夫子。里諺有汪不解擔之語。以其聽斷明決。不俟信宿弛擔也。余繼改令陝右。其故老為余言。公視學時。以儉率諸生。章服盡布。素校士。必焚香告天。誓無所私。故拔置盡一時寒士。後并姓者。繼公時人為之。謠曰。有學莫忙須待汪。有錢莫首須待并。迄今兒童猶傳誦之。又曰。公久厯外任。即津要歲時。無所餽遺。有以竿牘至者。皆峻拒。不少徇。羣小欲中以法。然以其名高不果。值流寇潰決。西事已不可為。公時撫秦。遂以邊才陟公總制。名為尊顯。實假手于寇。以快其忿。又余間從先府君登黃州赤壁。有八十老翁。舊為公部曲者。曰。公任總制未數月。赴援河南。師次襄城。刃既接。大帥賈人龍等。久蓄異志。皆潰去。公孤軍城守。賊圍環匝。號數十萬。百道攻城。公登埤坐矢石間。隨機以應。殺賊數千人。賊憤甚。左右泣諫曰。眾寡不敵。公益自為計。公怒奮拳。折其一齒。無何城陷。猶手刃三賊。被執。公罵不絕口。賊割其耳鼻。磔死而去。襄人建忠烈祠以祀。近常州進士陳玉璠。以文章名。嘗記李容父可從。同公遇難事。與其言頗符云。嗚呼。當世所稱家乘墓表。為子若孫。揚其祖父者。事多溢美失實。今公死三十餘年。遺行罕所紀述。而余所習聞。則多得之於老儒。退校及行道。素不謀面之人。可以知公之大畧矣。公有女。余族祖母行也。以疏屬未嘗見。頃同避地錢塘。始詳訊之。則亦不能具述。曰。公有才武。膂力絕人。



念四方多故。嘗休沐居里。輒馳騎習弓刀。擊刺夜豪露以宿。不敢稍自暇佚。又聞奉旨。雖喪歸。莫數遇寇掠。從吏謂曰。此死事廉吏汪公柩也。若輩欲尸祝之。則請留。不然。橐中無物可掠也。寇愕然。羅拜去。嗚呼。公死而清節重。為賊之所景慕如此。公故諳邊事。習勤苦。且兵單援絕。尚能嬰城殺賊。向非猝任於公。不可為之時。遲以歲月。其雄畧必有可觀。乃忽忽不得一展。僅以身殉。為可哀也。夫御史新安呂兆琳。與余為昆弟交。尊人忠節公。與公死事相後先。生平嚴氣正性。亦大率相等。丙辰夏。余書忠節傳後。因類及公。兆琳訝所未聞。深為歎慨。余退而悲公之志行。未載正史。當世賢士大夫。猶未能盡知也。因雜記其所聞者如此。

桂巖集序

張貞生

予同年度遠江子。以名進士來宰於越。凡五年。與民休息。賦清訟簡。集數甦酒。陋規悉除。謂邑故理學名區。視事之餘。更撝前賢語錄。率諸生講明。時有啟發。一月兩課。士習歸醇。戶祝巷歌。報最上考。予跡之意。其必瘁簿書勞案牘者。一日偶叩公署。則繩牀竹几。僕從數人。清風滿座。官舍蕭然。案頭有欽本數帙。閱之。則其先四世祖秉心公所彙桂巖集。而欲重付之梓者。集中所載。俱江氏先世科名。并所受上賜詩。及行實遺文。名公翰墨。凡十二卷。而其發源之長。流慶之遠。則實自漢臣沈籍一事始。而後來論者。稱江姓登進士第。與由他科顯達者。自宋以來。至四百餘人。遂以漢臣之沈籍減稅。為陰德昌後。積善餘慶之報。予讀而三歎。謂執此以語漢臣之食報則然。而要宜漢臣當年沈籍之初心哉。當吳越王錢俶臣宋之日。獨命漢臣奉賦稅圖籍以獻。時從王歸者。俱得顯官。漢臣僅一鎮海軍節度判官耳。使稍萌富貴之心。則奉版圖來歸。宋必首以為功。何難坐致尊顯。陰及後裔。而漢臣不此之計。但謂吳越久厚斂於民。倘宋仍按籍徵民。民何以堪。遂沈籍於河。赴汴自劾。幾寘重辟。嗟乎。推漢臣之心。此時惟知備一死以救浙民。不知有身。還計祿位。又還計後之人能食報。

無已耶。其後漢臣以廢斤身死。宋命王永任均田稅卒。因舊籍無徵。獲更錢。氏稅五斗。定為一斗。全浙百姓。世世賴之。即宋祚南遷。亦獲席寬稅休息之餘。藉以偏安。百數十年。則漢臣沈藉。不特有裨浙民。且有功宋室。而終宋之代。卒無一推原其功。而戴諸史者。使不得元史張子長書始末以傳。則漢臣當年一段心血。直與草木同腐。豈不悲哉。雖然。吾人夫念誠欲造福生民。惟無瞻回顧慮之心。斯可直行其意。務底有成。董子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凡濟世救人。惟從不忍一念擴之。使充已。飢已。溺已。萬物一體。推其心之所至。可以不愛頂踵。可以不計得失。又有身後之名。與身後之子孫。今

聖明莅宇。視民如傷。軫念災荒。屢詔蠲免。無如下之奉行。者非病邪。移則慮掣肘。孰有一重念斯民痼疾。切身拯諸水火。不知其他者。而於越父母。獨能愛民剔蠹。起諸瘡痍。德意下逮。撫字心長。且於鳴琴之暇。留心家乘。舉先世陰德懿行。置之案頭。以當座右。而更欲重付之梓。以廣流傳。噫。一夫不獲。時予之章。吾知其志固有在矣。

國學生退庵方公墓誌銘

退庵方公。自庚午送女熊。宜人北過淮而逝。去今二十有七年矣。公季子廣裕。始述狀泣而請銘。人子於親。生無以養。及奄然長逝。始則猶憶音容。久則并忘風木。至於終歲不一禮先塋者。公嗣君獨於骨枯代革之後。譜其遺行。而徵不朽之言。予是以

既篤公之高致。尤感公有孝子。而志公生平。公諱曰愈。字仲學。別號退菴。先是由山左之汶上。家於饒。數世再家於南州。科名鼎盛。世稱新建方氏。大父吾源公。登嘉靖乙卯歲薦第一。二子虛谷公。麓田公。同舉於鄉。父子兄弟出一榜。人奇之。丙辰。吾源公授順天學博。虛谷公成進士。授無為州州牧。性剛方。嫉邪。及遷比部郎。以議方士獄。執法忤旨。拂衣歸。舉二子。長若谷。官鴻臚。最晚得公。及比部公捐館。若谷公秉家。因與公各母有間言。秩屬更因為利。時有以貲產計者。公厲辭却之。謂吾先大夫正色立朝。安用此捐清白為膏腴之澤。玩好之珍。槩未嘗一寓目。持簿筭。造若公櫬歸。公飲泣撫二孤。若己子。恩勤訓誨。不遺餘力。終身未嘗一盞及前事。鄉人有修闕牆者。皆聞而愧悔。其友恭感人如此。公性情樂易。雅好賓朋。游從衣被寒暖。食客常滿。毫無德色。然一躋通顯。半刺不通。雖中路家漸落。一無所干。人以是益服其高。公美髯豐鬣。善臨池。酣咏脫然。不汲汲競榮名。止一隸大學。遂甘恬退。因更自號退庵。云噫。公之高躋。予不及見。而復交其季子。淹通能文。與人接。尤恂恂善下。及領鄉薦。教授塗邑。邑人士宗之。俱先德行。後文藝。今且於公卽世年遠之餘。持狀跪銘。擗踊動地。使予不孝抱終天慟者。不知涕泗何從嗚呼。觀公之子。可以知公。可以風世矣。

銘曰

菜根不餒。敗絮不寒。難人所易。易人所難。有客至止。如坐芝蘭。客自通顯。爾自考槃。  
雲脚學圃久而嶺岏。

送王都御史撫楚序

曾王孫

昔杜祁公知乾州。未滿歲。權知鳳翔府。二邦之民爭於境上。一曰。此我公也。汝奪之。一曰。今我公也。汝何有焉。間嘗讀史至此。蓋未嘗不歎鳳翔之幸。而乾州之不幸也。向非祁公之德。有以入人者深。而信於人者久。烏能令所過者不忍其去。而將至者樂其為我有如此哉。自宋迄今。六七百年。祁公之後。未聞有相爭如乾鳳之民者。豈在位者皆賢不祁公若耶。抑天下之民。有以異於乾鳳也。無乃史氏之溢其辭。而不必有其事耶。迨觀我王公。而知古今有相及也。公由郎官不次擢為江漢。受聖天子特達之知。益自奮期於上不負。

君下不負民。自不負所學。自十七年秋。臨涖斯土。當是時。郡縣大半新經恢復。落落殘黎。皆湯火餘生。扶瘡痍。服南畝。以供賦稅。而四郊伏莽。猶有存者。前此用兵之際。上下姑息。官吏無復廉隅。不肖者有以自存。而賢者無以自見。民生吏治。均不可問。公至首絕餽遺。以為標準。務休息民生。登之衽席。而猶總總以澄清吏治為己任。數月之間。民有起色。更知自好。縱有踰職。不敢恣肆矣。期年而流移盡歸。荒蕪盡闢。寮屬皆爭自濯磨。穎脫末見。住往而有挽顏俗而起波靡。如響之應。聲影之隨。丹徒異其化。行事舉之神且速。而不知公蚤夜圖維。如蠲通郵。災與夫激濁揚清之苦心積。

慮所以怙斯民而飭官方者為深且遠也。於是政成而

天子嘉之。今年夏四月。晉公副都御史。巡撫楚疆。蓋自戊午秋。至庚申夏。未滿二歲也。公仁義忠孝。根乎天性。而應務接物。一本至誠。至愛民之心。人皆知之。聞命之後。江右之人。莫不曰。公我父母也。非父何怙。非母何恃。江右之不恤。而惠楚。非楚之對。而誰對。楚與江右。境相接也。楚之人曰。公治江右。江右既已治矣。天無私覆。豈惟江右。江右之民。知公之不可留也。千里而遙。百里而近。山椒水末。窮鄉僻壤。莫不踰越險阻。親冒波濤。扶老携幼。躋公堂而獻朋酒。咨嗟涕洟。以致其攀轅卧轍之誠。蓋無虛日。公雖止之而不能禁也。夫士君子道。修於身。發而見之。事業。爵祿之榮。若固有之。所難得者。民心耳。今江右之民心。繫屬於公。如此噫。可以觀公矣。公之德。有以入人者深。而信於人者久。一如祁公。故能使江楚之民。一如乾鳳之民。而民顧有幸。有不幸。公其何以兩利而並全之耶。春言節鉞。行有日矣。某備員下吏。受知最深。竊嘗奉教。而得其用心之所存。故不敢以世俗之所以榮公者為公榮。而道其得於民者。以為公賀。且以風世之君子。使有所興起焉。

讀惠民錄書後

澤州封吏部尚書陳太公。值州無年。盡出其家世所藏。殺以興鄉人。鄉人謀建祠。祝

之事已上巡撫。達禮部。太公聞之。固讓乃已。於是鄉人樹碑衢陌。以頌其德。而四方名公鉅卿。聞風向慕。競為詩文。以反覆詠歎之。成捐粟惠民錄若干卷。其得而讀之。喟然興嘆曰。美矣哉。當

聖天子憂民沛澤之時。而有敦鄰賑里之舉。不責其償。并不居其名。此千百年来所絕無而僅有者也。誠足以為天下保任其鄉者倡矣。而未足以盡太公也。太公當明季寇亂之時。築樓以衛其鄉。寇攻之。至。繼樓請救。繼絕而墜。已死復甦。又當國初叛將之亂。以甘言脅公。公怒。手裂其書。罵不絕。賊使者吐舌抱頭去。是其於興亡順逆之際。見之最明。守之最堅。至生死存亡不可奪。而豈僅僅好行其德。不伐其功。若史遷之所謂游俠者乎。昔楚令尹之毀冢。鄭之罕宋之樂之餽貸。左史稱之。漢田疇之保塞。魏志傳焉。然三子皆執國柄。民同其休戚。而太公不在其位。田疇因民心之思。漢馮恃險阻。足以自守。而太公當明季民心潰散。所在倡降。又國家定鼎之初。山澤之民。往往畏顧首巖。而太公獨堅持一節。以免民於不義。跡其所為。較乎與日月爭光。魏乎與秦華並峙。使之得居位行志。撫養斯民。干城宗社。不為挽之不來。麾之不去之汲長孺。即為成敗利鈍。非所逆料之諸葛武侯。而豈惠民一德之所能盡乎。雖然。好施博濟。仁者之事也。又聞太公於易養之月。盡出家所有。資易米以賑鄰里。



夫一息尚存。惟仁是務。所謂中心安仁。天下一人者非耶。宜乎有大司寇公者。出而柱石。皇家霖雨蒼生。以嗣其志於無疆也哉。某忝附大司寇公譜末。又嘗為屬吏。并悉晉人口碑甚詳。因論次所聞書於後。以備錄所未載云。

海豐縣知縣杜公墓誌銘

公諱允中。字仲用。姓杜氏。河南閩鄉人也。其先為河東洪洞人。遷閩鄉。凡八世矣。杜氏世以經明行修重里閭。雖仕首宿耳。未有顯達者。公仰承先志。益自奮勉。於書無所不讀。為文雅健肆而益醇。早歲食餼黌宮。順治辛卯登賢書。戊戌成進士。辛丑除江南蕪湖令。丁內艱未仕。服除。知山東海豐縣。時值旱災。舉邑皇皇。公至。即力請緩徵。蠲租。因設法賑濟。民慶更生。凡賦役皆開誠勸諭。不事鞭朴。輸將亦無敢後時者。折獄立剖。民無冤滯。除鹽弊。立社學。賢心為之。丙午同考。所取皆知名士。邑中有不便於民者。不避嫌怨。必再三申請。院司甚重之。時上計合省。卓異。首屈指公。已列薦剡矣。適權貴人奉差道經里中。公先期以公事奉檄上省。權貴人謂為避已也。心嫌之。語主者曰。杜公雖才。奈年邁何。主者恐拂權貴人意。遂令告致去。嗟乎。縣令為天子治此一方。民有災卹焉。有疾苦請焉。催科以情。治獄以法。而不援焉。如公者可謂宜民之吏矣。三載勞瘁。一言去之。此治平之難觀。而有才不用者為可惜也。公事

繼母以孝聞。與兄極盡友愛。以弟聞鄉里。推為祭酒。既歸。屑謝客。效五柳先生。晨夕以盃中物自娛樂。時年不過五十餘耳。志趣冲澹。不復有仕宦意。出入攜少陵詩一冊。酒酣朗誦。意氣淋漓。藉以自適而已。家居二十餘年。以康熙二十八年三月二十二日卒。年七十八。曾祖完。祖自懋。父炳。俱不仕。公娶清河張氏。繼娶太原王氏。子男三人。棹棠。俱候選州同知。椿廩生。好學能文。女四。適庠生陳厚。養瀉。繼京王。考三王輔世。孫三人。之進。之邁。擇於三十年某月某日。葬於本縣某鄉之原。次子棠先期至京師。乞銘於予。以余知公為蕃也。銘曰。

藹藹其容。嶽嶽其行。或使或尼。我守我正。孰豐其有。孰書其施。文彩既耀。乃躋於時。有才未竟。胎厥後人。吾銘新宮。千載永存。